

唐代中後期禪宗諸系消長的再省察 (701-880)

黃庭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 36 期 頁 1-122 (民國 114 年) ·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6, pp. 1-122 (2025)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53106/199680002025060036001

ISSN: 1996-8000

摘要

隨著敦煌文獻在 20 世紀初的發現，現代學術意義下的禪史研究隨之展開，其中一項最重大的發現，即是跳脫出深植於傳統燈史裡的南宗本位，充分認知到南宗的正統法脈地位絕不似如燈史所言那樣，由五祖弘忍（602-675）透過傳法授衣所決定，反而是歷經好幾世代的相續經營，最終才從眾禪宗支系中脫穎而出。然而，儘管學人可以確定南宗禪在 9 世紀末幾已壟斷了禪宗傳承，但對其究竟是在哪個具體時點、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取得傳承上的優勢，迄今仍存在莫衷一是的看法。本文以為，現有成說雖然各有洞見，然在論證時多缺乏足讓讀者比較、判斷諸系盛衰的有效材料，致使有關論斷常蒙上一層想當然耳的色彩，因此擬回歸最為直觀的辦法，即設法蒐羅自禪門正統之爭展開的 8 世紀初，至 9 世紀末的主要禪系人員名單，復尋時序整理各系在不同時間段中的規模與分布狀況，以期建立起一個基本的諸系消長模型，最後再以此做為指引，設法從文獻中發掘能夠印證其興衰曲線的材料，嘗試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假說。本文將主張，南宗禪的最終得勢，很可能是由會昌毀佛這一政治事件意外促成，換言之，此走向當非勢所必然，而更像是因緣合和的偶然結果。

目次

- 一、前言
- 二、新南宗兩大祖師初學期（701-730）
- 三、新南宗兩大祖師沉潛期（731-760）
- 四、新南宗兩大祖師活躍期（761-790）
- 五、新南宗第二代活躍時段（791-820）
- 六、新南宗第三代活躍時段（821-850）
- 七、新南宗第四代活躍時段（851-880）
- 八、結語

關鍵詞

唐代禪宗、發展圖景、宗系興衰、地理分布、會昌法難

一、前言

自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禪宗史研究於 20 世紀初創立伊始，唐代禪宗史就一直吸引最多學人目光、且積累最豐碩成果的領域。這首先得歸功於敦煌禪籍，因為其重現讓學人赫然驚覺，原來傳世燈史所勾畫的經典付法圖示「一花開五葉」，不過是禪宗裡的南宗系統在成功壟斷法脈傳承的五代宋初之際，基於歷史勝利者立場所構築出的回溯式產物，實際上，直到中唐以前，南宗系統都僅是眾多法系中的一支，它所以能脫穎而出、最終成為禪宗代表，也不似燈史所言的如此勢所必然，而是諸多祖師相續努力、漫長經營的結果。

最早借助敦煌禪籍對傳世燈史的「南宗禪本位」傳承系譜提出有效批評的首推胡適（1891-1962）。他在 1930 年發表的〈荷澤大師神會傳〉，即利用英、法藏敦煌文書中保有的荷澤神會（684-758）資料及古佚禪籍，佐以傳世文獻線索，大幅重構了初期禪宗發展圖景。胡適主張，六祖慧能（638-713）在世時，禪門中聲勢最盛、且以正統自居者實是獲得武周朝廷支持的神秀（?-706）一派，直到開元 22 年（734），慧能弟子神會於滑臺大雲寺無遮大會中發起所謂「南頓北漸」之爭後，南宗禪才正式加入法統之爭；然神會並沒有馬上成功，反一度遭到其批判的「北宗」勢力反擊，遭貶湖北。所幸不久安史亂起，期間神會憑其無礙辯才為朝廷募得大量軍餉，因而使其代表的南宗獲得朝廷肯定，反觀北宗則因根據地兩京為兵禍所毀，迅速消亡。至此，南宗禪總算真正建立起法統與傳承上的優勢。基於以上討

* 收稿日期：2024.5.20；通過審核日期：2024.12.13。

論，胡適認為神會其實才是南宗晉升正統的最大功臣（胡適 1-90）。在胡適極具開創性的成果帶動下，許多學者先後投身敦煌文獻研究，並從傳世史料中勾稽出更多涉及初期禪宗之資訊，進而發現，禪門內部的法統關係，要比胡適描繪的更加複雜。學者一方面發現，早在南北二宗成立前，神秀、慧能的同門法如（637-689）即已被其弟子尊為禪門第六代繼承人，可惜他英年早逝，以致聲量被神秀後來居上，幸賴其碑誌與敦煌出土的《傳法寶記》、《導凡趣聖心訣》仍留有有關記載，才讓人們重新了解其重要性（柳田聖山 1967，37-49）；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在神秀一脈壯大後，實不只慧能後學欲與其競奪正統，如神秀的另位法昆仲玄蹟（活躍於 8 世紀初）——他在神秀過世不久被詔入京城——亦曾撰寫《楞伽人法志》強調自己親受弘忍遺命，儼然有藉此形塑自己正宗地位之意圖。¹

待南北之爭展開後，關於禪門法統的論戰又進一步擴及京城以外地區，反映有愈來愈多禪修集團認為參與此討論有利於發展。比方被傳世燈史歸入禪宗系譜的江南牛頭宗，就被學人認為其自稱四祖道信旁出的說法極為可疑，更可能是原獨立於禪宗之外的禪修團體，在 8 世紀中葉才通過編造傳承與禪宗掛勾，以求分霑在 8 世紀初大興的禪宗榮光。² 敦

¹ 《楞伽人法志》所載的弘忍遺命為：「吾涅槃後，汝（玄蹟）與神秀，當以佛日再暉，心燈重照。」從內文特將玄蹟和神秀繫聯在一起看來，這份文獻當撰於神秀一脈崛起之後。《楞伽人法志》今佚，但殘文見《楞伽師資記》，CBETA 2023.Q3, T85, no. 2837, p. 1289c16-17。

² 最早提出牛頭禪源自四祖道信之說的材料是中唐文士李華（714-774）所撰的〈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此碑宣稱誌主鶴林玄素（668-752）在其師智威示寂親聆此說，印順大師遂據此材料主張此說

煌出土的《歷代法寶記》則是由位在蜀地的禪修集團所撰，他們聲稱自己傳承自弘忍的另位法子智詵（609-702），但和牛頭宗作法不同，此團體首先肯定了南宗禪的「付法傳衣」傳說，但主張此象徵傳法正統性的袈裟在 696 年就被慧能進供給武周朝廷，復在隔年由武則天賞賜給召自蜀地的智詵；智詵後攜此袈裟歸蜀，並經處寂（648-734）、無相（684-762），傳至無住（714-774）之手——《歷代法寶記》大約就是由無住弟子所造（柳田聖山 1976，10；楊曾文 1999，252；杜斗城 53-63；Adamek 1-12）。至於所謂的北宗與南宗，內部也非過去設想得那樣單線。以《楞伽師資記》中所見的北宗傳承為例，神秀的高足普寂（651-739）顯然就沒被當成唯一傳人，而是與其另三位法昆仲景賢（660-723）、義福（658-736）、惠福併置，同被視作神秀「付囑」之人。³而就南宗言，學人也開始愈加留意神會以外的支系，尤其是被尊為禪宗「五家」之源、因而在傳世燈史裡被擺放在重要位置的慧能另兩位弟子南嶽懷讓（677-744）及青原行思（671-741）所傳法系。

事實上，近年對這兩系統的認識已有顯著推進。首先，學者皆已公認，南嶽與青原在世時大概沒有大高知名度，然因兩人各自培養出一名傑出弟子——馬祖道一（709-788）和石頭希遷（701-791）——才師因徒顯地成為禪史重要人物，是以在初期禪史研究裡，學者已不再採用南嶽或青原做

當形成於牛頭五祖智威晚年的「七一五頃」（釋印順 104）。惟若考慮到這則故事很可能係由玄素轉述，似亦可懷疑此說源自玄素或其教團，若然，此說的成形亦可能下推至 8 世紀中葉（丘山新等 70-82）。

³ 《楞伽師資記》作者是玄蹟弟子淨覺（683-750），他曾住錫長安大安國寺，此書被認為有揚舉玄蹟做為禪宗正脈，以和神秀一脈爭雄之意。惟從淨覺全無知名弟子傳世看來，其成效大概頗有限。

為支系代稱，而逕以其徒為名——馬祖由於晚年以洪州做為弘化基地，其法系遂被稱作「洪州宗」，石頭希遷法系則被稱為「石頭宗」。其次，馬祖與石頭在世時關係相當密切，常推薦弟子到對方處學習，或可視作同一個集團，惟從法嗣數量看來，馬祖道一的在世影響力顯要較石頭希遷大許多，是以關於二法系之研究，大抵以洪州為主、石頭為輔。⁴最後，從歷史結果看來，在 8 世紀末崛起並迅速擴張的洪州宗（和後來自其分出的石頭宗），其實才是禪宗法統競爭的最後勝利者，然關於這兩系的傳世記載，已被添入太多後世的附會與想像，有必要利用更審慎的史料批判方法對其進行歷史與思想重建，以利把握禪宗在唐宋之際的發展與變化。⁵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洪州宗在唐代後期的崛起與擴張，已是禪史學界共知的事實，然揆諸既有研究，當前學者對於此發展究竟如何影響其他禪宗支系走勢，仍存在著莫衷一是的看法。許多學者傾向認為，洪州宗從 9 世紀初便逐步成為禪林主流，惟論證方法不甚相同。有些人採取思想史的內在進路解釋，主張洪州宗的清簡易行，使 8 世紀後期最具能見度的北宗、荷澤二系相形見絀，以致在 9 世紀逐步式微（杜繼文、魏道儒 219-227；楊曾文 1999，8-12；韓傳強 414-417；葛兆光 2008，212-222）；位處洪州鄰近的牛頭系，則因學說上的親近性，漸被吸納到洪州捲起的洪流之中（釋印順 401-403）。另有學者就外緣因素進行補充，宣稱洪州宗所以能代北宗、荷澤而起，係因後兩系主要支持者京城權貴在安史亂後元氣大傷，兩系根基隨之動搖，終為立足於富

⁴ 關於二宗關係，見葛兆光 2008，340-351；小川隆 2011，100-102。

⁵ 近年專門聚焦洪州宗的研究見 Poceski、賈晉華；石頭宗的研究見王洁。

庶南方的洪州取代（伊吹敦 2001，58-64）。但有別以上諸說，亦有專門從事北宗研究的學者主張，北宗在整個 9 世紀仍具有相當能見度，一直要至 10 世紀初才徹底斷絕，並不像諸多研究宣稱得那般短命（McRae 1986, 69-71）。關於過往種種論斷，究竟該怎麼取捨與裁斷？筆者以為，儘管既有成果各有洞見，然論證時似乎總缺乏足讓讀者比較諸系盛衰的有效材料，致使有關論斷常蒙上一種想當然耳的色彩，因此最釜底抽薪的辦法，或許是先設法整理出唐代中後期所見的禪宗諸系人士名單，再按時序整理出各系在不同時段的規模與分布，如此即能建立起一個基本的消長指標，其後就可以此為據，設法從文獻發掘能夠印證其興衰曲線的材料，進而提出一解釋性假說。事實上，前述操作方式在過往的禪宗地理研究中已可得見，且也有若干成果確實注意到禪宗諸系消長課題，惟隨著晚近學術的更新，這些成果的不足處也逐步浮現。

扼要地說，過去從事禪宗諸系消長研究的前輩學者，多採取如下方法：先整理出特定禪宗支系的僧人承傳名單，復按世代擷取出可見的住錫地資訊，藉以歷時性地觀察其規模與分布演變。而要從事上述操作，最便利的文獻自然是第一部對唐代禪宗傳承提供全面且系統說明的燈史：《景德傳燈錄》。不過，《景德傳燈錄》畢竟是在洪州及石頭宗業已壟斷禪林的北宋所纂成之作品，是以在他系材料的徵集上，實遠不及此二脈來得詳盡，更不要說該書所勾勒的南嶽、青原兩大系承傳系譜，不僅帶有很強的建構性，內部的師徒歸屬也多存在著錯置情況，是以在採用時，若未對其可能限制和舛誤懷有充分自覺，難免會使成果有點不盡人意。

有鑒於此，本文擬在採用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之餘，重新整理出一份涵蓋面更廣且精確的名單，以求提升分析的有

效性。雖說筆者仍無可避免地得將《景德傳燈錄》充作最核心材料，但同時也將廣泛納入同樣載有唐代中後期禪宗資訊的傳世文獻及金石碑銘，⁶ 並盡可能整合學者與自己的考訂成果，對存有疑義的傳承資訊進行必要的調整與修正。梳理過後的各系名單請見本文附錄。這份名單的蒐集起點，始自神秀受徵入京前後的 701 年，這是因為神秀一脈的得勢，讓禪宗內部開始蘊生競逐法統意識，從而開啟了諸宗並立的初期禪宗階段；結束點則設定在 880 年，此係其時的叢林已漸為馬祖道一、石頭希遷所傳的洪州、石頭兩大系壟斷，以外諸系近乎絕跡。也由於最終結果係由洪州、石頭二禪系勝出，因此本文的觀察也將以其做為主軸，惟為了方便表述，暨強調洪州、石頭二禪系原本的親近關係，本文將採「新南宗」一詞對兩系進行概括，⁷ 僅在史料特指馬祖法系或石頭

6 荷澤宗研究見宇井伯壽 195-268；牛頭宗研究見關口真大 248-364；洪州宗研究見賈晉華 2013，49-79；北宗研究見韓傳強 184-284、宇井伯壽 269-375。

7 此用法借鑑自冉雲華 1995，98。要特別說明的是，採此用法也不全是為了操作上的權宜，事實上也有思想面與現實面的考慮。許多學人都已注意到，儘管「新南宗」衍自南宗禪，然在禪法上仍有推進，特別是馬祖道一基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思想所推導出的「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作用是性」，乃至「道不用修」等激進主張，有效降低了宗教實踐之門檻，遂使其禪法得在 8 世紀下半葉獲得廣傳；但另一方面，由於其禪法可以說是站在開悟者的立場所言，若聽在境界不到又自省不足者耳裡，很容易就淪為恣意拆解修行正當性，乃至迷妄作真之末流，因此道一在世時，同屬南宗陣營的南陽慧忠(?-775) 即已對其說發出質難；至 9 世紀初，以南宗荷澤系嫡傳自居的宗密(780-841) 亦在其著《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批評此說。基於以上，當前已有不少學者將馬祖、石頭所傳之禪法自禪宗史中獨立出來，冉雲華先生的「新南宗」即是如此，另亦有稱其為「古典禪」(Classical Chan) 或「中期禪」(Middle Chan)，無論如何，這些

法系時，才使用「洪州宗」或「石頭宗」。

再者，為了進行歷時性考察，本文擬進一步按「新南宗」發展軌跡，將此名單所涵蓋的一百八十年再進一步區分為六階段，分別是：①兩大祖師初學期（701-730）、②兩大祖師沉潛期（731-760）、③兩大祖師活躍期（761-790）、④兩大祖師法嗣（新南宗第二代）活躍期（791-820）、⑤兩大祖師法孫（新南宗第三代）活躍期（821-850），及⑥兩大祖師法曾孫（新南宗第三代）活躍期（851-880）。以上六個時段長度均為三十年，大抵等同一個「世代」區間，而其配置，則係以相當於兩大祖師卒年中間值的 890 年做為分界，各向前、向後配置三個時段。此作法的目的有二：一是可將本文所欲考察的主體時段盡數含括在內，二則是能帶來一操作端的好處，即方便筆者透過普遍存在於禪宗燈史中的「世代」框架，為沒有留下確切生卒年資訊的各系禪宗僧人定錨在一相對可能的區間，以利後續的統計和比對。關於這部分的較細解說，後文涉及時會再加詳述。以下就從新南宗兩大祖師先後步上遊學階段的「初學期」展開討論。⁸

稱法都意在彰顯此集團的歷史特殊性，並用以區別達摩、慧可時代的「原始禪」（Proto Chan）、逐步實現宗派化的「初期禪」（Early Chan），以及近世以降的「宋代禪」（Song dynasty Chan），分見賈晉華《古典禪研究：中唐至五代禪宗發展新探》，以及 McRae 2003, 11-21。惟就打算詳探唐代禪宗諸系消長的本文來說，使用「古典禪」或「中期禪」做為宗系代稱，都有些不倫不類，是以決定採用「新南宗」一辭。

⁸ 當然，這個作法有其權宜性，是以若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本文仍會打破此大原則，直接將個案調整至對應時段——特別是弘法時間跨越多個區間者。至於調整方法請見附錄的凡例說明。

二、新南宗兩大祖師初學期（701-730）

簡介兩大祖師背景，以及兩人至 730 年左右的行蹤：⁹ 馬祖道一生於漢州（今四川廣漢），年幼即順沱江南下至資州（今四川資中）出家，師從前面談到蜀地禪宗教團的第二代領袖處寂；730 年前後，道一前往渝洲（今重慶江北）受具，隨後便出三峽至湖北一帶遊方，兩年後再轉赴湖南。年紀較道一為長的石頭希遷則為端州人（今廣東端州），幼年慕道，據傳曾在慧能至鄰近的新州（今廣東新興）傳法時前往禮覲，¹⁰ 並深獲讚譽，遂落髮出家，開元 16 年（728）於羅浮山受具，接著就北入江西。從兩位祖師的求法動線可以清楚看出，其選擇很大程度受制於生地的對外交通條件。身處漢州的道一，當是沿著故鄉左近的沱江南下資州，向處寂問學；其後再由沱江接至長江，東入地處巴地的渝州受戒；最後沿江出川，東下兩湖。至於生在端州的希遷，則先至西側的新州參謁慧能，再東往廣、循交界的羅浮山受戒，後循江北上，穿過南嶺，進入鄱陽湖盆地。¹¹ 具體路線請參見圖 1。¹²

在兩大祖師初學期間，禪宗諸系的宗派意識尚在萌芽，但大抵可以按照後來發展，回溯式地將其區分成五大群，分

⁹ 道一的傳世記載有諸多矛盾之處，以下討論主要參考賈晉華 2013，29-48。希遷生平分見贊寧 208-209；靜、筠二禪師 195-205。

¹⁰ 此據《祖堂集》卷 4〈石頭和尚〉：「時六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隣接新州，遂往禮覲。」（靜、筠二禪師 195）。《宋高僧傳》僅稱「聞大鑒禪師南來……遷乃直往」（贊寧 208），未言確切地點。

¹¹ 具體的說，當即溯北江經韶州、始興，再越過大庾嶺進入江西。這條路線即所謂「大庾嶺路」，見廖幼華 30。

¹² 本文附圖於《法鼓佛學學報》第 36 期電子版中以彩圖形式呈現，請參酌，https://sp.dila.edu.tw/journal_detail/1088.htm。





圖 1：新南宗兩大祖師遊學圖

別是：（一）承認神秀地位的「北宗系」，其中除了神秀法脈外，尚包含法如、玄曠、老安（582-709）¹³ 等人法嗣，可以說是較廣義的「北宗」；（二）包含神會、青原行思、南嶽懷讓等人在內的慧能眾法嗣，權稱作「南宗系」；（三）位於蜀地、承自智詵的處寂教團，權以所在位置喚作「蜀地系」；（四）除了前三大類外的弘忍法孫（主要為蒙山道明門人），權稱作「弘忍旁系」；（五）被後人尊為牛頭宗五祖的智威（646-722）所領導的江南禪修團體，權稱為「牛頭系」。¹⁴

¹³ 老安亦為五祖弘忍的代表弟子，弘忍示寂後旋轉赴嵩山發展，為武則天所知，對神秀的入京或有引薦之功。《楞伽師資記》將他排位在神秀與玄曠之後，做為禪宗第七代的三位代表之一，足見他與兩系關係都不錯，是以研究北宗的學者也往往將其歸入。

¹⁴ 順帶一提，談初期禪宗時，學人往往還會列出「南山念佛宗」，據傳

以上列出的五大系群之前四系，均源自禪宗五祖弘忍，考慮到弘忍諸徒多示寂於 8 世紀初，¹⁵ 當可合理推定在 701 至 730 年這個時間段，此四群體的主要活躍者應多為弘忍法孫輩——若用禪宗世代角度論，可以說正是第七代當家的時代。通過這個評估方法，可以基本確立活躍於此時段的前四群體禪師名單，亦即：以對應於禪宗第七代的諸禪師為主體，另添入其他可以確知於本時期活動達一定時間（筆者設定為五年）的其他世代禪師。至於牛頭系，由於係以攀附方式進入禪宗系統，換算成禪宗世代和其他禪系都有相當落差，不如獨立觀察，而就本時段言，其活躍者基本上只有牛頭五祖智威及其較早出世的弟子鶴林玄素兩人，是以暫以「牛頭宗第五代」當之。根據以上原則，表 1 且將本期五系的主要對應世代，以及實際收錄的各系人數暨住錫點數製表列出，至於具體名單還請參見本文附錄。

表 1：701-73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主要世代	收錄人數	知名僧數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7 / 北宗 2	33	19	38
南宗系	禪宗 7 / 南宗 2	46	8	38
弘忍旁	禪宗 7	4	0	3
蜀地系	禪宗 7 / 蜀地 2	1	1	1
牛頭系	牛頭 5	2	2	2

是由弘忍法裔宣什所開出，據點亦在四川，至 8、9 世紀之交仍有傳承，是以中唐禪門宗匠宗密曾在《禪源諸詮集都序》、《圓覺經大疏釋義鈔》等著作中提及，惟因其系的確切傳承不明，又無留下較多資訊的知名禪僧，不易定位，是以本文暫且從略。關於此系可見釋印順 146-148。

¹⁵ 如神秀、慧能分別示寂於 706、713 年，開創蜀地禪系的智詵示寂 703 年，其他不一一列舉。

純就上表統計，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現象：由慧能弟子構成的「南宗系」收錄人數要遠高於其他法系。這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現存史料帶有的顯著偏差——「南宗系」收錄人數所以遙遙領先，原因在於其乃後世禪宗之源，後人自會致力保存其法脈資訊，相對地，其他法系就沒有如此待遇，是以相關資料易為歷史洪流淹沒。換言之，「南宗系」在以上統計的占比實有相當程度的放大。事實上，當代研究普遍同意，在 8 世紀前半葉，北宗聲勢當要遠高過南宗。

不過，儘管現存資料無法明確反映諸系的實際發展狀況，但其蘊藏的住錫點資訊，仍可提供我們觀察當時禪宗諸系的分布線索，相關統計請見表 2：

表 2：701-73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州別）	總計
北宗	河南 13（洛 7 嵩山 5 豫 1）、陝西 8（長安 8）、山西 6（五臺 1 晉 1 并 1 蒲 1 恆 1 潞 1）、河北 2（鎮 1 相 1）、山東 2（兗 1 鄆 1）；湖北 3（安 1 荊 1 鄧 1）、皖中 1（壽 1）；浙江 2（湖 1 越 1）、蘇南 1（常 1）	38
南宗	河南 2（嵩 2）、河北 2（涿 1 河北 1）、山西 2（五臺 1 并 1）；豫南 3（鄧 2 光 1）；廣東 12（韶 7 廣 4 羅浮山 1）、湖南 6（衡 6）、江西 5（洪 2 吉 2 撫 1）、浙江 5（越 2 婺 1 湖 1 溫 1）、蘇南 1（常 1）	38
弘忍旁	江西 3（洪 1、撫 1、江西 1）	3
牛頭系	蘇南 2（潤 2）	2
蜀地系	川渝 1（資 1）	1

為讓以上統計更加直觀，本文另以 GIS 軟體將其繪製成地理分布圖（圖 2）進行展示。

當前整理反映，第二代「北宗」禪師顯以兩京所在的陝西、河南做為經營中心，再由此旁及各地，遂使整個分布重心明顯偏北。相對地，南宗系則以廣東為基點，北向



圖 2：701-73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擴散至湖南、江西、浙江諸地，是以其住錫點有高達七成（29/38）集中在長江以南地區。至於牛頭與蜀地二系，此時均各只有零星住錫點，分別落在江南潤州及四川資州。

上述的禪林網絡分布，高度限制了道一、希遷的習禪經驗。如前所述，兩人在年少時期曾分別獲得處寂和慧能的啟蒙，結合上表資訊，這幾可說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因為在兩人的故鄉四川與廣東，最有能見度正是蜀地系與南宗系，有意習禪的衲子自然會向其輻輳；而當兩人受完具戒，先後進入兩湖、江西精進禪學時，他們基本上很難遇到南宗以外的禪師——因為慧能弟子在這兩地占有絕對的數量優勢，且分布還頗為集中，¹⁶ 方便學子就近向不同禪師請益。在此

¹⁶ 文獻可見活動於 7 世紀初湘、贛二區的禪師，幾乎都是慧能之徒：在

環境制約下，道一、希遷先後成為南宗後繼者，可謂水到渠成。

但在此同時，我們也已提到以上統計顯然是放大南宗過後的結果，是以儘管可從中把握各系的大致分布，但若想更準確地評估此時期的諸系聲勢，是否存在比人數或住錫點數更好的判準呢？筆者認為，相較明顯帶有集中南宗傾向的著錄人數，各系的「知名禪僧」數量，或許是拿來衡量各系聲望的更好指標；而欲識別「知名」與否，一個略嫌粗略卻不失參考價值的方法是：以該名禪僧是否曾被當朝皇帝詔見，或被納入僧傳，乃至過世後是否旋即獲得立碑造塔之榮耀，做為篩檢標誅準。這正是表 1 列出的「知名僧數」欄位基準。

在上述指標中，為皇帝詔見固不待言，另外兩項則須稍做說明。所謂僧傳，主要指宋初僧人贊寧（919-1001）於太平興國 7 年（982）奉敕編成的《宋高僧傳》，此書意在補續初唐名僧道宣（596-667）的《續高僧傳》，是以大量收錄盛唐以迄宋初年間的知名僧人，而本論所要處理的唐代中後期，恰好被完整包覆在此範圍，因此本文言及的「入僧傳」，基本上均意味著收入《宋高僧傳》。有意思的是，贊寧自述此書有很大部分史料取材自「誄銘」、「志記」（贊寧 2），顯然在他看來，碑誌塔銘乃是藏有眾多知名僧人訊息的寶庫。這個想法甚有道理，因為碑誌塔銘的製作經常是

湖南活動的潭州的本淨，衡州的懷讓、堅固、梵行、道進等五人，在江西活動的有洪州的法達，吉州的志誠、行思，饒州的智常等四人。在此之外，僅有弘忍之徒蒙山道明一系在江西稍有勢力——共計有道明及其弟子瓌、崇寂、神寂等四人。至於其他禪宗系禪師進入兩地的時間，則與道一、希遷相當或更晚。見鈴木哲雄 6-21、112-138。

集體動員的結果，從與該誌主密切相關的人士發心建造、到商請適合人選撰文，再到雇請工匠造碑上石，這一連串過程都需要有人居中奔走、動用關係、花費錢財，這也表示該誌主需要擁有相當的社會連帶與資本，才可能在身後擁有一方弔念其人的碑石。¹⁷ 贊寧由此入手，找尋適合入書的知名僧人人選，無疑是甚為便捷的辦法。

受到贊寧啟發，本文也借鑒其法，將僧傳與碑誌一併視為「知名」與否的基本門檻，用以觀察第一階段各禪系的知名禪僧數量。結果是：北宗禪系共累計 19 名之多的知名僧數，遙遙甩開與其他禪系的距離，且其中高達 12 名位處兩京周邊，顯示其與唐廷關係之深切。反觀居次的南宗禪系，雖亦在本期累積 8 位知名僧人，但絕大部分處在大南方區，而在住錫地距京城較近的幾人中，神會、慧忠(?-775) 此時猶在鄧州沉潛，要至下階段才真正大放異彩，因此實際上只有本與北宗關係緊密的淨藏(675-746) 曾較深入京城一帶，足證南宗與政治文化中心的關係遠較北宗疏離。¹⁸ 至於兩宗之外的其他三系，則至多僅有 2 位知名僧人，自然更難與北宗比侔。要之，若以「知名僧人」做為檢視標準，大抵可以認為在 8 世紀初，北宗的禪林聲望基本處在一枝獨秀的狀態。

¹⁷ 唐代墓誌的製造經常需要較高的社經基礎 (Tackett 13-25)，僧人塔銘或許沒有這麼繁複，但也可以稍微比擬。

¹⁸ 據淨藏塔銘可知，他曾在嵩山向北宗禪師老安「親承諮問，十有餘年」，至老安過世後，才南下韶州追隨慧能習禪，並得到慧能印可。其後他先至洪州大雄山「栖寓」三十餘年，才又返回嵩山終老。見董誥等 10329-10330；陸心源 10938。又，若不論知名僧人，南宗尚有尋禪師和咸空兩人分別在嵩山和長安留下住錫紀錄，但這兩人均無生平事蹟傳世，影響應很有限。

三、新南宗兩大祖師沉潛期（731-760）

接著來看 8 世紀第二個三十年。這是新南宗兩大祖師先後學成出師，並各自開始授徒的時段，不過由於兩人的住錫地點都處在深山僻野，整體活動仍偏邊緣，筆者暫以「沉潛期」稱之。先來簡介兩大祖師的本時段行蹤。上節談到，馬祖道一在 730 年於渝洲受具後，即順江出蜀來到湖北一帶遊方，至 732 年再轉往湖南。當時的湖南以南宗系勢力最盛，道一也果不其然在南嶽為慧能高足懷讓折服，遂就此留下，隨之修習達十年之久。約莫同時，自嶺南進入南宗另一大本營江西的石頭希遷，則在吉州青原山得遇行思，決意師從。於是，兩人分頭在江西與湖南潛學近十年之久，直到 741、742 年才先後離開青原山及衡山，步上自立之旅。

有意思的是，兩人方向恰好相反：希遷選擇西入湖南衡山——或許是為了探訪前輩兼巡禮聖山¹⁹——並在天寶初（742）抵達、且「遍探岑壑」之後，於山中的南臺寺東發現一塊狀如平臺、極適合禪修的大石塊，決定就此結庵駐錫，他也因而獲得「石頭和尚」之號。就在希遷入山前後，馬祖道一離開南嶽東行。他首先進入閩北，於建州（今福建建陽）佛跡嶺開法授徒；但道一沒在建州逗留太久，旋於 743 年轉住撫州（今江西臨川）西裏山，並一直待到 750 年代，才又南下移居虔州（今江西贛州）龔公山。可以看到，離師獨立的希遷、道一兩人，基本仍在南宗勢力最盛的大南方區中活動，特別是道一還三番兩次更換駐地，遂令其影響力得以更有效地傳布到更廣泛區域，關於這點下面還會

¹⁹ 此前衡山除懷讓外，還有堅固、梵行、道進等慧能徒弟駐錫，堪稱慧能法脈的重要據點，參見鈴木哲雄 14。

談到。

在 731 至 760 年這個時段，禪宗諸系的構成狀況為何呢？且以對應於上時段的諸系主要世代為基準，各循序下推一世代，以求徵集出主要名單，再進一步根據更準確的個案資料進行調整，以下是統計出來的本期諸系禪師數字暨住錫數：

表 3：731-76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主要世代	收錄人數 (上期未見)	知名僧數 (上期未見)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8 / 北宗 3	56 (53)	20 (17)	48	
南宗系	禪宗 8 / 南宗 3	25 (18)	7 (3)	25	
內部	荷澤系	禪宗 7 / 荷澤 1	1 (1)	1 (1)	3
	新南宗	禪宗 8 / 新南 1	2 (2)	2 (2)	4
	其他	禪宗 8 / 南宗 3	23 (15)	4 (0)	19
蜀地系	禪宗 8 / 蜀地 3	4 (4)	1 (1)	3	
牛頭系	牛頭 6	6 (6)	3 (3)	6	

本表多了一個「上期未見」資訊，主要是用來評估各系的世代交替效度，下文會反覆用到，這裡可以先注意本期最為突出的現象，即北宗的鼎盛——因為無論就收錄人數或知名僧數，北宗皆大幅領先南宗以降諸系。慮及前面提到現存燈史所內涵的放大南宗傾向，此一面倒向北宗的統計結果，無疑顯示當時北宗的聲勢已如日中天到連後世史料都難以遮蓋的地步。

也正是在此時段，荷澤神會開始以「南宗的急先鋒」之姿，²⁰ 正式向北宗發起猛烈批判，從而敲響禪宗的法統之

²⁰ 借用胡適先生語，見胡適 90。

爭。神會的努力大抵要到安史亂後，才由於其在難間的有功朝廷而奏效，是以在本階段，神會基本上與馬祖道一、石頭希遷一樣，均係以南宗之一員活動，不過由於他開創的「荷澤系」，及道一、希遷引領的「新南宗」將在往後時段深刻左右禪林版圖，所以筆者在統計時預先將兩脈與其他南宗系統區別開來。順便一提，於上表可以看到，荷澤系在本時段的對應世代，已和絕大部分南宗系統出現一個世代的落差，這是因為做為荷澤系開祖的神會幾乎挺立過這整個時期，至758年方離世，也因此連帶推遲了其法嗣的出世時間。類似這樣有別於絕大部分同代人的情況，在不同禪系間均可找到個案，所以後面將會看到，個別禪系在不同時段的主要對應世代，並不見得總是會按照假定速率推進——就和世俗家族中的不同房支總是會有交替上的遲速，以至同世代人不必然會活躍於同一時期。

南、北宗之外，本期禪宗諸系動向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發展：一是牛頭、蜀地二系開始初具規模，其中牛頭宗成長尤速；二是前期尚存的「弘忍旁系」，在傳世燈史中再看不到新世代傳承，反映可能已趨式微。²¹ 根據以上統計，筆者提取出本期禪宗諸系的住錫點，並按其地理位置製成表4、圖3，以俾展示其分布：

²¹ 燈史之外，見於《宋高僧傳》卷10的寶修(?-807)是惟一的可能人選，因內文稱他曾至「蘄州忍大師法裔」處「決了重疑」，後退居羅浮山，9世紀初應順宗(805年在位)徵召入京，並終於京寺(贊寧228)。不過由於燈史無載，既難確認他參謁的「忍大師法裔」是誰，也不知他是否就此以禪宗法脈自居，所以暫不列入討論。

表 4：731-76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州別）	總計
北宗	河南 18（洛 11 嵩山 7）、陝西 17（京 15 岐 1 華 1）、甘肅 2（秦 1 敦煌 1）、山西 1（并 1）、山東 1（兗 1）、皖北 1（亳 1）、河北 1（定 1）、湖北 1（安 1）；浙江 4（湖 1 杭 1 明 1 婺 1）、江西 1（江 1）；日本 1	48
南宗他	河南 1（嵩山 1）、河北 1（涿 1）、山西 1（并 1）；豫南 1（鄧 1）、湖北 1（荊 1）、蘇中 1（揚 1）；廣東 6（韶 4 潮 1 羅浮山 1）、湖南 4（衡山 3 衡 1）、江西 2（吉 1 洪 1）、浙江 1（婺 1）	19
新南宗	江西 2（撫 1 虔 1）、福建 1（建 1）、湖南 1（衡山 1）	4
荷澤系	河南 2（洛 1 鄧 1）；湖北 1（荊 1）、	3
牛頭系	皖中 1（舒 1）；蘇南 3（潤 2 蘇 1）、浙江 1（杭 1）、皖南 1（宣 1）	6
蜀地系	川渝 3（益 2 梓 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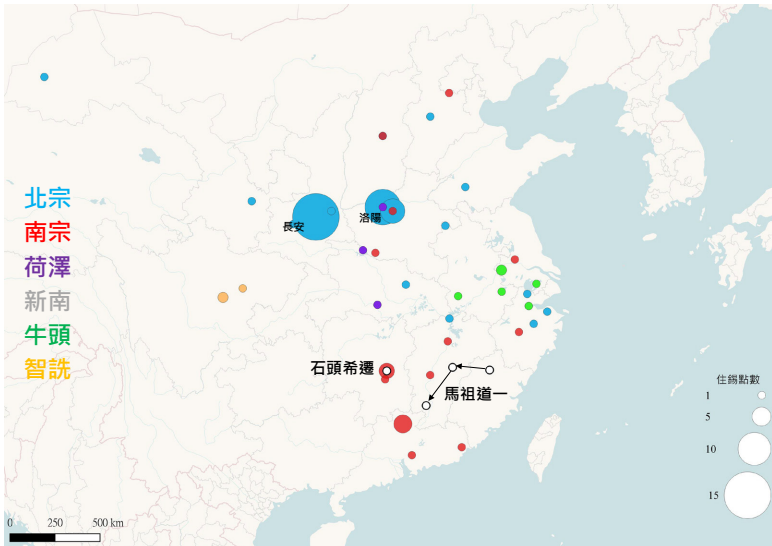


圖 3：731-76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搭配前階段表、圖，可清楚看到諸系的本期動向。就北宗言，其在本時段顯然繼續以兩京做為耕耘中心。事實上，洛陽與鄰近的嵩山本就是北宗領袖神秀及其同門法如、老安的道場所在，神秀過世後，繼承人普寂更進一步在嵩山創建「七祖堂」，將此地確立為北宗最重要的傳法聖地（楊曾文 29）；²² 長安則由神秀的另名弟子義福坐鎮，並自成一法脈。²³ 不過在兩京之外，本期北宗仍有推進——除了可以看到其南方駐點增多外，還有僧人分別前往敦煌、日本弘法，體現出本期北宗的活力。

南宗系亦與前一階段類似，從固有中心嶺南向北邊的江西、湖南輻散，較少跨江北進，是以持續保有南重北輕之格局。然應特別指出，本期南宗的北方據點雖然有限，但相較前一階段，其北地聲望已有明顯提升。這首先當然得歸功自 730 年代即揚舉頓教大旗、力抗北宗的神會——他的活動引起不少北地信眾關注，自己更在 745 年被邀至洛陽荷澤寺傳法，讓南宗的北地知名度大幅提升。除了神會，住錫在鄧州白崖山的另位慧能法嗣南陽慧忠（?-775）也頗有貢獻，他先在當地吸引了一批權貴追隨，後於開元年間（713-741）被熱心的信徒奏報給朝廷，而獲被徵居鄧州龍興寺的光榮。²⁴ 不過話說回來，從神會在 753 年遭人構陷而被趕出洛陽，及慧忠在本期始終未跨出鄧州一步看來，南宗的北地

22 北宗與嵩山的關係，見：椎名宏雄 1968，173-185；吉川忠夫 1988，23-29；小川隆 2007，38-57。

23 李華曾云：「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宏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神秀），大通又授大智禪師（義福），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見董誥等 3241。

24 慧忠生平見贊寧 204-207。

進展無疑仍有限度，而其最大阻力，恐仍在從 8 世紀初就已深植京城的北宗勢力。

另一方面，選擇留在大南方區發展的其他南宗禪師，仍可透過不同方式拓展南宗教勢——馬祖道一就是一個好例子。前面說到，道一在本期曾兩度移徙，儘管其所居之地據傳均為「魑魅叢居，人莫敢近」之「峯岫」（贊寧 221），但從他挑選的建、虔二州此前均無其他禪宗僧人住錫紀錄看來，道一似有意識要拓展南宗教區。另從其僅停留建州一年旋移駐撫州看來，他可能頗在意住錫地的交通條件，因為學人指出，建州所在的閩西北在宋代以前雖有堪稱便捷的對內交通，然對外多得通過江西做為窗口，顯不利傳揚其名。²⁵ 或因如此，道一接下來就轉往毗鄰建州的撫州西裏山，既能保有與閩地的聯繫，又能通過貫穿州境的撫河，與散布在鄱陽湖流域及長江沿線的其他禪宗節點溝通。及至 750 年代，道一又帶著整個教團移往江西最南端的虔州，此地既有可直通鄱陽湖的贛江水系，還可連通嶺南、福建、湖南，對外觸角要較撫州更廣，大有利其能見度的提升。也正是在虔州時期，道一開始與住錫衡山希遷建立起教學合作，進一步在大南方叢林打開聲量。

至於在本期有所茁壯的牛頭與蜀地二系，均帶有濃重的地域色彩：前者分布在流經安徽、江蘇的長江下游沿岸；後

²⁵ 唐末以前，閩西北主要通過閩江與沿海地帶連繫，至於對外通道大約有二：一為西入撫州的「東興嶺路」，一為自浦城經二渡關入信州，接上溝通贛、浙的「東嶺路」。另外雖存在入衢的「仙霞嶺路」，但直到南宋都不大好走。見吳修安 42-55。道一在建州時期所收弟子基本上都是閩人——如來自建州當地的志賢、明覺（?-831），隨父宦居泉州的道通（731-813）——可為佐證。三人傳記分見贊寧 207、226、254。

者則轉以益州（今成都）為中心，然持續被及四川盆地及周邊臨區。較不同的是，本期牛頭系出現了鶴林玄素與牛頭慧忠（683-769）兩位知名禪僧，²⁶ 遂得齊頭並進地帶動此江南禪修教團的成長，相較之下，蜀地系則僅有處寂嫡傳無相獨撐大局——這可能是蜀地系的後續發展不若牛頭系耀眼的一大要因。以上大抵就是本期禪宗概況。

四、新南宗兩大祖師活躍期（761-790）

在上個階段即將結束之際，唐帝國爆發了深深動搖其統治根基的安史之亂（755），處在帝國境內的禪宗諸系，亦無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此亂約經八年方才回穩，期間，以兩京為核心的中原地帶反覆遭到雙方軍隊往來蹂躪，從而對已植基京城達半世紀的北宗禪系帶來相當程度的衝擊——雖說其致命程度遠沒有胡適在 20 世紀初期的評估，但終究大幅鬆動了既有的禪林版圖結構。許多位在中原地帶以外的禪系也把握住此難得良機，擴大發展，最具代表性者，自是在亂間協助官軍募款、從而博得朝廷高度好感的神會荷澤系，另外，因位處邊區而得避免承受戰禍直接破壞的牛頭系、蜀地系，則伴隨著安史難間政府對大南方區的日漸倚重，而先後得蒙官方支持。²⁷ 至於同樣處於大江以南的新南宗，亦歷

²⁶ 鶴林玄素是智威門下最早揚名的法嗣，他在 710 年代就為出任潤州刺史 的韋銑（662-717）得聞，而被延住京口鶴林寺，天寶年間（742-756）更應揚州僧人之請，前赴江北進行短期演法，對於牛頭禪法的弘布甚有貢獻。牛頭慧忠則是智威的牛頭山道場繼承人，後亦踵其師步履，出山接掌其師住持過的延祚寺，並以潤州為基地，培養出廣大徒眾（本文附錄即收有 30 餘人），是以後世多將其視作「牛頭六祖」。兩人生平分見董誥等 3246-3248；贊寧 494-496。

²⁷ 牛頭系第七代禪師徑山道欽（715-793）在大曆三年（768）奉唐代宗

經了類似後二者的發展軌跡。

前面提到，馬祖道一約在 750 年代帶著教團轉往江西最南側虔州住錫，儘管此地看似偏遠，但對外交通條件仍頗發達，讓道一得以穩健地累積道望。至 770 年代，時任江西觀察使的路嗣恭（711-781）聽聞其名，特至龔公山問道，並深為道一吸引，惟考量到虔州距離觀察府治洪州太遠，不便請益，遂在 772 年向道一發出邀請，將其攬至洪州開元寺住錫。這是道一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移駐，因為洪州本就是長江中游的一大交通樞紐，於此傳法自要較過去幾個相對偏遠的地點遠為有效，再加上地方官長的大力支持，道一的聲譽自然水漲船高，在此情況下，馬祖教團遂在 770、780 年代迅速飛漲，成為叢林中的一股新興勢力。正因為洪州於馬祖禪法之傳播影響極鉅，後人遂將馬祖一系冠以「洪州宗」之名。至於此前即與道一建立教學合作的石頭希遷，或也連帶受惠，而在 764 年應邀前赴潭州傳法，體現了影響力的擴大（贊寧 209）。²⁸

之命入京，就是牛頭宗為朝廷所知的最具體事例，而代宗在詔命中自言其聽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是以「虛心瞻企，渴仰懸懸」，並稱道欽若願應命，「國亦大慶」，似頗能反映朝廷在安史難後亟需地方宗教人才補充備受衝擊的京城教界，引文見贊寧 211。至於蜀地禪系，則因玄宗在 756 年避難入蜀而得進入偏安朝廷視野，其時頗以異能聞名的蜀地系領袖無相被玄宗迎至內殿禮敬，推測其教團應也獲得連帶支持，遂得更添自信，而開始發展專屬自己的法統傳承主張，事見贊寧 487。附帶一提，前文曾提到蜀地系燈史《歷代法寶記》宣稱其開祖智詵早在武周時代就被徵入京城，並帶回六祖衣鉢，然此事不見其他材料，恐是為了證成其法統正當性的杜撰，茲不取。

²⁸ 惟從希遷歿後仍塔於衡山看來，他後來當又返回衡山。希遷之塔見《南嶽總勝集》，CBETA 2024.R3, T51, no. 2097, p. 1070b27-c2。

在北宗受挫、他宗紛起的背景下，本時段的叢林版圖也就出現了相應變化。以下是本期所見的諸系禪師人數暨住錫狀況：

表 5：761-79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主要世代	收錄人數 (上期未見)	知名僧數 (上期未見)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9 / 北宗 4	54 (34)	21 (6)	58	
南宗系	荷澤系	禪宗 8 / 荷澤 2	31	18 (18)	34
	新南宗	禪宗 8 / 新南 1	9	8 (6)	11
	其他	禪宗 7-8 / 南宗 2-3	5	1 (0)	5
蜀地系	禪宗 9 / 蜀地 4	5	2 (2)	4	
牛頭系	牛頭 7	45	9 (7)	48	

純就上表，可以認為此期勢力最盛者仍推北宗，因為其不僅留下最多見錄僧人和住錫點數，「知名僧人」數也是諸系之最，可證其質量均美（贊寧 209）；²⁹惟在此同時，仍應留意本期北宗的知名僧人中，有逾七成（15/21）是自前期活躍至本期，反映其榮景有很大程度是繫於此前積累的既有根基。³⁰

緊迫在北宗之後的是牛頭系與荷澤系，他們各自留下 45 與 31 名見錄僧人，並提供稍多於此的住錫點數；另在知名僧人產出上，牛頭有 9 位、荷澤有 18 位，且重要的是，

²⁹ 事實上，若僅就錄名人數而言，本期所知的北宗禪師人數超過 90 名。這裡沒有全數列出，是因為其中有許多是傳主或誌主之徒，他們往往僅在傳文或碑文最末被連帶提及，對於此類資訊，本文原則是：若無明確住錫地資訊即不採入。另外有少部分資訊特別豐富者，如錄有多達 40 餘位法嗣的〈唐少林寺同光禪師塔銘〉（董誥等 4495），筆者僅列入帶僧職者，以免影響評估。

³⁰ 就此而言，葛兆光先生用「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形容安史亂後的北宗，可謂的論（葛兆光 2008，220）。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在本期出世，不像北宗知名僧人那樣多延續自前期，充分體現了兩系在本期的旺盛活力，尤其是新出知名僧人數字凌駕諸宗的荷澤系。所以如此，當與神會弟子慧堅（719-792）積極地在難後京城奔走，並成功吸引大批權貴信徒，從而有效提升荷澤系的官方地位息息相關——這在下節還會提及；³¹ 至於牛頭系，則當以鶴林玄素高足徑山道欽（715-793）於大曆3年（768）為代宗徵召入京為分水嶺，迅速邁向其發展高峰（董誥等 5206-5208；贊寧 211）。是以在這個階段，北宗基本上已無法維持既有的獨大地位，而得與荷澤、牛頭鼎足為三。

相較於牛頭與荷澤系在本期的綻放，新南宗顯然還處於較早的積聚階段，因此不論見錄僧數或住錫點數一時都還難與二宗相比，遑論北宗。至於其知名僧人數量雖然乍看不少，但若細觀，就會發現其中有六位是兩大祖師法嗣，成名多要等到下一時段，不宜直接視作本期反映。保守估計，本期新南宗或與位在四川的蜀地系規模接近——後者在無相禪師的兩位傑出高足保唐無住（714-774）與淨眾神會（720-794）的分頭領導下繼續成長，³² 而儘管這並沒有充分展現在本期該系的見錄僧數或住錫點數上，但可以注意，蜀地禪系

³¹ 關於慧堅的貢獻，可見冉雲華 1994，98-118；楊曾文 2002，225-226；伊吹敦 2012，148-155；小川隆 2007，155-159。

³² 應當說明，繼無相出掌淨眾寺的淨眾神會當更能代表無相正脈；因為無住其實只在淨眾教團待了很短時間，就進入成都西側的白崖山隱修，係因後來受到前來鎮撫蜀地的杜鴻漸（708-769）崇奉並攬住保唐寺，才在蜀地異軍突起，其教團也開始自居無相嫡傳，更透過其燈史《歷代法寶記》刻意貶低淨眾集團（冉雲華 1979，47-60；徐文明 39-47）。

正是在這個時期構作出專屬自己的法統傳承版本，³³顯示其已發展出足與其他禪系爭雄的底氣與自信。

除了以上幾系，本期還可看到在荷澤或新南宗之外的其他慧能法裔身影——即表格中的「其他」南宗系——然與前階段相較，其規模大幅減少，顯示他們絕大部分在傳法上都沒有太成功。罕見的例外是在上期就已進駐鄧州、且為朝廷所知的南陽慧忠，他在接近安史之亂尾聲的 762 年被肅宗（711-762，756-762 在位）徵入京城，奉為國師，並似乎就此駐京至 775 年示寂，³⁴他也因此成功培養出若干京城法嗣。從時間點看，慧忠所以能長期駐京，亦當有受益於北宗在難間受挫之處，和牛頭、荷澤之興可以互參。

接著再就上述統計，以表、圖列出本期諸系的詳細分布：

表 6：761-79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州別）	總計
北宗	河南 32（嵩山 17 洛 10 許 4 鄭 1）、陝西 6（京 5 華 1）、甘肅 2（秦 1 敦煌 1）、山西 1（澤 1）、皖北 1（亳 1）、河北 1（定 1）；湖北 2（安 1 襄 1）、皖中 2（舒 1 壽 1）；蘇南 4（潤 4）、江西 2（江 2）、浙江 1（杭 1）、湖南 1（衡 1）；日本 1、新羅 1、吐蕃 1	58

³³ 前已提到一般認為《歷代法寶記》出於無住法嗣之手，換言之即本時段產物；相對無住法脈將法統訴諸於繼受外來的慧能袈裟，淨眾集團似僅以無相「傳繼」達摩以降及至智詵、處寂等「七祖」交代其法脈，看來更重蜀地自身傳承（徐文明 46）。而其說既以無相作結，推測創制時間約在無相示寂稍後不久，同樣落在本時間段。

³⁴ 南陽慧忠生平見贊寧 204-207。要說明的是，就傳文本身其實不易確定慧忠後來的動向，不過從其見錄法嗣均駐錫於京城，及其示寂前曾得「國醫」看診，乃至他的碑誌是由活躍京城的飛錫所撰諸事看來，筆者傾向慧忠係於京城入滅。

牛頭系	陝西 4 (京 4)、山西 2 (代 1 蒲 1)、河南 1 (洛 1)； 湖南 3 (潭 2 衡 1)、湖北 1 (襄 1)、皖中 1 (舒 1)； 皖南 1 (池 1)、蘇南 30 (潤 28 蘇 2)、浙江 5 (杭 2 明 1 台 1 婺 1)	48
荷澤宗	河南 5 (洛 3 孟 1 陝 1)、陝西 4 (京 3 岐 1)、河北 4 (磁 2 魏 1 邢 1)、山西 3 (代 2 潞 1)、山東 1 (沂 1)、甘 肅 1 (寧 1)；湖北 5 (荊 2 襄 2 黃 1)、豫南 2 (唐 1 鄧 1)、川渝 1 (涪 1)；江西 3 (袁 2 洪 1)、湖南 2 (澧 1 衡 1)、皖南 1 (宣 1)、蘇南 1 (潤 1)、浙江 1 (湖 1)	34
新南宗	陝西 1 (京 1)、山東 1 (青 1)、蘇北 (徐 1)；湖南 5 (潭 3 衡 2)、江西 3 (洪 1 虔 1 信 1)	11
南宗旁	陝西 3 (京 3)；豫南 3 (鄧 2)	5
蜀地系	川渝 3 (益 2 漢 1)、湖北 1 (荊 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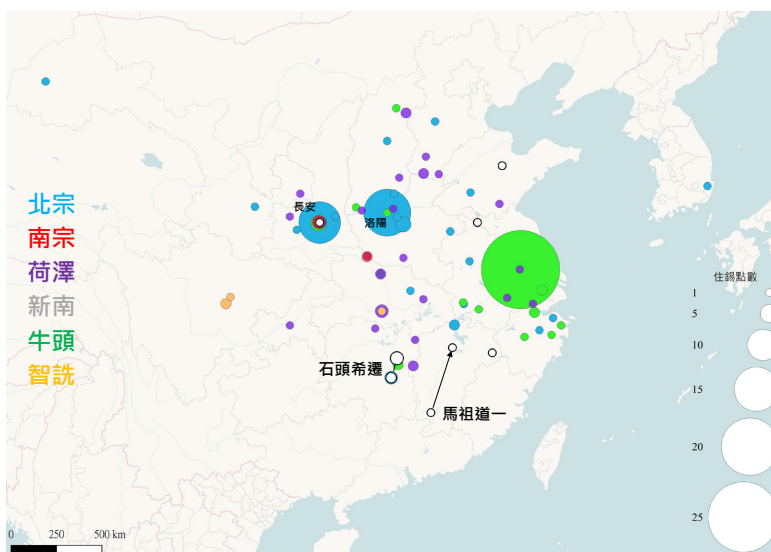


圖 4：761-79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據以上表圖，可以看到本期北宗固然仍以兩京做為經營核心，然其外駐點較上期有所增多（從上期 13 點成長至本期 20 點），其中除有相當比例坐落在大南方區，³⁵ 還可注意連此前從來沒有禪宗僧人活動紀錄的新羅、吐蕃，在本期都出現了北宗住錫點，是以純就影響範圍論，本期北宗大抵仍居諸宗之冠。

再來看同樣帶有濃厚地域性格的牛頭與蜀地兩系，他們分別在發跡的蘇南和蜀地迅速茁壯，進而向周邊外溢。不同處在於，牛頭系在當時不論就影響力或知名度，都要遠較蜀地系為高。從分布地看，牛頭系除了最密集的潤州（即南京所在州）外，在鄰近的江南、兩浙地皆可見到住錫點，可推斷整片長江下游地皆處於牛頭宗的影響範圍；與此相對，蜀地系在成都平原外，僅在做為四川出入口的荊州留下一點，顯示其勢大抵被框限在四川盆地。再者，二系的在地性格儘管都很顯著，但牛頭禪師的聲名卻能遠播京師——前面提到的徑山道欽即是代表。雖說道欽入京不久即請歸山，沒能讓牛頭系真正在京城扎根，然其出眾風采卻給京城知識圈留下極佳印象，對稍後入京的牛頭僧人發展頗有助益。³⁶ 反觀蜀地系僧人全無被徵紀錄，推測其在京知名度當要低於牛頭系不少。

最後來看南宗諸系。做為南宗發展領頭羊的荷澤系，在本期有部分成員繼踵開祖神會的積極叩關京城路線，也成功

³⁵ 獨孤及在 773 年為鏡智禪師撰寫的碑銘裡，提到北宗第八代領袖宏正之門下「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可知第八、九代北宗僧人頗積極往南方拓展，見董誥等 3973。從相關材料看來，舒州山谷寺正是北宗在南方的一個大本營，論見 Chen 1-91。

³⁶ 如亦在大曆初（766）入京的崇慧，便因是道欽的「親門高足」，而獲代宗「倍加鄭重」，參見贊寧 425-426。

於戰後取得不錯成績，另一方面卻也有不少神會法嗣選擇另闢新土，以致在兩京之外的河北、山西、湖北、湘贛諸區留下不少據點，是分布最均勻的一支。相較之下，其他南宗禪系雖亦可看到像南陽慧忠那樣成功立足京城者，但基本上可以例外視之，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還是傾向留在距離南宗發源地較近的大南方區發展——新南宗兩大祖師就是這樣的人物。不過就像前面所說，有別於選擇前往傳統聖地南嶽住錫的石頭希遷，馬祖道一更有意識要在禪宗根基較淺、卻又能與其他叢林保有繫聯的區域建立弘法據點，是以在其巧妙經營下，新南宗果真從既有的禪宗網絡夾縫中開出一片天地，進而成為 8 世紀後半成長最速的新興禪系，而其耀眼成果也即將在下一階段展現。

五、新南宗第二代活躍時段（791-820）

本期是新南宗兩大祖師謝世、第二代繼起的時段。就禪宗史言，此期間出現兩個重要發展。首先，是南宗禪系僧人在朝廷於 796 年召開的禪學辯論中大放異彩，為南宗禪贏得空前的京城聲望。活動於 9 世紀初的荷澤宗師宗密（780-841）曾記載此事，並宣稱荷澤從中勝出，讓神會就此被官方立為禪宗「第七祖」，³⁷ 惟此說不見其他史料，以致學者對此態度不一。³⁸ 晚近有研究發現，在道一弟子鵝湖大義（746-818）碑銘中留有關於這場辯論的不同角度紀

³⁷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CBETA 2024.R1, X63, no. 1225, p. 31c20-23；《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2024.R1, X9, no. 245, p. 532c13-14。

³⁸ 懷疑者有柳田聖山 1967，345-346。同意此說者則如冉雲華 1997，417-437；葛兆光 2008，289。

錄，提供了重加考慮的空間（Chen 29-38）。碑文記載，在 796 年前後赴京的大義曾「入內神龍寺法會群僧」（董誥等 7353），並與一位名叫湛然的僧人論辯，終在時為太子的順宗（761-806，805 在位）裁示下勝出。此事與宗密著作所言的禪門辯論不僅時間點吻合，且均皆發生在「內神龍院」，並由皇太子決定勝負，佐證了該場辯論的真實性。唯一差別在於，此碑看不到任何有關荷澤系的資訊，難以確認宗密說法的可信度，惟我們仍可相信南宗禪僧人在這場辯論中的活躍，確實為南宗禪的京城發展創造出更好的條件。

事實上，本期的第二個重要發展——新南宗在 9 世紀初京城的大放異彩，應與這場禪學辯論息息相關。這是因為，鵝湖大義在論辯中的突出表現，使得京城士庶對其宣揚的新南宗教法興起濃厚興趣，是以當他在順宗過世的 806 年離京返鄉後，繼任的憲宗旋在接下來兩年陸續徵入其同門懷暉（755-816）與惟寬（755-817），而後兩人也不負所望地在京城大闡宗風，讓新南宗頓成憲宗朝最炙手可熱的京城禪系。³⁹ 可以想見，在上述兩項發展的先後作用下，廣義的南宗禪系當在 8、9 世紀之交取得了可觀進展。前行研究也多據以上史實斷言南宗禪大抵在本期取得禪門正宗地位。問題在於，南宗之興，是否必然導致北宗之衰？又是否有足夠文獻資料得以證成？在筆者有限視野裡，似仍未看到提供充足論據的成果，是以本文仍想通過地毯式徵集，觀察禪宗諸系在 8、9 世紀之交的規模大小及版圖分布，進而考慮過往諸說的有效性。以下同樣先列出本期諸系的人數與對應世代：

³⁹ 關於馬祖法嗣的京城弘化與影響，可見柳田聖山 1967，360-361、394-396、412-414；石川力山 160-173；葛兆光 2008，357-359；千田たくま 101-124。

表 7：791-82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涉及世代	收錄人數 (上期未見)	知名僧數 (上期未見)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9-10 / 北宗 4-5	35 (10)	14 (10)	35
南宗系	荷澤系	禪宗 9 / 荷澤 3	16 (9)	9 (2)	16
	新南宗	禪宗 9 / 新南 2	159 (152)	33 (28)	145
	其他	禪宗 8 / 南宗 3	5 (1)	0	5
蜀地系		禪宗 10 / 蜀地 5	5 (5)	2 (2)	2
牛頭系		牛頭 8	13 (5)	7 (0)	14

與上期相較，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無疑是新南宗的異軍突起——它在短短數十年間急速擴增，成為本期留下最多見錄禪師及住錫點的禪系。當然，考量到上表所據史料有極大比例源自新南宗業已壟斷禪林的宋代以降，當意識到以上統計實難擺脫獨厚新南宗的疑慮，為求保險，或應將上表解讀為：新南宗在本期出現爆發性成長，以致晉升為堪與北宗、荷澤、牛頭既有三大系抗衡的新禪林勢力。

但另一方面，純就統計數字看來，本期的北宗、荷澤、牛頭似乎的確呈現相當程度的衰退。首先，無論是禪師人數及住錫點數，本期三系均較上期少了一半左右，跌幅甚鉅；而若再進一步比對本期三系所錄的禪師構成，還可發現三系的本期新增禪師數字都不很理想：統計結果最好的是荷澤系，占總禪師數的六成弱（9/16），牛頭系則未及四成（5/13），北宗甚至連三成都不到（10/35）。對比於新南宗有逾九成（152/159）新增禪師數，這三系顯然存在著新血數量追不上舊人的風險——尤其是北宗、牛頭二系——這對法系的長期發展自然不是太理想的狀態，因為其規模很容

易就會隨著代際交替的完成而逐步萎縮。⁴⁰

不過若再結合知名僧人構成數字，以上的論斷或還有調整空間。在本期知名禪僧構成中，本期新增占比最高的同樣是新南宗，累計高達八成（28/33），反觀荷澤、牛頭兩系則都相當慘淡——荷澤雖在本期累計有 9 位知名禪僧，位居諸系第三，然其中僅 2 位是本期出頭的新血，比例僅二成強；牛頭的情況則更惡劣，其見於本期的所有知名僧人，均是上期就已出世且活躍的舊人。相形之下，北宗的數字就要理想不少，其本期 14 位知名僧人中，有 10 位是新加入的後進，比例達到六成強，且可注意，此數字恰同於上段言及的本期北宗新增禪師數字，換言之，本期新增的北宗禪師基本上都屬於本文定義下的「知名僧人」。這個現象顯然很不自然，不妨據此推斷本期北宗僧人總數應該遭到了大幅低估。

至於餘下的蜀地系與南宗旁系，則持續在僧人數量與住錫點數上維持著較小的規模，難與上述諸系相比。惟兩系仍有差異——因為若就更細部的僧人構成來看，本期蜀地系的 5 位僧人（包含 2 位知名僧人）全屬新見，反觀南宗旁系達八成（4/5）已在上期後半出世，且其中全無堪稱知名者。就此而言，蜀地系儘管沒能迎來發展上的突破，然世代傳承猶頗健全；與其相對的，南宗旁系則顯已陷入賡續上的窘

⁴⁰ 不過仍應說明，這裡的統計當有相當程度的低估，以牛頭為例，本期統計主要係按其對應世代，佐以其他可知生卒年的個案統計而成，然其本期對應的第八代，在傳世文獻中本就不到 10 人，遠低於 40 餘人見錄的第七代，而在可知卒年的 6 位第七代裡，就有 5 位活躍至 800 年之後，因此當可推測，本期恐有為數更多的第七代活動，惟本文採取較嚴格的篩選基準，難免較不利其統計。但話說回來，從牛頭七、八代見錄人數的巨幅滑落看來，本期應仍是其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段無誤。

境，距離法脈中絕的日子當不遠矣。

綜合以上，可以認為影響本期禪宗構成的最大變因，就是在 7、8 世紀之交急速成長的新南宗系，反觀此前鼎足禪林的三大系，雖在本期均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外觀，然更深入觀察，似乎只有北宗猶有成長能量，荷澤與牛頭二系則雙雙浮現停滯跡象。再來就本期蒐集到的禪宗駐點，概覽各系的分布：

表 8：791-82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州別）	總計
新南宗	山西 14（蒲 5 潞 2 忻 2 汾 2 并 1 代 1 定 1）、陝西 13（京 10 華 1 岐 1 商 1）、河南 5（洛 4 高山 1）、山東 4（齊 2 青 1 兗 1）、河北 3（磁 1 鎮 1 懷 1）、北京 2（幽 2）；湖北 12（荊 4 襄 3 鄂 2 隨 1 郢 1 黃 1）、豫南 3（唐 2 鄧 1）、陝南 2（金 1 漢 1）、蘇中 3（揚 3）；江西 21（洪 11 江 3 袁 2 撫 2 虔 1 饒 1 信 1）、湖南 20（潭 11 澧 4 衡 3 朗 2）、浙江 19（越 6 杭 3 台 3 衢 2 湖 1 明 1 婺 1 處 1 溫 1）、廣東 9（韶 5 廣 2 連 1 潮 1）、皖南 6（池 4 宣 1 歙 1）、蘇南 5（常 4 蘇 1）、福建 4（建 1 泉 1 汀 1 福 1）	145
北宗	河南 23（嵩山 13 洛 5 許 4 鄭 1）、陝西 1（京 1）、甘肅 1（敦煌 1）；蘇中 3（揚 1 楚 1 泗 1）、皖中 1（壽 1）；湖南 3（衡 3）、江西 2（信 1 江 1）；吐蕃 1	35
荷澤宗	陝西 1（京 1）、河南 1（洛 1）、河北 1（磁 1）、山東 1（沂 1）；川渝 2（益 1 遂 1）、湖北 1（荊 1）、豫南 1（蔡 1）、蘇中 1（揚 1）、皖中 1（舒 1）；湖南 3（澧 1 衡 1 湖南 1）、江西 1（袁 1）、皖南 1（宣 1）、浙江 1（湖 1）	16
牛頭系	山西 1（代 1）、陝西 1（京 1）、北京 1（幽 1）；湖北 1（襄 1）；浙江 4（台 2 杭 1 明 1）、湖南 3（潭 2 衡 1）、蘇南 1（潤 1）、皖南 1（池 1）；日本 1	14
南宗他	陝西 2（京 2）；豫南 2（鄧 2）；江西 1（吉 1）	5
蜀地系	川渝 2（益 1 梓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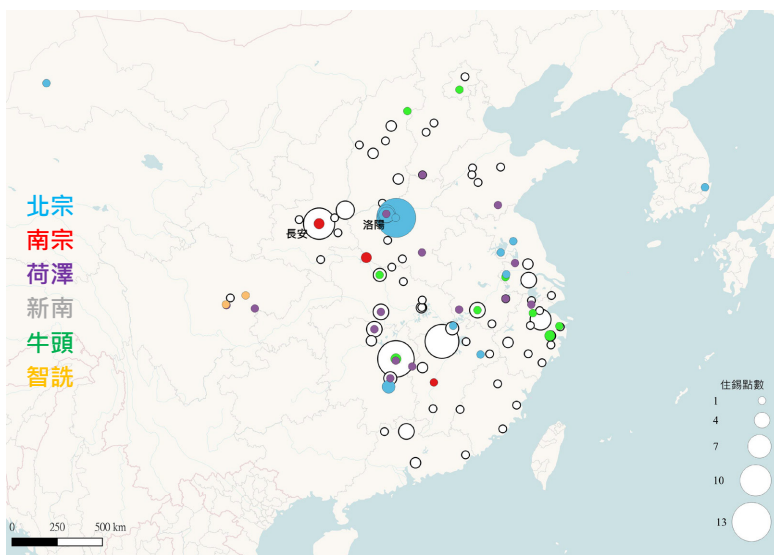


圖 5：791-82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統計反映的本期禪林版圖變化可扼要概括如下：首先，在新南宗的強勢崛起下，荷澤之外的南宗諸系或遭吸收、或遭淹沒，以致幾要從文獻中消失。其次，新南宗從其贛、湘核心區自湖北聯通道北上，成為在陝、晉的活躍禪系；而原在陝西亦頗昌盛的北宗則似受其擠壓，在陝西聲勢大消，只能固守固有核心嵩、洛，呈現內縮之態。第三，大南方區幾已成為新南宗天下，且伴隨其擴張，不僅湘、贛、浙諸區的禪宗駐點數量驟漲，連過去少有禪宗僧人經營的贛中南、浙中南、閩地都有多人進駐，顯示整個南方已被更深刻地捲進禪宗網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本期的北宗、牛頭、荷澤等舊三大系，雖在分布上都還保有一定的能見度，但若細繹相關文獻，就會發現其實際發展情況可能存在著相當的落差——且頗可呼應前面對三系禪師構成之分析。就北宗言，儘管可以指出

其教勢在本時段出現一定程度的內縮，然若純論其在嵩、洛核心區的發展，仍可認為北宗具有頗堅實的體質，足以助其挺立過一時消長，向下傳承。據傳世碑誌可知，本期北宗不僅在嵩、洛仍擁有可觀教勢，還牢牢掌握住若干大寺人事——例如位在嵩山的少林寺。上文說過，嵩山自 8 世紀初即成為北宗發展中心，是以神秀法嗣普寂特於其上創建「七祖堂」，藉以標誌北宗法統。而其弟子同光（700-770）則在 7 世紀中葉出掌少林，及其在 770 年過世，寺中主導權則已順利移交給弟子輩，完成了代際交替（周紹良 1775-1776）；同光過世後，於寺中任臨壇大德的同光師弟法玩（715-790）逐漸發揮影響力，以致在他圓寂的 790 年，寺中要職全由其法嗣囊括（周紹良 1863-1864）。儘管出現領導譜系移轉的痕跡，但終究是北宗內部變動，對少林寺做為北宗道場之定位沒有絲毫影響，且看起來，二者關係很可能一路延續至 9 世紀初。

除了嵩山少林寺，洛陽城內的聖善寺亦為北宗長期相續的據點。據李華撰於 8 世紀中葉的〈故左溪大師碑〉，此寺在當時乃時人公認的北宗第八代傳人宏正之道場（董誥等 3241-3242）；⁴¹ 此寺後受安史餘亂波及，建築皆被焚為「丘墟」，幸賴大曆 2 至 5 年（767-770）出任河南尹的張延賞（726-787），自嵩山迎來北宗禪僧澄沼主持修繕事宜，聖善寺才又浴火重興（董誥等 8278）。而於重建事宜出力甚大的北宗，想也因此繼續在寺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以直至 9 世紀初，還可見到與宏正同輩的法凝（?-803，

⁴¹ 李華此文係受天台僧人所託而作，陳鐵民曾推測李華的另篇文章〈台州乾元國清寺碑〉係撰於其在安史亂間屏居江南時的乾元 2 年（759），此碑或也作於此前後。見陳鐵民 3-23。

義福弟子），及其兩位法嗣如信（750-824）、智如（749-834）於此相續傳法（白居易、謝思煒 104、1829-1830、1920-1922）。中唐大文豪白居易（772-846）也正是通過這群聖善寺的北宗禪僧，接觸、親近北宗禪法（簡宗修 213-242），顯然，此寺直到本期結束之際，都還發揮著不容小覷的傳法機能。通過此類穩固據點，北宗遂得在嵩、洛一帶穩定培養新血，進而推舉其中的秀異者，爭取擔任京城寺院之重要職闕，⁴² 如此一來，他們便得以相當程度地維持其教勢，不致因為短期內縮發生致命性影響。

不過對同樣擁有長期經營據點的牛頭宗來說，情況就沒有這麼樂觀。這主要是因為，做為其核心區的蘇南，距離白贛、湘強勢崛起的新南宗不遠，因此特別容易被搶走潛在的新血。前賢即指出，馬祖、石頭雖均以慧能嫡傳自居，然從其講求無心、追尋自在等禪學主張看來，與孕育自江左玄風的牛頭禪頗有思想上的親近性（釋印順 382-384；孫昌武 121-128；田中良昭 383-406），是以當新南宗在南方急遽擴張，牛頭系很容易就會為其吸納，而開始趨於消沉。事實上，若拿僧傳記載與燈錄進行對照，就會發現有不少被燈錄劃歸為道一法嗣的僧人，起初都是從牛頭禪入手，後才轉至道一門下，如「禮牛頭山（慧）忠禪師而師事焉」的太毓、

⁴² 智如即在貞元中（785-805）為「寺舉省選」，而「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與其年歲相仿的如信想也如是，方得在建中（780-783）之後「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分見白居易、謝思煒 1830、1921。另外，在稍早的法玩塔銘中，可以看到其法嗣除承繼少林寺外，還有不少分居嵩洛大寺者，如「敬愛寺開法志堅、講律圓暉」、「會善寺臨壇靈珍」、「（嵩？）岳寺臨壇智深」、「善才寺上座法液、寺主法俊、寺主詮表、都維那迴秀、脩行寺尼寺主明詮、寧刹寺尼臨壇契一」等（周紹良 1864）。

「先遇鶴林（玄）素禪師」的超岸、「投徑山（道欽）出家」的伏牛自在、「止國一（道欽）禪師門下」的東寺如會等（贊寧 245、249、251、253）。⁴³ 據此似可認為，本期牛頭宗的驟然中衰，當與新南宗之崛起有著直接關係。

至於荷澤系，儘管其創宗之祖神會畢生以打進京城、取代北宗為業，然他的法嗣卻顯然沒有眾志成城地克紹箕裘，反各隨己意朝四方發散，是以不僅無法如北宗、牛頭那般建立起專屬於自己的核心區，在發展上還容易產生力分而散的負面影響。從文獻看來，本期荷澤系在神會孜孜念念的京城，確實出現相當程度的衰落。最具體的例證，是被後世尊為荷澤五祖的宗密在元和 6 年（811）千里迢迢地自四川抵洛，禮拜神會塔墳，並謁見住錫在洛陽奉國寺的師叔神照後，即由於一些間接情報，深為在長安宣講華嚴學的澄觀（738-839）所吸引，終決意轉投其門，由禪入教，步上精研佛典、撰述立說的義學道路。當然，宗密未曾忘本，是以不僅力倡教禪一致，更主張荷澤宗旨最為殊勝，乃習禪首選，⁴⁴ 但在撰作《禪門師資承襲圖》時，他卻全然無視兩京的荷澤支系，而僅記錄「荷澤神會—磁州智如—成都唯忠—遂州道圓—果州宗密」的傳法譜系。⁴⁵ 據學者考證，此書當撰於 827 至 830 年間（冉雲華 2015，284-285），其時宗密已身處京城十餘年，假使期間兩京確有足夠分量的荷澤僧人活動，他當不至於置若罔聞、獨尊己系。是以宗密的經歷當

⁴³ 許多先進皆已注意到此現象，如釋印順 401-403；孫昌武 103；葛兆光 2008，365-367；伊吹敦 2001，63。

⁴⁴ 關於宗密生平及學思特色，參見冉雲華《宗密》。

⁴⁵ 確切地說，除了智如一脈，宗密對其他神會法嗣之傳承皆無記載。見《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CBETA 2024.R1, X63, no. 1225, pp. 32a9-33a1。

可顯示，荷澤系在 9 世紀初的兩京並沒有太耀眼的禪師，從而連帶地拉低了宗門聲量。

行文至此，有必要對禪史研究常論及的一事稍做說明，即：荷澤一脈在貞元 12 年（796）於唐廷召開的禪學論辯中勝出，是以既為神會掙得「七祖」之名，也就此被楷定為禪門正宗。此事兩見於宗密著作，⁴⁶ 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最早留意到有關記載，胡適則於稍晚據以主張此乃南宗擊敗北宗、取得最終勝利的里程碑（忽滑谷快天 436；胡適 3-90）。胡適之後的禪史論著大抵承繼其說，認同此事乃南宗禪崛起之關鍵。然按前文分析，荷澤一脈在 9 世紀初——即緊隨在這場論辯後的二十來年——非但看不出任何成長，甚至還浮現停滯跡象。若然，這場禪學論辯究竟對整個禪林發展具有怎樣的影響與意義，似還值得慎重考慮。

事實上，曾有學者根據〈大義禪師碑銘〉中提及資訊，主張南宗禪確實在這場辯論中獲勝，只不過做為南宗代表的並非荷澤系，而是大義所屬的新南宗。⁴⁷ 不過，被文宗尊為帝師、深受京城知識圈景仰的宗密，畢竟信誓旦旦地宣稱德宗下敕將神會立為「七祖」，很難想像他僅為抬高荷澤系地位，便甘冒不韙地撒下漫天大謊——且若此論辯係大義代表的馬祖禪得勝，何以最後被立為七祖的是荷澤神會，而非大

⁴⁶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CBETA 2024.R1, X63, no. 1225, p. 31c20-23；《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2024.R1, X9, no. 245, p. 532c13-14。

⁴⁷ 陳金華主張與大義辯難的湛然，就是出現在獨孤及撰寫的〈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中的北宗領袖「長老比丘釋湛然」，並推測湛然可能在該碑撰成的 773 年之後返回嵩洛，並在 796 年成為北宗代表參與論辯（Chen 29-38）。但這個判斷或許還有斟酌餘地，因為碑文明言與大義辯難的湛然是一位「法師」而非「禪師」。

義師祖南嶽懷讓？其實，即便大義確實參與了 796 年的這場禪學論辯，也不能排除荷澤最終被立為正統的可能。因為許多研究已經指出，在 8 世紀後半，神會的京城聲望確實已經抬升許多，而這與前面提過的神會弟子慧堅之活動關係密切（冉雲華 1994，98-118；楊曾文 2002，225-226；伊吹敦 2012，148-155；小川隆 2007，155-159）。

慧堅為陳州人，出身武官家庭，青年時即懷入道之心，遂至洛陽跟隨神會出家。其後，他先至汾州受具，又在州中抱腹山修行，至乾元元年（758）才回到洛陽。其時出任河南尹、洛陽留守的虢王李巨（?-761）深為慧堅德行所感，特尊其為師，並請他住錫在聖善寺。很可能就是在慧堅請求下，李巨於隔年專程將神會遺骨自荊州迎至龍門安葬。⁴⁸ 其後，慧堅為避戰亂，西入長安，而在大曆年間（766-779）為代宗所聞，遂被徵至招聖寺安住。身處政治中樞的慧堅，積極說服皇帝撥款於招聖寺中建造觀音堂，並在堂中繪製「七祖遺像」——顯是以其師神會當之。⁴⁹ 德宗即位後（785），備受禮敬的慧堅又在御前大闡禪理，更「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二宗」，並以「知法空，則法無邪正；悟宗通，則宗無南北」的至高說辭，博得時人讚

⁴⁸ 惟其時戰亂未定，一直要到永泰元年（765），神會墓塔的營建才告完成。在同時完成的塔銘中，其門人慧空便逕以「第七祖國師」稱之，顯有與北宗七祖普寂互別苗頭之意。神會塔銘，見楊曾文 2002，227-231。

⁴⁹ 葛兆光以為，這就是宗密所言「大曆 5 年（770），敕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若然，大曆 7 年（772）的「敕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應當也與慧堅的活動有關。二事並見《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2024.R1, X9, no. 245, p. 532c12-13。

揚。⁵⁰ 所以儘管慧堅於 792 年去世時，南北二宗看來仍相持不下，但皇帝或已心向荷澤，終譜成 796 年之楷定。

然而，唐廷此舉作用仍有重加檢視之必要。因為從現存的 9 世紀材料看，無論是沒能取得朝廷認可的北宗，抑或快速擴張的新南宗，都依然繼續標舉著各自法系。前面提到，曾在大曆年間（767-770）受河南尹張延賞之請，協助修建洛陽聖善寺的北宗僧人澄沼，就在稍後被追尊為北宗「第十祖」，並一直活躍至 9 世紀初。言及其「十祖」身分的材料，出自延賞之孫、著名的《歷代名畫記》作者張彥遠（815-907）所撰寫的〈三祖大師碑陰記〉，此記宣稱澄沼自與張延賞結緣後，就一直與張家維持著緊密往來，並在過世後順利蒙獲朝廷頒贈「大誓」之號（董誥等 8278）。北宋編成的《金石錄》裡，收有作於元和 2 年（807）的〈大誓禪師碑〉條目，撰者為張延賞之子張弘靖（760-824），可證澄沼與張家關係之密，且亦可據此推斷澄沼當卒於 9 世紀初，時間已在禪學論辯之後（趙明誠 181-182）。假若張家僅與澄沼一人過從，或許還要懷疑張彥遠的「十祖」之說是否有誇大之嫌，但實際上，張延賞、張弘靖還留下其他贊護北宗之紀錄，顯示張家實乃北宗大外護，⁵¹ 是以其說當具有相當可信度，若然，這自然也意味北宗在 796 年後仍不絕如縷地維繫自身傳承。新南宗就更不用說。學者普遍認為成書於 801 年的《寶林傳》，即是為了爭求正統的馬祖門人

⁵⁰ 以上整理及引文，並見徐岱，〈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并序〉，收於楊曾文 2002，232-239。

⁵¹ 張延賞曾參與北宗在 773 年於一大南方據點——舒州山谷寺——發起的三祖僧璨請號運動，見董誥等 3973、3991；張弘靖則曾在 805 年幫一位名叫明悟的北宗僧人撰寫墓誌，見周紹良 1946。

纂成的燈史作品；⁵² 又，道一之徒興善惟寬亦曾以大小宗為喻，稱己系為「冢嫡」、視他系為「支派」，自居為達摩真傳。⁵³

進而言之，唐廷召開的禪學論辯雖是為了「楷定禪門宗旨」，卻沒有絲毫證據顯示他們欲就此獨尊一系、截斷眾流；毋寧說，唐廷僅是想在「搜求傳法傍正」的基礎上，擇選出意旨最優、堪為正宗的支脈。換言之，即便荷澤一系確實被立為「正」，也無礙「傍」的續存。正因如此，我們在 796 年之後，仍舊可以看到不少荷澤以外禪師備受朝廷優禮之例。如曾參與論辯的鵝湖大義，就一直深為德宗禮敬，後者甚至在貞元 19 年（803）特命「中貴」王世則出家師事，並「度官生童子惠真」充為侍者（董誥等 10333）；當年主持論辯的順宗，登基後亦曾召見與禪宗頗有淵緣的寶修禪師共探佛理。⁵⁴ 憲宗也基本延續父祖路線，在即位隔年（807）即頒贈「大誓」之號予北宗十祖澄沼，後又陸續在 808、809 年將道一門人懷暉與惟寬徵入京城大寺，以便垂

⁵² 關於《寶林傳》的考察，見柳田聖山 1967，405-418、1999，603-617；椎名宏雄 1980，234-257。又，賈晉華近年主張智矩或即道一高足懷暉，可備一說（賈晉華 2011，131-139）。

⁵³ 惟寬云：「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冢嫡、有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見白居易、謝思煒 185。

⁵⁴ 本文註 20 曾介紹過寶修，並說明未將其納入禪宗僧人名單的原因。又，在《祖堂集》中亦曾順宗徵問石頭法嗣尸梨的記載，不過比對〈大義禪師碑銘〉可知，這是順宗仍為太子時與一位名為尸剎的禪師之間的對話，單就碑文，難以確任尸剎與石頭的關係，或為後世附會，於此不取。見靜、筠二禪師 208-209。

問。⁵⁵ 反倒是荷澤系禪師在 796 年後幾乎見不到被朝廷厚待之例，⁵⁶ 顯示慧堅過世後，京城並沒有能承其衣鉢、持續光大荷澤聲望的後繼者——這大抵就是宗密入京時的情況。

人主既無意獨厚荷澤，各系信眾也就無需遮掩地推尊起自己認可的法系。活躍於晚唐的張彥遠，所以能明確指認澄沼即北宗「第十祖」，原因大概在此；又如極度景仰鵝湖大義的李朝正，在撰於元和年間（806-820）的〈達摩大師碑陰文〉中亦略過朝廷欽點的荷澤系，將懷讓、道一師徒視為慧能真傳（董誥等 10333）。想來就是因為 9 世紀初的禪宗諸系依舊各自懷有熱切的信仰者，時人才會開始想方設法地去合理化此現象。道一高足惟寬以大、小宗形容諸系關係，固有突出己脈之意圖，但也同時通過「家族」意象將諸系關聯起來，以致不論彼此如何相爭，終究同屬於「禪宗」這個大家庭；⁵⁷ 韋處厚在 818 年撰寫〈大義禪師碑銘〉時則採取更兼容立場，並舉北宗、荷澤、牛頭、洪州四系，同時批評派系之爭乃「迷方滯跡，是非迭興，物我不泯」的表現，呼籲信仰者應跳脫門戶，回歸祖師「稱器投物，量機應命」的權宜方式，不自我設限地在諸系中找尋最適合自己的入道法門（董誥等 7352）。凡此種種皆顯示，禪宗法統絕沒有因為 796 年的論辯就此定於南宗一尊，反倒一直延續著諸系並存的格局。

⁵⁵ 據《宋高僧傳》，懷暉係於元和 3 年（808）為「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毘盧遮那院安置」；惟寬則在元和 4 年（809）受「詔於安國寺」，隔年再被徵入麟德殿「問道」，分見贊寧 227、228。

⁵⁶ 儘管慧堅碑銘建於元和元年（805），顯示他在當時仍有一定聲望，不過內文並無憲宗朝廷參與的跡象，而更像是其信眾的自發行為。

⁵⁷ 禪宗的譜系建構如何受到中國家族觀念的影響，見 Jorgensen 89-133。

六、新南宗第三代活躍時段（821-850）

接著來追索 821 至 850 年間的發展。在過往的禪宗史研究裡，似乎較少學者採取多系併觀角度探究此時期，反有些理所當然地假定，新南宗自 8、9 世紀之交勃興之後就快速地席捲禪林，後復經會昌法難之淘洗，本已日漸低迷的諸禪系更因此蒙受致命打擊，接連淡出歷史舞臺。不過，類似這樣的預想，是否能夠獲得材料支持呢？同樣先從本期各系的所有存資料狀況看起：

表 9：821-85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主要世代	收錄人數 (上期未見)	知名僧數 (上期未見)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10 / 北宗 5	14 (5)	10 (1)	15
南宗系	荷澤系	禪宗 10 / 荷澤 4	26 (23)	2 (1)	26
	新南宗	禪宗 10 / 新南 3	153 (137)	39 (21)	147
	其他	禪宗 9 / 南 4	1 (1)	0	1
牛頭系		牛頭禪 8-9	9 (6)	2 (1)	8

和前一時段相比，本期禪林第一個大變化是，除了舊三大系與新南宗，僅其他南宗系尚存唯一一例，以外支脈全自文獻上絕跡。其他南宗系的沉寂，可以推斷當與同樣自居南宗、卻遠為活躍的荷澤與新禪二宗所遮蔽有關，那智詵系又是為何呢？晚唐著名文士李商隱（813-858）撰於宣宗大中 7 年（853）的〈唐梓州慧義精舍南禪院四證堂碑銘〉為我們提供了一點線索。

「四證堂」乃時任劍南東川節度使的柳仲郢（?-864）所造，地點為在梓州慧義精舍中的南禪院，堂中圖繪四位禪宗高僧影真——分別為淨眾無相、保唐無住、馬祖道一、西堂智藏，由於四人均已臻於證悟，遂以「四證」並舉，以求

彰顯慈氏聖教與當朝盛世。⁵⁸ 這是個極有意思的組合。因為列於「四證」前二位的無相與無住，前已述明皆是蜀地禪系之佼佼者，立在長期籠罩在蜀地禪風的梓州禪院裡自屬合理。但有趣的是，在無住之後，四證堂沒繼續往下臚列蜀地的禪法傳承，反安插進帶起新南宗旋風的馬祖道一及其弟子西堂智藏，使人頗有邏輯丕變之感。當然，出身漢州、且曾短暫師從處寂的馬祖道一，自然亦可視作著名蜀籍禪僧，惟其得道、開法、揚名，均在離蜀之後，且終其一生均未返蜀，與蜀地禪界基本無關，更不要說其法嗣智藏，更是畢生均未踏足江西以外之境。換言之，智藏出現在四證堂中的唯一理由，必定是做為新南宗法脈象徵。⁵⁹ 這樣的組合，無疑顯示新南宗在 9 世紀中期稍前已成功滲入蜀地，並讓想要攀附其聲勢的當地禪界，透過這個不很自然的方式，將其與蜀地固有禪系橋接在一起。⁶⁰ 就此看來，後者當也本期遭到新南宗強勢席捲，而逐步失卻自家認同與法脈意識，終匯入新

58 文曰：「尚書河東公作四證堂於梓州慧義精舍之南禪院，圖益州靜無相大師、保唐無住大師，與洪州道一大師、西堂知藏大師四真形於屋壁。……彼四大士者，皆行貫迦維，名高記剏。且夫紛綸藻繪，列慈氏之雲臺；合沓緗囊，貯聖王之蓬閣。」（李商隱 817-842）。

59 事實上，碑文中有言：「屬者以洪州三大師靈儀未集，華構將成，乃進牘求真，移書抒意。」據此似可認為「四證堂」本就是為了舉揚馬祖道一的洪州禪系而興造。惟此處言及的「洪州三大師」，除見於四證堂中的馬祖道一和西堂智藏，似無足夠資料判斷餘下一人身分，曾對〈四證堂碑銘〉做過精詳校釋的柳田聖山主張是人為求法洪州的新羅僧人道義，姑備一說，見柳田聖山 2006，704-757。

60 一個旁證在於，李商隱在〈四證堂碑銘〉中所述的無相、無住事蹟，與出自蜀地禪裔之手的《歷代傳法記》記載如出一轍，可以推斷蜀地禪系仍持續流傳著固有的法脈傳承故事，卻承此機緣將之連結到新南宗法脈。

南宗洪流。

至於舊三大系，唯有荷澤大抵維持舊觀，北宗與牛頭的規模則在本期持續下探。其中的牛頭當如學者所言，係受新南宗吸納所致，於此不加多言，但於另外兩系情況則有必要稍做說明。首先應該注意，荷澤的本期禪師總數並沒有太高的比較價值，這是因為：列於本期的 25 位荷澤禪師中，有 18 名出自住錫洛陽的奉國神照——即宗密沒有給予太高重視的師叔——之碑銘（白居易、謝思煒 2017-2018）。這樣的材料不僅未見於上期，亦不見於北宗與牛頭二系，所以不論拿來做教勢發展的歷時或相對性評估，顯然都不甚合適；⁶¹ 倒是在知名僧人表現上，可以看到荷澤較上期出現了明顯衰退，且唯一新增者正是宗密，此與前小節言及的宗密求學經驗大抵一致，或許更能反映本期荷澤發展實況。

至於北宗規模的漸低，則除受到殘缺史料的或多或少影響外，⁶² 似亦與自身質變有關。據日本學者伊吹敦研究，北宗在長期依附國家權力的過程中，其做為禪宗僧團的主體性格與意識均受到很大程度的壓縮，以致其法嗣並不總是以傳承、弘揚禪法為優先。其所從出的東山法門，本屬專求開悟、擁有獨自修行法門與生活規範的山林佛教（Buddhism in mountains），沒有嚴格遵行戒律的傳統；然隨神秀等北宗第一代的進駐中原，其不重戒律的情況遭到京城佛教界刻意放大，為避免衝突，神秀兩位高足普寂、義福遂開始調整

⁶¹ 若扣除此方材料，僅就傳世燈錄與僧史論，將只有 2 位神照法嗣被計入，如此，本期的荷澤禪僧數便將降至 17 名，和本期北宗大抵相當。

⁶² 最主要的，恐怕還是其在會昌難間所受的打擊，使得本時段的相關史料與記憶皆流失甚多，而難後的北宗又元氣大傷，無法有效地重建相關史事。

方針，轉而強調戒律的重要。這個轉變確實讓北宗禪法更能融入京城佛教界的氣候，卻也使其日漸倒向「禪律一致」路線（伊吹敦 2009，49-90；2000，79-95）。結果是，有愈來愈多第八代以降的北宗僧人兼擅禪律，甚至以律學揚名。

例如普寂弟子守真（或作守直，700-770），雖獲「傳楞伽心印，講起信宗論三千餘遍」，然他也極重律學，因而傳授《南山律鈔》達四十輪，又在住錫江州大林寺及杭州天竺寺的 738 至 770 年期間屢主戒壇、度人無數。為守真撰寫塔銘的名詩僧皎然（730-799）不僅是他的受戒弟子，還曾從其「聽習毘尼道」，因而盛讚守真的「外精律儀」；《宋高僧傳》更逕以「律師」稱之，並將守真置於「明律」科，可知其做為律師的形象要較禪師更深植人心。⁶³ 在此情況下，即便守真仍懷傳燈之心，其門人也不必然要承繼禪學法脈，而有可能轉上律學一途。⁶⁴ 守貞之後的北宗世代更明顯。上文談到繼承其師於 9 世紀初洛陽聖善寺傳法的北宗第四代如信，便以「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白居易、謝思煒 1830）；在他身後繼居本院者的「同學大德」智如，雖也有「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等禪學實踐，但顯要更著重律學宣導，是以「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而白居易為其撰寫的塔銘不僅也以「自出家至即世，

63 守真生平見皎然 67-68；贊寧 350-351。皎然從守真習律事，見贊寧 728。

64 如被列為守真門人的清江，即對律學懷抱著遠高於禪學的熱忱，不僅師從守真，還跟隨江左另位著名律師曇一（692-771）學習相部律和南山律，終以律師名世，見贊寧 368-369。附帶一提，韓傳強將皎然提及的所有守真門人皆計入北宗譜系（見韓傳強 278），慮及清江狀況，可知此法猶待斟酌，是以筆者暫將守真門人皆移出北宗名單，以免高估北宗發展。

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芻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等語突出其律學成就，更逕以「十律大德」做為其身後定位，顯見在時人看來，智如毋寧更以律師名世（白居易、謝思煒 1921）。如此融禪於律的情況，當是北宗在本期內縮的一大因由（伊吹敦 2000，86-90）。

再就諸系駐點分布概觀本期禪宗的版圖變動：

表 10：821-85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	總計
新南宗	陝西 14（京 11 華 2 終南山 1）、山西 7（并 2 蒲 2 潞 1 絳 1 汾 1）、河北 7（鎮 5 邢 1 滄 1）、河南 5（洛 4 許 1）、北京 2（幽 2）；湖北 13（荊 4 鄂 3 襄 2 隨 2 黃 1 鄧 1）、豫南 5（鄧 3 唐 2）、皖中 4（壽 3 舒 1）、蘇中 2（揚 2）、陝南 1（金 1）；江西 18（洪 8 江 4 吉 3 筠 2 虔 1）、湖南 17（潭 8 澧 3 朗 2 衡 2 湖南 2）、浙江 16（杭 5 越 4 明 2 湖 1 台 1 衢 1 婺 1 溫 1）、皖南 9（宣 6 池 3）、福建 8（福 5 建 1 漳 1 泉 1）、蘇南 5（蘇 3 潤 2）、廣東 2（廣 2）；新羅 11、日本 1	147
荷澤宗	陝西 6（秦 3 京 3）、河南 5（洛 3 汴 1 滑 1）、山西 3（晉 1 慈 1 潞 1）、河北 2（鎮 2）、蘇北 1（徐 1）；川渝 3（益 2 遂 1）、豫南 2（蔡 2）、湖北 1（襄 1）；江西 1（江 1）、蘇南 1（潤 1）、浙江 1（越 1）	26
北宗	河南 5（洛 4 嵩山 1）、陝西 2（京 2）；蘇中 3（泗 1 揚 1 楚 1）、皖中 1（壽 1）；湖南 3（衡 3）、江西 1（信 1）	15
牛頭系	陝西 1（京 1）北京 1（幽 1）；浙江 3（台 2 杭 1）、蘇南 2（潤 1 蘇 1）、皖南 1（池 1）	8
南宗他	江西 1（吉 1）	1

就宏觀角度看，表內所列四系分布，仍與前階段具有相當延續性：北宗仍以嵩洛為中心、牛頭猶固守在江南地，荷澤與新南宗法嗣則繼續分頭發展，惟前者較偏重中原地帶，後者則植基於大南方區。

不過若細觀實際材料，將會發現在大體結構類似的表象



圖 6：821-85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下，仍可發掘出一些有別前期的新動向。以京城禪宗發展論，儘管本期新南宗倚靠著懷暉與惟寬兩人培養之法嗣，留下冠於諸系的駐點數字，但這群第三代似乎全無一人蒙受當朝天子禮遇，反倒是各項統計皆遠落後於新南宗的北宗與荷澤，各有恆政（757-843）與宗密於文宗朝被詔入內殿、探問法要之紀錄，反映二者在本期京城聲望可能還要反超過新南宗一些。更足證成京城新南宗光芒漸淡的材料，是唐仲撰成於 834 年的〈故惟儼大師碑銘〉，是文提到「自興善寬、（章）敬（暉）示滅之後」，在京城「四方從道之人」即紛紛轉往崇敬寺，改向曾從學於徑山道欽、並「得其心要」的牛頭禪僧求教。此事顯示，在懷暉、惟寬於 816、817 年相續去世後，京城並無足以補上兩人位置的新南宗僧人，以致對其新興禪風有興趣的學子，陸續倒向與其學說具有親近

性的牛頭禪（姚鉉 卷 62，4）。⁶⁵ 從這些蛛絲馬跡看來，本期的京城新南宗在保有規模的表象下，似已陷入發展上的停滯乃至倒退，是以不容對其京城聲勢抱持太高評價。

與京城發展適成對比的是，大南方區的新南宗則日益蓬勃，不僅吸引許多有志禪學的北地衲子輻輳，⁶⁶ 且這股拉力也對其他禪系後進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可舉荷澤第六代圓紹（811-895）為例。圓紹為滑州白馬人（今河南安陽），性好恬靜，年十八遂志出家，師從當州明福寺的正覺禪師，並被讚許為「真空門之法器」。在其他文獻裡，均不見有住錫滑州的正覺禪師之紀錄，不過《宋高僧傳》稱他為「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景德傳燈錄》則將圓紹繫為荷澤第五代滑州智遠——即宗密師叔奉國神照的弟子——之法嗣，從地點判斷，這位「智遠」當即《宋高僧傳》中的「正覺」。⁶⁷ 這也意味著圓紹早因地緣關係接觸到荷澤禪法，並成為其傳人。圓紹跟隨智圓學習四年餘，後離師至相州受具，接著開始「尋師訪道，效祖參玄」之旅，有趣的是，他先向南行，遊歷了「三湘、五嶺」，後沿江入蜀，最後才返回兩京。這個路線清楚反映，圓紹的首要參訪目標係在大南方區，亦即新南宗最昌盛地，可以推斷他當是為了與其交流

⁶⁵ 又，將「敬」字解為「章敬暉」，主要參考葛兆光 2008，358。

⁶⁶ 比方早先在蜀地遍習經律的劍南人宣鑒（782-865），便在聽聞「重湖間禪道大興」後，決心「抗志雲遊」，而在澧州得到龍潭崇信點化，見贊寧 275；靜、筠二禪師 273-274。生於曹州的義玄（?-866），受具後亦先在講肆「精究毗尼，博曠經論」，後為追尋「教外之旨」，專程前往江西向諸新南宗第三代求教，終獲希運（?-850）印可，見董誥等 9588）。另如青州人智閑（?-898）當亦是為了習禪，從山東前往「南方禮滄山大圓（靈祐）禪師盛會」，參贊寧 303。

⁶⁷ 贊寧 301；《景德傳燈錄》，CBETA 2025.R1, T51, no. 2076, p. 301c12。

才南下（贊寧 301）。另如北宗僧人日照（755-862?）也在嵩山得法後南遊，後於 830 年代決定棲隱在南嶽衡山，推測他此前當也和圓紹一樣，曾流連於大南方區的新南宗叢林（贊寧 274）。

以上資料顯示，自 821 年至會昌法難爆發的此段期間，新南宗固可說是禪林諸系中繼續保有穩定擴張之勢的一支，然純就京城聲勢言，似要較憲宗朝遜色許多，反不若同期的荷澤、北宗，甚至是牛頭顯眼；其真正成長且具壟斷性優勢的區域，毋寧說還是在大南方區，這既展現在其向蜀地禪支的浸透，也反映在北地禪僧的特意南遊現象上。

七、新南宗第四代活躍時段（851-880）

最後來看看歷經會昌大劫後的禪宗諸系，在 851 至 880 年間的發展。這段時期的最大特色在於，新南宗以外的三系均以驚人的速度淡出文獻，使得新南宗的優勢更顯。以下將所據資訊列出：

表 11：851-880 年間禪宗諸系資料狀況

禪宗支系		主要世代	收錄人數 (上期未見)	知名僧數 (上期未見)	住錫點數
北宗系		禪宗 11 / 北宗 6	5 (1)	2 (0)	5
南宗	荷澤系	禪宗 12 / 荷澤 6	11 (11)	1 (1)	9
	新南宗	禪宗 11 / 新南 4	167 (150)	32 (24)	156
牛頭系		牛頭禪 9	3 (1)	1 (1)	5

上表清楚顯示，本期的禪宗諸系僅有新南宗尚得維持在與前一時段相仿的規模，其餘三系則均出現再一次的萎縮，這也使得在前期即已相當顯著的資料落差，在本期進一步擴大。比基數下跌更不妙的指標是，新南宗之外三系在本期都僅存

為數零星的新增禪師：各只有 1 名的北宗與牛頭自不待言，荷澤則和上期一樣存在著高估風險——因為這 11 名新增禪師中，有 6 名為宗密法嗣，所以將其列於本期，主要是按世代考慮，但也頗疑他們可能在宗密逝世的 841 年前後即已出世，若然，以京城大寺做為主要住錫地的宗密眾法嗣能否全數避過會昌法難淘洗，繼續在 850 年以後活躍，猶在未定之天。

另外，深受見錄禪師基數影響的名僧數字自然也要受到牽連。在本期間，北宗、牛頭、荷澤三系均只剩下 1 至 2 名禪僧堪擠入名僧之列，反觀新南宗則高達 32 位，聲勢間的消長一覽無遺。總之，就現存文獻看來，新南宗以外的禪系在 850 年後能見度大減，可說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在此情況下，本期的禪宗駐點組成，也就理所當然地要呈現出新南宗獨大的結構特色，請見下方表圖：

表 12：851-88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宗系	省別	總計
新南宗	河北 13（鎮 4 魏 3 涿 3 滄 1 定 1 趙 1）、山西 5（晉 2 并 2 蒲 1）、河南 4（洛 2 許 1 嵩山 1）、陝西 3（京 2 鳳翔 1）、北京 3（幽 3）；湖北 13（鄂 4 襄 4 荊 3 蘄 1 隨 1）、四川 5（益 4 邛 1）、皖中 4（舒 2 滌 2）、豫南 3（鄧 3）、陝南 2（梁 1 金 1）、蘇中 1（揚 1）；浙江 25（杭 7 越 3 明 3 婺 3 台 2 溫 2 衢 1 睦 1 湖 1 處 1 浙西 1）、湖南 21（潭 13 澧 3 朗 3 邵 1 道 1）、福建 20（福 10 泉 4 漳 3 建 1 武夷山 1 閩 1）、江西 15（洪 5 吉 3 袁 2 筠 2 撫 1 虔 1 信 1）、蘇南 9（蘇 7 潤 2）、皖南 2（宣 1 歙 1）、廣東 1（韶 1）；新羅 7	156
荷澤宗	陝西 5（京 5）、河南 3（汴 2 洛 1）；川渝 1（眉 1）	9
北宗	河南 2（洛 1 嵩山 1）、陝西 1（京 1）；湖南 2（衡 2）	5
牛頭系	蘇南 3（蘇 2 潤 1）、浙江 2（杭 1 越 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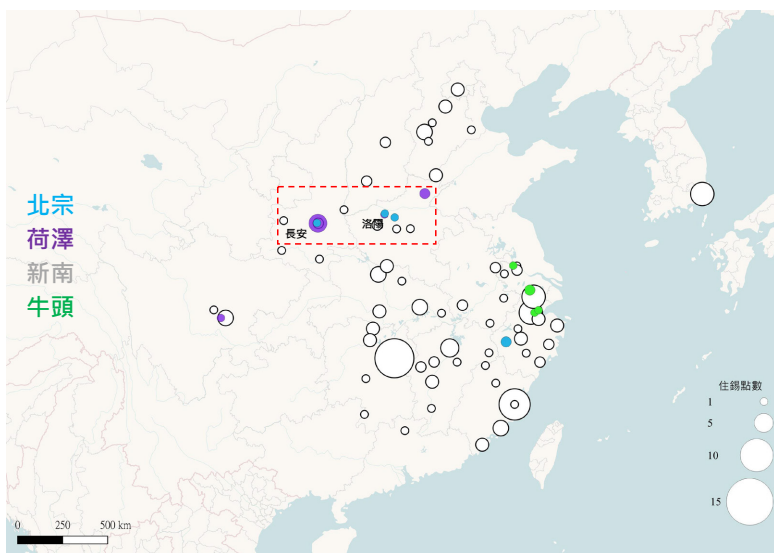


圖 7：851-880 年間禪宗諸系的地域分布

統計顯示，本期新南宗雖然聲勢猶盛，然重心已整個朝秦嶺淮河沿線以南——特別是長江以南——偏倚，反觀以北地區則出現總體性消退。⁶⁸ 至於此外三系，雖仍大抵按照固有的中心區分布，但基本上都已命懸一線。

事實上，在現存資料裡，擁有最晚卒年的牛頭僧人與北宗僧人，均逝世於本期。就牛頭言，目前留下最晚卒年者是師承第七代宗師龍牙圓暢的嘉禾藏廩（798-879），他主要活動於難後的兩浙，終於蘇州永安院，《宋高僧傳》載其有弟子若干，卻無一留名，大約可視為牛頭法脈下限（贊寧 280-281）。北宗的最晚卒年，則由前面談到在 830 年代決定住錫衡山的日照所留下，他一直活至咸通 3 年（862）

⁶⁸ 參照附錄，可知僅剩臨濟義玄、趙州從諗所在的河北尚稱榮興。

稍前才圓寂，享壽一百又八歲，雖然活動時間很久，卻無弟子傳世（贊寧 274-275）；另外較日照稍前一點過世的，還有比丘尼廣惠（803-859），雖說其塔銘未清楚交代師承，然從內文「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神秀），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印傳示，為最上乘」等語看來，她應為北宗法嗣無疑。廣惠在京城擁有相當名望，又通律學，遂被舉為唐安寺外臨壇大德——再次體現北宗步向禪律合一之傾向——似亦以律學名家，或因如此，儘管她培育出性通等弟子，然燈錄卻對其師徒隻字未提（周紹良 2368）。相較之下，荷澤的命脈似要較北宗、牛頭延續得稍長。前節提到在上一階段於故鄉滑州追從智圓、具戒後南遊的圓紹，即是目前所知錄有最晚卒年的荷澤禪僧。圓紹約在 850 年代返回北方，並在 856 年於汴州水南寺掛錫時，獲得正好刺汴的好禪士人裴休（791-864）邀請，⁶⁹ 住持州中寺院；在圓紹領導下，其駐地在短時間內成長為「擁納之流，數盈二百」的巨院，據傳「參學之眾擁從且繁」，儼然為河南一帶的新興禪學中心。至圓紹在乾寧 2 年（895）逝世，他已培養出僧尼弟子 500 餘人（贊寧 301-302）。另根據《宋高僧傳·智暉》，宗密弟子圭峰溫在 880 至 890 年代的秦地仍有傳法活動，推斷他應也和圓紹一樣在本期出世傳法，直至 9 世紀末方圓寂。⁷⁰

⁶⁹ 裴休是中晚唐好禪士人代表，先受荷澤系大師宗密啟發，後到南方任職時又先後與新南宗第三代表人物潯山靈祐（771-853）、黃檗希運緊密過從（吉川忠夫 1992，240-251）。

⁷⁰ 傳文稱生於咸秦的智暉（873-956）在二十歲具戒前，曾追隨圭峰溫習禪，回推時間當在 880 年代尾或 890 年代初，地點可能就在長安圭峰，見贊寧 697。附帶一提，據《景德傳燈錄》，智暉後南下追隨新南宗第五代宗師白本水仁（天復中卒，洞山良价弟子），因此沒能成為荷澤嗣法。（CBETA 2025.R1, T51, no. 2076, p. 366c12）

可惜的是，這兩位荷澤禪師均沒留下任何見錄法嗣，以致文獻所見的荷澤傳承就在唐末五代之際中絕。

總之，無論是北宗、牛頭，抑或荷澤，至本期均只剩下寥寥可數的禪僧見錄，即便間有像圓紹那般魅力型宗師，然在漸趨動盪的晚唐五代，仍不足保障法脈之賡續，這大概是三系均在唐末五代初先後絕跡之因。反觀於大南方區獨自昌盛的新南宗，不僅成為晚唐禪宗的主要推動力量，還因遍地開花有效降低了亂世中的傳法風險。在此消彼長的發展下，唐末禪林自也就益發朝向新南宗壟斷的終局邁進。就此說來，新南宗真正自確立其獨大優勢的時段，恐非過去許多學者認為的 9 世紀初，而是遲至 9 世紀後期，特別是 851 至 880 年間。倘若以上評估無誤，那麼發生在此時段稍前的會昌法難，極可能就是導致新南宗一支獨秀的關鍵。那麼，我們接著應該追問，何以同樣受到法難打擊，禪宗諸系卻只有新南宗得在難後迅速恢復能量，從而開始壟斷禪林傳承呢？這顯然是個複雜的問題，不過筆者在此想要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亦即：這很可能與各個禪系在法難時的經營策略與所處位置息息相關。

就活躍於 8 世紀中葉至 9 世紀初的主要禪系看來，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從官許寺院發跡⁷¹——無論是以嵩山諸寺做為據點的北宗、立足於江南山寺的牛頭，抑或逕以淨眾、保唐二寺為名的淨眾宗與保唐宗——而後再沿著合法寺院體系逐

⁷¹ 本文所謂的「官許寺院」，係指獲得朝廷「賜名給額」的有額寺院。在唐代，惟有此類寺院才算嚴格意義上的合法寺院，此外的無額寺院屬私建，不能直接以寺院名之，而須稱為蘭若、招提、佛堂等。有額寺院數量有一定限制，是唐政府試圖控制佛教勢力的一種方式，相應的，政府也會給予此類寺院較多的政治與法律保障（張弓 232-234；周奇 127-137）。

步擴張教勢、賡續發展。換言之，他們基本都已脫離四、五祖時代的山林佛教色彩，轉為體制內存在。較為不同的或許要屬荷澤宗，據葛兆光研究，荷澤神會弟子約可分為三群，一是走山林靜修路線者，二為四處遊方掛單者，三則係應邀入寺、開壇傳法者（葛兆光 1994，70-71；2008，286-287），反映其與體制的關係不若前述諸系強，甚至帶有相當的山林色彩。不過就實際推動荷澤教勢的僧人言，他們多半屬於打進體制一類，比如在安史亂後積極耕耘兩京的慧堅，⁷²及在 9 世紀初入京發展的宗密，惟他們似不曾贏得相對穩固的體制內據點，遂使荷澤在多頭發展之餘，仍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山林色彩，而這也對荷澤系的整體經營帶來相當程度的挑戰。

大抵說來，山林禪修團體在長期發展上確實存在一些內在局限。由山林禪僧開闢的山林據點，本就是為了滿足個人修行而創，較無長期經營考量，反多帶有較強的臨時性；即便部分據點因為日眾的追隨者及豐厚的供養而規模漸增，然此拉力多半仰賴創居禪僧的個人光環，常有及身而止的情形，況且據點的擴張總是伴隨著獨處靜修精神的犧牲，因此往往盛極而衰，不易延續。至於高度規制化的寺院，亦不利此類禪系發展。雖說山林禪僧可或主動、或被動的進駐寺院，但從寺院角度看，他們始終屬於「客居」者，就算通過非凡魅力讓個別寺院躍升為禪學重鎮，他們終只是寺中一員，既需與擁有不同背景和專業的僧人（不論是法師、律師，或其他系統的禪師）共處，也得接受寺院僧綱乃至國家

⁷² 比方說，對荷澤宗在 8 世紀後半的兩京傳布擁有巨大貢獻的慧堅，即在神會過世的 758 年「去山居，遊洛下」，而獲時任河南尹的虢王李巨尊崇（冉雲華 1994，98-118）。

力量的管理，而無法像那些自始便與寺院體制緊密結合的禪系一般，得以直接將寺院打造成法嗣養成所。正由於缺乏相對穩固的據點，此類禪系的承傳格外需要新世代法嗣的各自努力，反映在分布上的，即是以無中心的方式朝不同區域發散，而其缺點是：容易隨著開枝散葉而力散勢分。帶有較濃山林色彩的荷澤系所以在 9 世紀以降的漸衰，極可能就是此結構性缺陷導致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新南宗的經營路線和葛兆光歸納的荷澤宗頗為相似，亦可說是以山林為本、兼顧寺院的彈性作法。這明顯體現在馬祖道一身上，他先後在閩北、贛中南的深山中自闢禪居、傳授禪法，不過一旦獲得洪州官長邀請，他也沒有固守山林路線，而是隨順自然地進入官許寺院體系中傳法。或許因為馬祖道一的示範作用，其法嗣也雙管齊下，既有嘗試打入體制者，亦有力持山林本色者。有意思的是，當前研究似乎更強調前一大群的貢獻，尤其是在 9 世紀初接連於京城綻放異彩的大義、懷暉、惟寬諸人，甚至主張他們的活動成功為新南宗爭得「正宗血脈」（葛兆光 2008，357-359）；但就如前文所言，大義、懷暉、惟寬固然讓新南宗在京城輝煌一時，然他們卻沒有在京城留下有力的接班人，以致新南宗的京城聲勢很快就在 820 年代趨於消沉。因此他們對新南宗發展的貢獻，很可能是有時效性的。

應該注意的是，當大義、懷暉、惟寬等人在京城大放異彩時，他們仍有許多同門繼續留在以贛、湘為首的大南方區，固守著既有的山林路線。比如前面談到在〈四證堂碑銘〉中名列最末的西堂智藏，就是被赴洪的道一特「付授納袈裟」委託撫州龔公山道場的繼承人（贊寧 223）；另如在道一過世後，於其塔旁守喪數年的懷海（720-814），也在稍後於百丈山獲得檀越的襄助，創建一座山林道場——後世

被歸於其名下的〈百丈清規〉，據傳就是為了維持此體制外道場的運作所設。而到第三代，孕育出最多法嗣的靈祐（771-853）瀉山道場（位在湖南潭州）及希運（?-850）黃檗山道場（位在江西洪州），亦都帶有濃厚的山林性格。⁷³顯然，從法嗣養成的角度看來，新南宗的山林道場或許才是使其保有龐大傳承能量的基石。

談到這裡，或有讀者好奇，何以與荷澤路線近似的新南宗，沒有遇到類似的營運瓶頸？原因自屬多重，不過純就初起階段言，我們有理由認為，新南宗僧人發展出了獨特的經營機制，使其得以強化山林路線體質，從而為長期存續奠定良好基礎。具體地說，有兩項機制特別值得留意，其一為長期據點之創建，其二是據點間的密切聯繫。

就第一點言，新南宗顯然從第一代開始就有意識地尋找道場繼承人，以求延長營運時限。道一轉往洪州時，命高足西堂智藏迴住撫州龔公山道場，已肇其端；第二代明確採行此法者則有百丈懷海與丹霞天然（739-824），前者將百丈山道場傳予被稱作「第二百丈」的弟子百丈惟政，後者則將丹霞山道場傳予《景德傳燈錄》載為「第二世住」的弟子丹霞義安。⁷⁴從「世代」概念被帶入繼承住持之稱一事看來，

⁷³ 靈祐初入瀉山時，具傳其地「竄無人煙，比為獸窟」，待徒眾稍多後才一同「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成為一禪修道場，見董誥等 8646。希運道場位在「黃檗山鷲峯下」，顯然也是座山林道場，見《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CBETA 2024.R1, T48, no. 2012A, p. 379b26-27。

⁷⁴ 分見靜、筠二禪師 639；《景德傳燈錄》，CBETA 2025.R1, T51, no. 2076, p. 313c22。要說明的是，惟政是《景德傳燈錄》的稱法，據宋僧惠洪的考證可知，此人即是《祖堂集》中被稱為「第二百丈」的「涅槃和尚」，見《林間錄》，CBETA 2024.R1, X87, no. 1624, p. 273b16-17。

道場傳人亦恪守其法，從而形成以禪居為中心的代代承傳機制。⁷⁵ 百丈與丹霞二道場之例也提醒我們，師徒法名若咸繫以相同住地，或即味道場之相承，若以此法進行檢視，將可得到更多例證。⁷⁶

除了設法延長山林據點壽命外，不少新南宗第二代還繼承道一、希遷兩位祖師的往來模式，在分頭發展之餘，維持著密切交流，讓新南宗得在急遽擴張的同時，保有其內在連帶感，不至於因為各立門戶漸趨疏遠。如南泉普願離開洪州後，旋赴潭州尋訪早先被邀至東寺的如會；其後，南泉又赴池州與另位師兄弟寶雲面會（靜、筠二禪師 679、647）。同樣地，在普願住錫於南泉山後，亦有同門前來與其敘舊。⁷⁷ 不過，相較於親身造訪，他們可能更常通過門人代為傳信、交流，如百丈懷海「要一人傳語」西堂智藏，又要另一僧「去章敬（懷暉）和尚處」，並乘其上堂說法時，「收他一隻履，以袖拂上塵，倒頭覆下」，觀其反應（靜、筠二禪師 637、638）；藥山惟儼（746-829）、歸宗智常則曾分別詢問來自百丈山與南泉山道場的僧人在兩處的修習狀況與體驗（靜、筠二禪師 711）。也因如此，不少新南宗第二代頗為熟稔彼此的住錫處所與教學方式，常引介向其問學的衲子至同門處精進：普願就曾推薦一位僧人往參寶雲；住

⁷⁵ 關於禪宗寺院住持的世代意識，見鈴木俊雄 394-414。惟鈴木氏推測，寺院世系可能萌生自晚唐的洞山系，賈晉華則認為中唐的百丈道場可能已用「第二百丈」稱呼第二任主事惟政（賈晉華 2013，214）。

⁷⁶ 賈晉華即採此法推定禪寺之傳承，並主張藥山惟儼的道場係由其徒藥山夔繼承，大梅法常的道場則曾交付予百丈懷海的弟子大梅彼岸主持（賈晉華 2013，211-214）。

⁷⁷ 《祖堂集》載有普願特為同門歸宗智常備齋飯的片段（靜、筠二禪師 296）。

錫於婺州五洩山的靈默則要追隨其數載的洞山良价「問取南泉（普願）去」（靜、筠二禪師 648、295-296）。在此情況下，新南宗網絡遂呈顯出罕見於其他禪系的多中心結構。

最能體現此多中心特點的，是建基於新南宗網絡上的「行腳」文化。「行腳」即遊方求學之意，或為俗稱，因此編成於宋初《釋氏要覽》云「未見其典」（釋道誠 472），然從傳世文獻看來，此語高度集中在禪宗語錄內，當與禪宗關係密切。⁷⁸《祖堂集》中即可看到諸多「行腳」用例，而其具體落實，就是在諸禪師間輾轉、修業。儘管現有研究指出《祖堂集》中摻有不少後世編造成分，但在相對可靠的其他文獻中，亦可發現新南宗第三代行腳諸方，或聞名往赴之例，如《宋高僧傳》載有曇晟與圓智分別自百丈山轉往藥山，而受惟儼「舉發」、「示其心決」之事（贊寧 257、259）；大顛法嗣三平義忠（782-872）亦先輾轉求教於時居懷州百巖山的懷暉、江西的智藏、懷海、慧藏等人，後才轉至潮州從學大顛（姚鉉 卷 64，7）。更重要的是，此類移動不僅存在於地方的山林禪居，還可見到自京城轉至地方之例，如隨著被詔入長安的叔父惟寬進京的文質（778-861），就沒有在長安久住，反倒南下向道一弟子永泰靈彖、懷海弟子契真參學（贊寧 685-686）；⁷⁹「薄遊京闕」

⁷⁸ 通過「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唐五代時期文獻即可清楚看到此分布。或因如此，南宋編成的禪宗辭書《祖庭事苑》特別收有「行腳」一辭，其解釋為：「行腳者，謂遠離鄉曲，腳行天下，脫情捐累，尋訪師友，求法證悟也。所以學無常師，徧歷為尚。」見《祖庭事苑》，CBETA 2024.R1, X64, no. 1261, p. 432c19-20。

⁷⁹ 附帶一提，文質亦曾向神會弟子靈坦（大悲禪師）問學，這種不拘一家的遊學方式，和新南宗第二代如出一轍。

的希運則聽從一位對禪學動向頗有了解的老嫗之勸，南下洪州往尋百丈懷海，從而「開了心趣」（贊寧 528）。

這些例證在在反映，通過據點間的往來，新南宗業已構築出一個得以溝通中央與地方、寺院與山林的跨域網絡，且在此網絡中，地方或山林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甚至要高過中央或寺院。⁸⁰ 自網絡角度觀之，京城本就僅是其中的一個節點，經營得善固能使其成為一時重鎮，而當其趨於消沉，不過就是退居二線、甚或單點棄守，未必會對新南宗本身造成多重大的影響，因為在該節點外，尚存在著遍布各區、數以百計的體制外山林節點，只要其間仍能維持著一定程度的聯繫與交流，當新的秀異人士出現時，便能鼓動活動於網絡中的有志之士雲合輻輳，從而構成新的禪學中心。此種在伸縮自如、深具彈性的網絡，乃既有禪宗諸系所未見，對於新南宗之傳衍顯具有莫大助益——筆者甚至認為，這很可能正是新南宗所以得在會昌難後一支獨興的理由。

現有文獻顯示，會昌法難的打擊極為全面且徹底，除了自治程度較高的河北藩鎮區域影響稍微外，唐帝國境內的寺院幾乎全遭強制拆除——先針對處在體制外的各山林蘭若，緊接著則是體制內的核可寺院——身處其間的僧尼自然也流離失所，⁸¹ 上焉者躲入深山或信眾家，暗自維持出家形貌，

⁸⁰ 在承繼龔公山道場的西堂智藏塔碑銘中，有段文字頗能體現新南宗網絡的結構特點，其云：「上都興善寺禪老曰惟寬，敕諡大徹，亦大寂之門弟子也。與師名相差。惟寬宗於北，師宗於南，又若能與秀分於昔者矣。」此文將住錫在南方山林的智藏，與住錫於京城大寺的惟寬，並列為道一最具代表性的兩名弟子，顯見新南宗後人對兩種路線皆給予肯認。見唐技〈龔公山西堂敕諡大覺禪師重建大寶光塔碑銘〉（陳尚君 952）。

⁸¹ 關於會昌法難的扼要概括，見 Weinstein 114-136；藤善真澄 232-237。

下焉者就此還俗。所幸，就在毀佛行動達到最高潮後不久，武宗便因服食丹藥過度在 846 年駕崩；繼任的宣宗（846-860 在位）一反武宗所為，大力推動復佛政策，是以及至大中 5 年（851），佛寺數量與僧尼規模幾已恢復難前舊觀。⁸²不過對禪宗諸系而言，他們顯然沒有全數受益於宣宗朝的復佛政策，事實上，從本節的統計數字看來，似乎除了新南宗以外，其他宗系都沒能從法難中的衝擊恢復，而就此沉淪。

理由或許在於，除新南宗外，其他禪系都在發展過程中與官方體制綁得太緊——北宗、牛頭自不用說，至於荷澤在難前最活躍者也是立足於京城大寺的神照、宗密教團——以致在法難高峰期間，他們基本處在無所遁逃的環境，勢必得蒙受最為直接的衝擊；另一方面，處在官方寺院中的禪系，本就沒辦法真正壟斷寺院的控制權，⁸³是以法難過後，元氣大傷的他們大概還得想方設法地與其他佛教勢力競奪體制內資源，且只要稍有差池，就很容易不復舊觀。⁸⁴與此相對的，以山林道場做為主體的新南宗，在法難間本就具有較多閃躲彈性，且即便道場真遭到拆除，只要信眾基礎仍在，即可迅速在難後重建起專屬於他們的新山林道場；一旦重興到一定數量，新南宗所固有彈性據點網絡當然就得以重新復甦，

⁸² 深受韓愈影響的晚唐文士孫樵在此年上言復佛之弊，聲稱宣宗「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見司馬光 8047。

⁸³ 唐代官方寺院中的管理僧職任免，基本上均須經由官方核可（林韻柔 189-192）。

⁸⁴ 此因許多官許寺院在會昌難後係由奉佛地方官員推動重建，而在過程中，主導官員對寺院成員及規制均能擁有相當的發言權（游自勇、馮璇 63-82）。亦有委託僧人主事之例，比如江州東林寺，就是由「舊僧正」僧言「擇其徒」二十九名組成重建團隊，推斷建成後的寺僧大概也多來自該集團，未必能恢復舊觀，見董誥等 7852-7854。

再次帶動叢林發展。最具代表性之例，就是前面說到堪稱為新南宗第三代代表道場的滄山，此地依法難期間一度遭「毀寺逐僧」，卻得在難後旋以山林道場之姿再起（董誥等 8646），重領叢林風騷，以致晚唐時人有言「咸通之初（860）禪宗興盛，風起於大滄也」（贊寧 308）。至此，唐代禪宗的發展就開始朝著新南宗的獨大邁進，從而為初期禪宗長達百餘年的諸系分立狀態畫下句點。

八、結語

本論盡可能將 700 至 880 年間所見的禪宗諸系資料做了全面性徵集與歷時性排比，並通過禪僧規模、名僧數量、地域分布等不同指標，評估諸系間的聲勢消長，試圖指出，其間圖像可能要比當前學界認知的更複雜。主要商榷有三：首先，荷澤系在 796 年獲得唐廷楷定一事，其作用與意義可能不若過往學者估計得高。因為現有材料反映，此外禪系依舊擁有其認定的傳承譜系——如北宗仍續尊其領袖為十祖、新南宗則在 9 世紀初大力宣揚「懷讓一道一」法脈——顯然，禪林並沒有因為此楷定之舉便定於一尊，反倒在此刺激下，進入各家齊放的階段。基於此認識，我們自也不當將此事與新南宗之崛起繫連在一起，將之理解成南宗禪的逐步擴張，因為站在歷史現場看，此二事更近於平行發展，並沒有太直接的因果關係。

其次，新南宗在憲宗朝的大放異彩，固對其名揚釋界有著直接影響，但仍不能由此斷定其必將壟斷禪林，進而獲得「最終勝利」。因為在備受京城社會崇敬的懷暉與惟寬過世後，諸多習禪衲子很快就轉往其他禪系宗師門下從學；不僅如此，在接下來的穆、敬、文、武朝，也都看不到有哪位新南宗人物曾受皇帝召見，反倒是見錄禪僧與駐點數目均遠落

後新南宗的北宗與荷澤，各在文宗朝出了一位被徵召入內、探問佛法的高僧——前者為恆政，後者為宗密。這多少暗示著，若僅把目光集中在憲宗過世至會昌毀法間的京城，我們未必能斷言新南宗確實延續了其在 9 世紀初的成功，也自然不足以推論其時在兩京尚具一定勢力的荷澤、北宗，必然要被新南宗捲起的洪流淹沒。

最後，從現有材料看來，新南宗獨大態勢趨於明朗的分水嶺，似乎是在第三、四代大抵完成交替的 850 年，就這個時間點可以推斷，會昌法難極可能才是奠定此走向的真正關鍵。至於其理由，筆者以為當與諸系在法難發生時的所處位置有關。就北宗、牛頭二系言，他們自發展之初即以官方核可的寺院做為發展據點，帶有明顯的體制色彩；荷澤則隨個別禪師所好，任其向體制內外的寺院或山林發展，然至會昌難前，發展較好者多為奉行體制路線的神照、宗密，已和北宗、牛頭無大差別；反觀新南宗，儘管從未排拒過寺院路線，然一直都有高比例者遁居在深山林野、自闢禪居。此所處上的區別，相當程度決定了各自的受災情況：在法難當下，遁居山林者勢必要較身處寺院者擁有更大的迴還空間，在難後則可更快速有效地重起爐灶、恢復發展。這相當程度地解釋了何以體制內諸系均在難後一蹶不振，游離其間的新南宗反倒能獨步禪林。

以上商榷顯示，自荷澤獲得朝廷楷定的 796 年，至武宗逐步緊縮佛教管理政策的會昌年間（841-845），仍不能輕易斷言哪支禪系業已取得主導地位。雖就材料看來，新南宗在此期間似乎占有壓倒性領先，不過我們實難排除隱藏其間的倖存者偏差，更不要說在此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其在兩京所在的中原地區，甚至還有稍稍落後北宗、荷澤的跡象。假若沒有會昌法難的爆發，北宗、荷澤實不無可能產出傑出後

進，重新迎來發展上的榮景；反過來說，新南宗也未必就能順利自諸系中脫穎而出。如此說來，新南宗、甚至說南宗禪的「最終勝利」，似乎就不若前賢設想得那麼理所當然，反倒更像是世緣合和下的偶然結果。

附錄：唐代中後期諸系禪師資訊

凡例：

1. 本附錄按正文的六階段排序，並提供各階段的數據統計來源。
具體的說，第一階段所列名單為正文表 A、B 的統計來源，第二階段名單則為正文表 C、D 統計來源，以下依此類推。
2. 部分活躍時間橫跨兩個不同時段的禪師將會重複計算，情況為：確知生卒年且在下一時段活動超過五年者：這是因為考慮到有些禪師跨至下一時段不久就離世，為了避免高估，權以五年者做為基準。重複記入者會在下一時段的法名欄位標註「*」號，以和在當期方出世者做區別。
3. 不詳生卒年者原則上按照世代對應假定排入，特殊情況會在後表備註中標出。
4. 個別僧人欄呈現灰底，即被正文歸入「知名僧人」大類者，主要選取標準有：①曾受皇帝徵召，②《宋高僧傳》中有傳，③示寂不久就有自己的塔銘傳世（表格中以粗體表示）。另有小部分特殊情況會在後表備註中標出。
5. 最上列欄位中的「景」、「宋」、「祖」三欄，分別代表《景德傳燈錄》、《宋高僧傳》、《祖堂集》，欄中的數字則代表該列禪師在該書中的所在卷次。其中部分《宋高僧傳》的欄位卷數後有「-」號，表示該列禪師在《宋高僧傳》中是以「附傳」的形式被記錄下來。
6. 「其他文獻或備註」欄位中有若干常引文獻採簡寫形式，其後之數字為卷號，於此列出全名和出版項：
文粹：《唐文粹》，〔宋〕姚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全唐：《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唐拾：《唐文拾遺》，〔清〕陸心源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續拾：《唐文續拾》，〔清〕陸心源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彙編：《唐代墓誌彙編》，周紹良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2年。

補編、再補、又再補：《全唐文補編》（三冊），陳尚君輯校，
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第一階段（701-73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神秀	606?-706	北1	弘忍	荆—玉泉寺、洛陽（701左右受詔）	4	8	全唐 231 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2	慧安	582-709	北1	弘忍	嵩山	4	18	按：不少學者認為全唐 396 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即慧安碑銘，但是文所載法名與俗姓均與傳世資料不同，暫不取
3	玄曠		北1	弘忍	安—壽山、洛陽（708受詔）	4		名見楞伽師資記
4	巨方	674-727	北2	神秀	潞—上黨寒嶺、鄆—安國院、五臺山	4	8	
5	智封	玄宗朝	北2	神秀	蒲—安峰山 / 安國院	4	8	
6	降魔藏	玄宗朝	北2	神秀	兗—東嶽	4	8	
7	辭朗	玄宗朝	北2	神秀	壽—紫金山	4	20	
8	普寂	651-739	北2	神秀	長安—興唐寺	4	9	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
9	香育	玄宗朝	北2	神秀	郢—富水大佛山	4	8	
10	義福	658-736	北2	神秀	長安—藍田感化寺 / 慈恩寺、洛—福先寺	4	9	全唐 280 大智禪師碑銘、唐拾 19 大唐故大智禪師塔銘
11	忽雷澄		北2	神秀	？	4		
12	日禪師		北2	神秀	洛陽	4		
13	遍淨		北2	神秀	并—太原	4		
14	杜禪師		北2	神秀	豫—汝南	4		
15	敬禪師		北2	神秀	嵩山	4		
16	小福		北2	神秀	長安	4		
17	觀禪師		北2	神秀	晉—霍山	4		
18	惠福		北2	神秀	長安—藍田玉山			名見楞伽師資記
19	思恆	651-726	北2	神秀	長安—大薦福寺			全唐 396 思恆律師誌銘
20	景賢	660-723	北2	神秀	嵩山			全唐 362 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21	大福		北2	神秀	長安—藍田			續拾 3 空寂寺故大福和上碑
22	侯莫陳琰	660-714	北2	神秀	洛陽			
23	仁儉 (騰騰)	不詳	北2	慧安	洛—福先寺	4		

24	破竈墮	8世紀初	北2	慧安	嵩山	4	19	
25	嵩嶽元珪	644-716	北2	慧安	嵩山－閑居寺/ 龐塢	4	19	
26	坦然		北2	慧安	鎮－常山	4		
27	圓寂		北2	慧安	相－天平山/ 鄴都	4	10	宋 19 重出
28	道亮		北2	慧安	越－雲門寺、長安	4	8	
29	義琬	673-731	北2	慧安	洛－香山			全唐 997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
30	智力		北2	慧安	恆－北嶽			名見補編 58 唐北嶽慧矩寺故禪師神道影堂紀德碑
31	神斐		北2	玄曠	常－義興	4		
32	暢禪師		北2	玄曠	湖州	4		
33	淨覺	683-750	北2	玄曠	長安－大安國寺			全唐 327 故大德淨覺師塔銘

B. 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慧能	638-713	南1	弘忍	韶－曹溪寶林寺	5	8	
2	堀多		南2	慧能	？	5		
3	法海		南2	慧能	韶州	5		
4	志誠		南2	慧能	吉州？	5		曾向神秀問學
5	曉了		南2	慧能	？－匾檐山	5		全唐 913 曉了禪師塔碑（追造，不計入知名僧人）
6	智隍		南2	慧能	河北	5		
7	法達		南2	慧能	洪州？	5		
8	智通		南2	慧能		5		
9	志徹		南2	慧能		5		
10	智常		南2	慧能		5		
11	志道		南2	慧能		5		
12	印宗	627-713	南2	慧能	廣－法性寺、 越－會稽山妙喜寺	5	4	
13	青原行思	671-741	南2	慧能	吉－青原山	5		
14	南嶽懷讓	677-744	南2	慧能	衡－衡山觀音臺	5	9	
15	永嘉玄覺	665-713	南2	慧能	溫－龍興寺	5	8	
16	本淨	667-761	南2	慧能	衡－南嶽司空山 〔、京－白蓮華亭（天寶中）〕	5	8	名見寶林傳

17	玄策 (智策)		南 2	慧能	婺州	5		或即宋 8「東陽策禪師」
18	令韜 (行韜)	671-759	南 2	慧能	韶—曹溪	5		曹溪大師別傳
19	南陽慧忠	?-775	南 2	慧能	鄧—南陽黨子谷 /龍興寺(開元 中)、〔長安— 千福寺(762 受 詔) / 光宅寺〕	5	9	
20	荷澤神會	684-758	南 2	慧能	鄧—南陽龍興寺 (720)〔、洛— 荷澤寺(745)、 荆—開元寺〕	5	8	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 門寶應寺龍首腹建身塔 銘并序
21	祇陀		南 2	慧能	韶州	5		
22	淨安		南 2	慧能	撫州	5		
23	尋禪師		南 2	慧能	嵩山	5		
24	定真		南 2	慧能	羅浮山	5		
25	堅固		南 2	慧能	南嶽	5		宋 9「初嶽中有固、瓚、 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
26	道進		南 2	慧能	衡—南嶽制空山	5		住錫地據全唐 721 太白禪 師塔銘
27	善快		南 2	慧能	韶·下回田	5		
28	緣素		南 2	慧能	韶?·韶山	5		
29	宗一		南 2	慧能	?	5		
30	善現		南 2	慧能	越—會稽秦望山	5		
31	梵行		南 2	慧能	衡—南嶽	5		
32	自在		南 2	慧能	并州	5		
33	咸空		南 2	慧能	長安	5		
34	泰祥		南 2	慧能	廣?—峽山	5		
35	法淨		南 2	慧能	光州	5		
36	辯才		南 2	慧能	五臺山	5		
37	吳頭陀		南 2	慧能	廣州	5		
38	道英		南 2	慧能	?	5		
39	智本		南 2	慧能	?	5		
40	清苑法真		南 2	慧能	廣州	5		
41	玄楷		南 2	慧能	?	5		
42	曇瓘		南 2	慧能	韶州	5		
43	孫菩薩		南 2	慧能	常—義興	5		
44	瓚禪師		南 2	慧能	南嶽			宋 9「初嶽中有固、瓚、 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
45	淨藏	675-746	南 2	慧能	洪—大雄山玉像 蘭若、嵩山			全唐 997 淨藏禪師身塔銘
46	明和尚		南 2	慧能	涿—范陽道次山			名見歷代法寶記

C. 蜀地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資州處寂	648-734	禪 7	智詵 (702 歿)	資州	4	20	

D. 弘忍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正壽禪師		禪 7	隋州神髓	?	4		
2	崇寂		禪 7	蒙山道明	洪州	4		
3	瓊禪師		禪 7	蒙山道明	江西	4		
4	神貞		禪 7	蒙山道明	撫州	4		

E.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智威	653-729	牛 5		潤-延祚寺 / 天保寺		8	
2	鶴林玄素	668-752	牛 6	智威	潤-長壽寺 / 牛頭山幽棲寺 / 京口鶴林寺	4	9	全唐 320 故徑山大師碑銘

第二階段（731-76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普寂*	651-739	北2	神秀	長安—興唐寺	4	9	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
2	義福*	658-736	北2	神秀	長安—藍田感化寺 / 慈恩寺、洛—福先寺	4	9	全唐 280 大智禪師碑銘、唐拾 19 大唐故大智禪師塔銘
3	淨覺*	683-750	北2	玄曠	長安—大安國寺			全唐 327 故大德淨覺師塔銘
4	玄宗	682-767	北3	荊州辭朗	壽州紫金山	4	20	
5	大梅常		北3	荊州辭朗	明—大梅山	4		
6	埽界慎微		北3	荊州辭朗	?	4		
7	廣福慧空	696-774	北3	普寂	華—三峰、京—廣福寺（代宗）	4	9	
8	常越		北3	普寂	嵩—嵩山	4		
9	思禪師	701-784	北3	普寂	襄—夾石山	4	10	
10	明瓚	肅宗	北3	普寂	衡—南岳寺	4	19	
11	真禪師		北3	普寂	洛—敬愛寺	4		
12	守賢		北3	普寂	兗州	4		
13	石藏	德宗	北3	普寂	定—大像山定真院	4	10	
14	幹禪師		北3	普寂	洛—同德寺	4		
15	真亮		北3	普寂	蘇州	4		
16	道璿	702-760	北3	普寂	日本（736-）	4		宇井伯壽認為當即赴日之道璿，見 307-308
17	真亮	701-788	北3	普寂	洛—龍門山 / 廣愛寺	4	10	
18	恆月 （亘月）	702-780	北3	普寂	澤—望胡山翠微院	4	10	宋傳載潭州，燈史均做澤州，考慮到其生於上黨，澤州似更可能
19	曇真	?-791	北3	普寂	亳—安國院	4	10	全唐 370 大證禪師碑
20	澄禪師		北3	普寂	京—章敬寺	4		
21	同光	700-770	北3	普寂	嵩—嵩山少林寺			彙編 1775-6 同光禪師塔銘并序
22	法玩	715-790	北3	普寂	洛—大敬愛寺、嵩—嵩山			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并序
23	廣德		北3	普寂	洛—大敬愛寺			名見全唐 370 大證禪師碑
24	法雲	?-766	北3	普寂	潤—丹徒天鄉寺			全唐 320 大德雲禪師碑

25	宏正 (弘政)		北 3	普寂	洛 - 聖善寺		全唐 320 故左溪大師碑、390 鏡智禪師碑銘、歷代法寶記。按：故左溪大師碑稱其為北宗第八代傳人，在當時定有相當知名度，故亦列入「知名僧人」之屬
26	慧遠		北 3	普寂？	嵩 - 嵩岳寺（寺主）		名見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
27	崇泰		北 3	普寂？	嵩 - 嵩岳寺（上座）		名見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附、263 嵩岳寺碑附
28	曇慶		北 3	普寂？	嵩 - 嵩岳寺（都維那）		名見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附、263 嵩岳寺碑附
29	慧光		北 3	普寂	？		名見佛說禪門經序
30	法律	699-770	北 3	普寂	京 - 花嚴寺、秦 - 靈鷲山、京 - 寶台寺 / 荷恩寺		彙編 1773-4 法律禪師墓誌銘、1956-7 法律禪師塔銘并序
31	承威	?-770	北 3	普寂	洛 - 敬愛寺 / 河陰護國寺		全唐 687 護國寺威師碣
32	堅意		北 3	普寂？	嵩 - 嵩岳寺		名見全唐 263 嵩岳寺碑
33	鶴林絢		北 3	普寂	潤 - 鶴林寺		名見全唐 320 大德雲禪師碑
34	守直 (真)	700-770	北 3	普寂	江？ - 大林寺、杭 - 靈隱寺（767）	14	皎然杼山集 8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
35	大雄猛		北 3	西京義福	？	4	
36	大震動		北 3	西京義福	京	4	
37	神斐		北 3	西京義福	？	4	和玄隴系的義興神斐不知是否同人
38	大悲光		北 3	西京義福	京	4	
39	大隱		北 3	西京義福	京	4	
40	定境		北 3	西京義福	？	4	
41	道播		北 3	西京義福	？	4	
42	玄證		北 3	西京義福	洛	4	
43	法凝	?-803	北 3	西京義福	洛 - 聖善寺		名見白居易八漸偈、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44	融禪師		北 3	西京義福	京 - 山北寺		名見全唐 7 故左溪大師碑
45	思睿	玄宗朝？	北 3	西京義福	并 - 太原崇福寺	24	

46	寂滿		北3	降魔藏	京	4	
47	定莊		北3	降魔藏	京	4	
48	慧隱		北3	降魔藏	衡—南嶽	4	
49	摩珂衍	792 後	北3	降魔藏	敦煌〔、吐蕃 (786-792)〕		名見頓悟大乘真理訣
50	深寂		北3	小福	京—藍田	4	
51	日沒雲		北3	小福	岐—太白山	4	
52	法超		北3	小福	婺?—東白山	4	
53	幽禪師		北3	霍山觀	湖—峴山	4	
54	智游		北3	義興神斐	京	4	
55	智深		北3	義興神斐	洛	4	
56	懷空	705-787	北3	神秀法嗣	安—安定山	4	29 景錄歸為神秀法嗣，當誤。字井伯壽歸為神秀法孫
—	惠空等 2人		北3	普寂	?		名見全唐 262 大照禪師塔銘。按：因不確定是否出世傳法，暫不列入統計，下同
—	志空		北3	普寂	?		名見全唐 718 神行禪師之碑并序
—	法宣等 4人		北3	景賢	?		名見全唐 362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B. 南宗系（不計荷澤、新南宗）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青原行思 *	671-741	南2	慧能	吉—青原山	5		
2	南嶽懷讓 *	677-744	南2	慧能	衡—衡山觀音臺	5	9	
3	本淨 *	667-761	南2	慧能	衡—南嶽司空山 〔、京—白蓮華亭（天寶中）〕	5	8	名見寶林傳
4	玄策 （智策）*		南2	慧能	婺州	5		或即宋 8「東陽策禪師」
5	令輶 （行輶）*	671-759	南2	慧能	韶—曹溪	5		名見曹溪大師別傳
6	南陽慧忠 *	?-775	南2	慧能	鄧—南陽黨子谷 / 龍興寺（開元中）、〔長安—千福寺（762受） / 光宅寺〕	5	9	
7	自在 *		南2	慧能	并州	5		歷代法寶記載其天寶間尚在
8	明和尚 *		南2	慧能	涿—范陽道次山			歷代法寶記載其天寶間尚在

9	淨藏*	675-746	南 2	慧能	洪一大雄山玉像 蘭若、嵩山			全唐 997 淨藏禪師身塔銘
10	靈運		南 3	定真	惠一羅浮山	13		
11	荊州玄覺		南 3	道進	荆	13		
12	善悟		南 3	善快	韶一下回田	13		
13	小道進		南 3	緣素	韶	13		
14	遊寂		南 3	緣素	韶	13		
15	道倩		南 3	祇陀	衡	13		
16	常浩		南 3	懷讓	衡一南嶽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17	智達		南 3	懷讓	?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18	坦然		南 3	懷讓	?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19	神照		南 3	懷讓	潮州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20	巖峻		南 3	懷讓	揚一大明寺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21	新羅本如		南 3	懷讓	?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22	玄晟		南 3	懷讓	?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23	法空		南 3	懷讓	?一東霧山	6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7

C. 荷澤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荷澤神會	684-758	荷 1	慧能	鄧一南陽龍興寺 (720)、洛一荷澤寺 (745)、荆一開元寺	5	8	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首腹建身塔銘并序

D. 新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馬祖道一	709-788	1	南嶽懷讓	建一建陽道場、 撫一石鞏道場、 虔一龔公山寶華寺	6	10	全唐 501 道一禪師塔銘
2	石頭希遷	701-791	1	青原行思	衡一衡山南寺	14	9	

E. 蜀地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無相 (金和尚)	684-762	蜀 3	資州處寂	益一淨眾寺	4	19	歷代法寶記淨眾宗之祖
2	馬禪師		蜀 3	資州處寂	益一長松山	4		
3	超禪師		蜀 3	資州處寂	?	4		
4	曉了禪師		蜀 3	資州處寂	梓州	4		

F.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與備註
1	玄挺	不詳	牛 6	智威	宣—安國寺	4		
2	鶴林玄素	668-752	牛 6	智威	潤—長壽寺 / 牛頭山幽棲寺 / 京口鶴林寺	4	9	全唐 320 故徑山大師碑銘
3	牛頭慧忠	683-769	牛 6	智威	潤—延祚寺（約 745） / 莊嚴寺（天寶初）	4	19	
4	天柱崇慧	?-779	牛 6	智威	舒·天柱山	4		
5	道欽 （法欽）	715-793	牛 7	玄素	杭—徑山（752 以前）	4	9	全唐 512 大覺禪師碑銘
6	法鑑（鏡）		牛 7	玄素	蘇—吳中（752 以前）			名見全唐 320 故徑山大師碑銘

第三階段（761-79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玄宗 *	682-767	北 3	荊州辭朗	壽州紫金山	4	20	
2	廣福慧空 *	696-774	北 3	普寂	華—三峰、京—廣福寺（代宗）	4	9	
3	思禪師 *	701-784	北 3	普寂	襄—夾石山	4	10	
4	石藏 *	德宗	北 3	普寂	定—大像山定真院	4	10	
5	道璿 *	702-760	北 3	普寂	日本（736-）	4		宇井伯壽認為當即赴日之道璿，見 307-308
6	真亮 *	701-788	北 3	普寂	洛—龍門山 / 廣愛寺	4	10	
7	恆月 * （亘月）	702-780	北 3	普寂	澤—望胡山翠微院	4	10	宋傳載潭州，燈史均做澤州，考慮到其生於上黨，澤州似更可能
8	曇真 *	?-791	北 3	普寂	亳—安國院	4	10	
9	澄禪師 *		北 3	普寂	京—章敬寺	4		
10	同光 *	700-770	北 3	普寂	嵩—嵩山少林寺			彙編 1775-6 同光禪師塔銘并序
11	法玩 *	715-790	北 3	普寂	洛—大敬愛寺、嵩—嵩山			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并序
12	法雲 *	?-766	北 3	普寂	潤—丹徒天鄉寺			全唐 320 大德雲禪師碑
13	宏正 （弘政） *		北 3	普寂	洛—聖善寺			名見全唐 320 故左溪大師碑、390 鏡智禪師碑銘（773 撰）。故左溪大師碑稱其為北宗第八代傳人，在當時定有相當知名度，故亦列入「知名僧人」之屬
14	法律 *	699-770	北 3	普寂	京—花嚴寺、秦—靈鷲山、京—寶台寺 / 荷恩寺			彙編 1773-4 法律禪師墓誌銘、1956-7 法律禪師塔銘并序
15	承威 *	?-770	北 3	普寂	洛—敬愛寺 / 河陰護國寺			全唐 687 護國寺威師碣

16	鶴林絢*		北 3	普寂	潤－鶴林寺			名見全唐 320 大德雲禪師碑
17	守直 (真)*	700-770	北 3	普寂	江？－大林寺、 杭－靈隱寺 (767)	14		皎然杼山集 8 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
18	法凝*	?-803	北 3	西京義福	洛－聖善寺			名見白居易八漸偈、智如和尚荼毗幢記
19	摩珂衍*	792 後	北 3	降魔藏	敦 煌、吐 蕃 (786-792)			名見頓悟大乘真理訣
20	懷空*	705-787	北 3	神秀某法嗣	安－安定山	4	29	景錄歸為神秀法嗣，當誤。宇井伯壽歸為神秀法孫
21	元崇	713-777	北 4	道璿 (d.760)	潤－金陵棲霞寺		17	
22	惟濟		北 4	同光 (d.770)	嵩－嵩山少林寺 (770)			名見彙編 1775-6 同光禪師塔銘
23	曇則		北 4	同光 (d.770)	嵩－嵩山少林寺 (770)			名見彙編 1775-6 同光禪師塔銘
24	明悟	?-805	北 4	法玩 (d.790)	嵩－少 林 寺 (790)			彙編 1946 唐嵩岳寺明悟禪師塔銘、亦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5	淨業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上座)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6	靈湊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寺主)			同上
27	智寰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都維那)			同上
28	智圓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專檢校修塔)			同上
29	道義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開法)			同上
30	明悟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開法)			同上
31	智詮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臨壇)			同上
32	義暉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 (臨壇)			同上
33	志堅		北 4	法玩 (d.790)	洛－大敬愛寺 (開法)			同上
34	圓暉		北 4	法玩 (d.790)	洛－大敬愛寺 (講律)			同上

35	靈珍		北 4	法玩 (d.790)	鄭一會善寺(臨壇)		同上
36	智深		北 4	法玩 (d.790)	嵩一嵩岳寺? (臨壇)		同上
37	靈銳		北 4	法玩 (d.790)	嵩一嵩岳寺? (都維那?)		同上
38	法液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上座)		同上
39	法俊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寺主)		同上
40	詮表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寺主)		同上
41	迥秀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都維那)		同上
42	尼明詮		北 4	法玩 (d.790)	?一修行寺(寺主)		同上
43	尼惠凝		北 4	法玩 (d.790)	?一寧剎寺(臨壇)		同上
44	契微	?-781	北 4	宏正	京一大安國寺		全唐 501 契微和尚塔銘并序
45	湛然		北 4	宏正?	舒一山谷寺(773)		名見全唐 390 隋故鏡智禪師碑銘
46	澄俊		北 4	宏正?	潤一禪眾寺(773)		同上
47	惠融		北 4	宏正?	嵩一嵩岳(773)		同上
48	開悟		北 4	宏正?	京?一勝業寺(773)		同上
49	體無		北 4	宏正?	洛		名見歷代法寶記。曾問學 774 年示寂的保唐無住
50	神行	704-779	北 4	志空	新羅一雞林		全唐 718 神行禪師之碑并序。要說明的是，神行雖亦擁有碑誌，但這主要是基於他返回新羅後的名聲，而本文旨在評估唐境內禪宗諸系之盛衰，因此暫不計入。又，這些外國法嗣返國後培養的當地法嗣也不列入附表統計

51	明演		北 4	老安系	洛?—香山?			名見彙編 1764-5 張禪師墓誌銘。義琬法孫
52	澄心	727-802	北 4?	普寂法嗣	衡—衡山 / 開元寺	4	29	景錄繫為普寂法嗣，然參宋傳可知當為普寂法孫
53	熙怡	726-796	北 5	常超 (d.763)	江—廬山東林寺			全唐 633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亦見全唐 316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54	澄沼	?-807?	北 5	?	嵩山、洛(大曆初)、嵩山?			張彥遠大辯禪師碑(已佚)、全唐 790 三祖大師碑陰記
—	大安行表	658-797	北 4	道璿 (d.760)	日本			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道璿赴日後培養的在地弟子，不列入統計
—	朗智等 3 人		北 4	靈著 (d.746)	?			宋 9 附
—	道真等 12 人		北 4	同光 (d.770)	?			彙編 1775-6 同光禪師塔銘附
—	明悟等 17 人		北 4	法玩 (d.790)				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附
—	俾華		北 4	法雲 (d.766)	?			名附全唐 320 大德雲禪師碑
—	如岳		北 4	承威 (d.770)	?			名附全唐 687 護國寺威師碣
—	如泉等 2 人		北 5	元崇 (d.777)	?			名附宋 17 元崇傳
—	寶藏		北 5	常超 (d.763)	?			名附全唐 316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	尼惠操		北 5	契微 (d.781)	?			名附全唐 501 契微和尚塔銘并序
—	遵範		北 5	神行 (d.779)	新羅			拾遺 44 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

B. 荷澤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福琳		荷 2	神會	黃—大石山	13	29-	
2	光寶 (光瑤)	716-807	荷 2	神會	沂—寶真院	13	10	

3	法如	723-811	荷 2	神會	磁—太行山馬頭峯	13	29-	
4	進平 (晉平)	699-779	荷 2	神會	唐—西隱山	13	29	
5	慧演	718-796	荷 2	神會	澧州	13	29	
6	河陽懷空		荷 2	神會	孟—河陽	13		
7	圓震	705-790	荷 2		鄧—烏牙山	13	20	
8	廣敷	695-785	荷 2	神會	袁—楊岐山	13	20	
9	行覺	708-799	荷 2	神會	荆—國昌寺	13	29	
10	神英	8世紀中	荷 2	神會	代—五臺山法華院	13	21	
11	無名	723-794	荷 2	神會	洛—同德寺、 代—五臺山佛光寺(790)	13	17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12	皓玉	784前	荷 2	神會	衡—南嶽	13	29-	
13	志滿	715-805	荷 2	神會	宣—靈湯泉蘭若	13	10	
14	朗禪師		荷 2	神會	涪州	13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15	靈坦 (雲坦)	709-806	荷 2	神會	潤—金山、湖— 林山	13	10	全唐 731 大悲禪師碑銘
16	道隱 (道隱)	707-778	荷 2	神會	寧—南山二聖院	13	29	
17	惟忠	705-783	荷 2	神會	洪—黃龍山		9	
18	乘廣	717-798	荷 2	神會	袁—楊岐山			全唐 610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19	慧覺	?-774	荷 2	神會	邢—漆泉寺			邢台開元寺金石志故覺禪師碑銘並序。按：雖為新羅人，但因留在唐國未歸，因此計入
20	慧堅	719-792	荷 2	神會	洛—聖善寺、 京—化度寺 / 慧日寺 / 招聖寺 (大曆中)			補編 59 慧堅禪師碑銘，亦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1	大照		荷 2	神會	?			撰有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
22	寂禪師		荷 2	神會	魏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3	寂芸		荷 2	神會	襄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4	大願		荷 2	神會	京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5	衍禪師		荷 2	神會	荊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6	智如		荷 2	神會	磁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7	恆觀		荷 2	神會	洛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8	弘濟		荷 2	神會	潞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29	法意		荷 2	神會	襄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30	法海		荷 2	神會	京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31	敬宗		荷 2	神會	陝州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32	解脫		荷 2	神會	岐—鳳翔			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
—	慧空等 2人		荷 2	神會	?			名見補編 43 龍門寶應寺龍岡腹建身塔銘。按：因不確定是否出世傳法，暫不列入統計

C. 新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馬祖道一 *	709-788	1	南嶽懷讓	〔建—建陽道場、撫—石鞏道場〕、虔—龔公山寶華寺、洪—鍾陵開元寺(772)	6	10	全唐 501 道一禪師塔銘
2	石頭希遷 *	701-791	1	青原行思	衡—衡山南寺、潭(764)、衡	14	9	
3	鵝湖大義	746-818	2	馬祖道一	信	7		全唐 715 大義禪師碑銘
4	東寺如會		2	馬祖道一	潭—東寺	7	11	祖 15
5	華嚴智藏	?-835	2	馬祖道一	京—華嚴寺(780)	8	11	
6	安豐懷空	697-785	2	馬祖道一	徐—安豐山	8	20	
7	永泰靈象	755-829	2	馬祖道一	青(786)	7	11	祖 15
8	長髭曠		2	石頭希遷	潭—攸縣	14		祖 5
9	西園曇藏		2	道一 / 希遷	衡—南嶽西園(786)	8	11	

D. 南宗其他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南陽慧忠 *	?-775	南 2	慧能	〔鄧—南陽黨子谷 / 龍興寺(開元中)、〕長安—千福寺(762受詔) / 光宅寺	5	9	
2	惟戒		南 3	南陽慧忠	鄧—香嚴寺	13		
3	志誠		南 3	南陽慧忠	京—千福寺			名附宋 9 慧忠傳
4	智德		南 3	南陽慧忠	京—光宅寺			名附宋 9 慧忠傳
5	道密		南 3	南陽慧忠	鄧—香嚴寺			名附宋 9 慧忠傳

E. 蜀地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無住	714-774	蜀 4	無相	益—保唐寺(766左右)	4		歷代法寶記。保唐宗之祖。甚受地方節度史杜鴻漸(708-769)，亦列入知名僧人之屬

2	神會	720-794	蜀 4	無相	益—成都淨 眾寺	4	9	
3	融禪師		蜀 4	無相	荊—明月山	4		
4	王頭陀		蜀 4	無相	漢—雲頂山	4		
5	武誠		蜀 4	無相	?	4		

F.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牛頭慧慧 *	683-769	牛 6	智威	潤—延祚寺 (約 745) / 莊嚴寺 (天寶初)	4	19	
2	天柱崇慧 *	?-779	牛 6	智威	舒—天柱山	4		
3	道欽 (法欽) *	715-793	牛 7	玄素 (d.752)	杭—徑山 / 龍興 寺、京 (768)、 杭 (752 以前)	4	9	全唐 512 大覺禪 師碑銘
4	法鑑 (鏡) *		牛 7	玄素 (d.752)	蘇—吳中 (752 以 前)			名見全唐 320 故 徑山大師碑銘
5	曇益		牛 7	玄素 (d.752)	婺?—金華山	4		
6	圓鏡		牛 7	玄素 (d.752)	蘇—吳門	4		
7	法勵		牛 7	玄素 (d.752)	潤—鶴林寺			名見全唐 320 故 徑山大師碑銘
8	法海	中唐	牛 7	玄素 (d.752)	潤—鶴林寺		6	名見全唐 320 故 徑山大師碑銘
9	圓暢		牛 7	玄素 (d.752)	潭—龍牙山	7		
10	龍安如海	728-808	牛 7	惠隱、 玄素	京—西明寺、衡— 岫巖山、潭—寶 應寺 / 龍安寺			全唐 587 龍安海 禪師碑
11	佛窟惟則	751-830	牛 7	慧忠 (d.769)	台—天台佛巖窟	4	10	
12	道性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13	智燈		牛 7	慧忠 (d.769)	潤—江寧	4		
14	懷信		牛 7	慧忠 (d.769)	蒲—解縣	4		
15	全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鶴林寺	4		
16	北山懷古		牛 7	慧忠 (d.769)	潤—北山=鍾山	4		
17	明州觀宗	731-809	牛 7	慧忠 (d.769)	明	4		全唐 721 太白禪 師塔銘

18	大智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19	白馬善道		牛 7 慧忠 (d.769)	?－白馬寺?	4		
20	智真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1	譚顛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2	雲韜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3	凝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4	法梁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5	行應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江寧	4		
26	惠良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27	道融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福興、?－ 興善	4		名見全唐 441 潤 州上元縣福興寺 碑
28	照明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蔣山	4		
29	法燈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30	定空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31	慧涉禪師	741-822	牛 7 慧忠 (d.769)	潤－金陵莊嚴寺	4	29	
32	幽棲道遇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幽棲 寺	4		
33	凝空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34	道初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蔣山	4		
35	藏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幽棲 寺	4		
36	靈暉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37	道穎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幽棲 寺	4		
38	巨英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牛頭山	4		
39	法常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釋山	4		

40	凝寂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洛? - 龍門	4		
41	遠禪師		牛 7	慧忠 (d.769)	潤 - 莊嚴寺	4		
42	道堅	735-807	牛 7	慧忠 (d.769)	池 - 南泉山 (766)、襄 - 慈 恩寺	4	10	
43	尼明悟		牛 7	慧忠 (d.769)	?	4		
44	無著	元和中?	牛 7	慧忠 (d.769)	京 - 雲華寺、代 - 五臺山華嚴寺 (767)	20		廣清涼傳中
45	崇慧	代宗?	牛 8	道欽 (d.793)	杭 - 落雲寺、京 - 章信寺 (766) / 安國寺 (768 -)	4	17	

第四階段（791-82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法凝 *	?-803	北 3	西京義福	洛－聖善寺		名見白居易八漸偈、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2	摩珂衍 *	792 後	北 3	兗州降魔藏	吐 蕃（786-792）、敦煌？		名見頓悟大乘真理訣
3	明悟 *	?-805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岳寺 (805)		彙編 1946 唐嵩岳寺明悟禪師塔銘
4	淨業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上座）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5	靈湊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寺主）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6	智寰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都維那）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7	智圓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專檢校修塔）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8	道義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開法）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9	明悟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開法）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0	智詮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臨壇）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1	義暉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山少林寺（臨壇）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2	志堅 *		北 4	法玩 (d.790)	洛－大敬愛寺（開法）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3	圓暉 *		北 4	法玩 (d.790)	洛－大敬愛寺（講律）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4	靈珍 *		北 4	法玩 (d.790)	鄭－會善寺（臨壇）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5	智深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岳寺？（臨壇）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6	智深靈銳 *		北 4	法玩 (d.790)	嵩－嵩岳寺？（都維那？）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7	法液 *		北 4	法玩 (d.790)	許－善才寺（上座）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8	法俊 *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 (寺主)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19	詮表 *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 (寺主)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0	迥秀 *		北 4	法玩 (d.790)	許一善才寺 (都維那)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1	尼明詮 *		北 4	法玩 (d.790)	? - 修行寺 (寺主)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2	尼惠凝 *		北 4	法玩 (d.790)	? - 寧剎寺 (臨壇)		名見彙編 1863-4 法玩禪師塔銘
23	如信	750-824	北 4	法凝 (d.803)	洛一聖善寺 (803?)		全唐 676 如信大 師功德幢記
24	智如	749-834	北 4	法凝 (d.803)	洛一聖善 寺鉢塔院 (824)		全唐 676 智如和 尚茶毗幢記
25	澄心 *	727-802	北 4 ?	普寂法嗣	衡一衡山 / 開元寺	4 29	
26	道樹	734-825	北 4 ?	神秀宗裔	壽一壽春三 峰山	4 9	景錄繫為神秀弟 子，然未傳稱其 師從「神秀宗 裔」，且其生年 也在神秀過世之 後；又傳云其年 近不惑方出家， 恐 780 後方出世
27	全植	752-844	北 4 ?	神秀宗裔 ?	泗一都梁山 / 長壽寺	4 9	
28	惟政	757-843	北 4 ?	普寂宗裔	京一終南山	4 11	
29	崇珪	755-841	北 4 ?	神秀法嗣	嵩一嵩岳寺 (823)	4 9	
30	法融	747-835	北 4 ?	普寂法嗣	信一弋陽福 寧寺	29	
31	元觀	752-830	北 4 ?	神秀宗裔	衡一衡山東 臺	4 9	
32	日照	755-862?	北 4 ?	普寂法嗣	衡一衡山昂 頭峯 (約 820)	4 12	僧傳未明確提到 其與北宗的關 聯，景錄稱其為 普寂弟子，但普 寂早在日照出生 前便已逝世，因 此筆者暫依宇井 伯壽判斷，將其 視為普寂再傳， 見宇井伯壽 321- 322

33	崇演	754-837	北4?	嵩陽善寂	楚—都梁山、揚—慧照寺（開成年間）	4	11	景錄繫為善寂法嗣，然活動時間顯不吻合，宋傳載其師從「嵩陽善寂」，或為北宋第三代
34	澄沼*	?-807?	北5	?	嵩山?			全唐 790 三祖大師碑陰記、張彥遠大辯禪師碑（已佚）
35	熙怡*	726-796	北5	常超（d.763）	江—廬山東林寺			全唐 316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633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
—	正順		北5	曇真（d.791）	?			名附全唐 370 大證禪師碑

B. 荷澤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光寶（瑤）*	716-807	荷2	神會	沂—寶真院	13	10	
2	法如*	723-811	荷2	神會	磁—太行山馬頭峯	13	29-	
3	慧演*	718-796	荷2	神會	澧州	13	29	
4	行覺*	708-799	荷2	神會	荊—國昌寺	13	29	
5	志滿*	715-805	荷2	神會	宣—靈湯泉蘭若	13	10	
6	靈坦（雲坦）*	709-806	荷2	神會	湖—林山、揚—華林寺（810）	13	10	全唐 731 大悲禪師碑銘
7	乘廣*	717-798	荷2	神會	袁—楊岐山			全唐 610 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8	無學		荷3	善悟	潭州	13		
9	如寶		荷3	衡州道倩	湖南	13		
10	南印（荊南惟忠）	?-822	荷3	智如/淨眾神會	益—元和聖壽寺	13	11	宋 9 惟忠非此人。又，南印後又師從淨眾神會
11	道明		荷3	河陽懷空	蔡州	13		
12	吳頭陀		荷3	烏牙圓震	?	13		
13	法智		荷3	烏牙圓震	舒?—四面山	13		
14	全證		荷3	靈坦（d.806）	京—西明寺			名見全唐 731 大悲禪師碑銘
15	奉國神照	776-838	荷4	荊南惟忠（d.822）	洛—奉國寺（811）	13		全唐 678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亦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

16	道圓		荷 4	荆南惟忠	遂州			13	名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雖不詳生卒年，但宗密於本期追隨他習禪
—	辯真		荷 3	通隱	?				名見宋 29 通隱傳
—	圓寂等 5 人		荷 3	乘廣	?				名見全唐 610 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	普濟		荷 3	慧堅	?				名見補編 59 慧堅禪師碑銘

C. 新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祖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大珠慧海		2	馬祖	越	6		14	
2	泐潭法會		2	馬祖	洪—泐潭山	6			
3	杉山智堅		2	馬祖	池—杉山	6		14	
4	泐潭惟建		2	馬祖	洪—泐潭	6			
5	茗溪道行		2	馬祖	澧—開元寺	6		14	
6	石鞏慧藏		2	馬祖	撫—石鞏山	6		14	
7	紫玉道通	731-813	2	馬、石	唐—紫玉山	6	10	14	
8	北蘭讓		2	馬祖	洪—北蘭寺	6			
9	佛光如滿	752-845?	2	馬祖	代—五臺山金閣寺、洛—聖善寺 / 佛光寺	6			
10	南源道明		2	馬祖	袁	6		14	
11	酈村自滿		2	馬祖	忻—酈村	6			
12	中邑洪恩		2	馬祖	朗—中邑	6			
13	百丈懷海	749?-814	2	馬祖	洪—新吳百丈山	6	10	14	
14	鎬英禪師		2	馬祖	?	6			
15	崇泰禪師		2	馬祖	?	6			
—	脩然禪師	—	—	—	—	—	—	—	當為第三代，不計入
16	伏棲策		2	馬祖	華—伏棲寺	6			
17	松滋智聰		2	馬祖	澧—松滋塔	6			
18	雲秀神鑒	?-844	2	馬祖	唐—懷安西北山 / 雲秀山	6		20	
19	棲靈智通		2	馬祖	揚—棲靈寺	6			
20	杭烏智藏 *	741-849?	2	馬祖	越—杭烏山	6?	6		
21	京兆懷韜		2	馬祖	長安—京兆	6			
22	處州法藏		2	馬祖	處（一作虔）	6			
23	河中懷則		2	馬祖	河中府	6			
24	常州明幹		2	馬祖	常	6			

25	鄂州洪潭	2	馬祖	鄂	6			
26	象原懷坦	2	馬祖	?	6			
27	青蓮元禮	2	馬祖	潞	6			
28	河中保慶	2	馬祖	河中府	6			
29	甘泉志賢	2	馬祖	并-太原甘泉寺	6	9		
30	大會山道晤	2	馬祖	?-大會山	6			
31	潞府法柔	2	馬祖	潞	6			
32	咸通覺平	2	馬祖	京-咸通寺	6			
33	義興勝辯	2	馬祖	常-義興	6			
34	海陵慶雲	2	馬祖	揚-海陵	6			
35	洪州玄虛	2	馬祖	洪-開元寺	6			
36	三角總印	2	馬祖	潭-三角山、 朗-善德山	7			景 15 重出
37	魯祖寶雲	2	馬祖	池-魯祖山	7		14	
38	渤潭常興	2	馬祖	洪-渤潭	7			
39	西堂智藏	735-814	2	馬祖	虔-西堂	7	10	15
40	章敬懷暉	755-816	2	馬祖	兗-岨嶸山、 齊-靈巖寺、 懷-百家巖、 蒲-中條山、 京-章敬寺	7	10	14
41	柏巖明哲	2	馬祖	定-柏巖	7			
42	鵝湖大義 *	746-818	2	馬祖	信、京(796)、 衢(805)	7		15
43	伏牛自在	741-821	2	馬祖	洛-香山 / 伏牛 山	7	11	15
44	盤山寶積	2	馬祖	幽-盤山	7		15	
45	芙蓉太毓	747-826	2	馬祖	常-義興芙蓉 山、宣-宛陵禪 定寺 / 齊雲山	7	11	
46	麻谷寶徹	2	馬祖	蒲-麻谷山	7			
47	鹽官齊安	?-843	2	馬祖	越-蕭山法樂 寺、杭-鹽官海 昌院	7	11	15
48	五洩靈默	747-818	2	馬、石	台-天台白沙道 場、婺-五洩山	7	10	15
49	大梅法常	752-839	2	馬祖	明-大梅山 (796)	7	11	15
50	興善惟寬	755-817	2	馬祖	越-會稽滕家道 場(791)、饒- 鄱陽迴向道場 (792)、京- 大興善寺(809)	7	10	
51	東寺如會 *	2	馬祖	潭-東寺	7	11	15	

52	鄂州無等	749-830	2	馬祖	鄂—黃鵠山大寂院	7	11		
53	歸宗智常		2	馬祖	江—廬山歸宗寺	7	17	15	
54	韶州清賀		2	馬祖	韶—渚涇山	7			
55	紫陰惟建		2	馬祖	?—紫陰山	7			
56	封山洪濬		2	馬祖	湖?—封山	7			
57	練山神旣		2	馬祖	?—練山	7			
58	嶺山道圓		2	馬祖	?—嶺山	7			
59	玉臺惟然		2	馬祖	?	7			
60	灰山曇覬		2	馬祖	池—灰山	7			
61	荊州寶積		2	馬祖	荊—新寺	7			
62	河中法藏		2	馬祖	河中府	7			
63	漢南良津		2	馬祖	金—漢南慈悲寺	7			
64	京兆崇		2	馬祖	長安—京兆	7			
65	南嶽智周		2	馬祖	衡—南嶽	7			
66	白虎法宣		2	馬祖	韶?—白虎山?	7			建中靖國續燈錄 5 有「韶州白虎山」，疑即此
67	金窟惟直		2	馬祖	?	7			
68	柏巖常徹		2	馬祖	台—柏巖	7			
69	乾元暉		2	馬祖	建?—乾元寺	7			宋 12 載中唐建州有乾元寺，疑即此
70	齊州道巖		2	馬祖	齊	7			
71	襄州常堅		2	馬祖	襄	7			
72	荊南寶貞		2	馬祖	荊南	7			
73	雲水靖宗		2	馬祖	?	7			
74	永泰靈象 *	761-829	2	馬祖	青 (786)、襄—感通寺、潭—長沙百家巖寺 (821)、荊—江陵永泰寺	7	11-	15	景 7 作靈湍，筆者從宋 11
—	龍牙圓暢	—	—	—	—	—	—	—	為牛頭禪僧，景 7 誤收
75	雙嶺道方		2	馬祖	洪—雙嶺	7			
76	羅浮修廣		2	馬祖	廣—羅浮山	7			
77	峴山定慶		2	馬祖	?—峴山	7			
78	洞泉惟獻		2	馬祖	越	7			
79	光明普滿		2	馬祖	?	7			
80	汾州無業	761-822	2	馬祖	潞—上黨、沁—抱腹山、代—五臺山金閣寺、汾—開元寺	8	11	15	
81	大同廣澄		2	馬祖	澧	8		15	

82	南泉普願	748-834	2	馬祖	池—池陽南泉山	8	11	16	
—	鄧隱峯	—	—	—	—	—	—	—	按：宋 21 當為普願弟子，為第三代
83	佛魯和尚		2	馬祖	溫	8			
84	烏白和尚		2	馬祖	？	8			
85	大善和尚		2	馬祖	潭—石霜山	8			
86	石白和尚		2	馬祖	？	8			
87	本谿和尚		2	馬祖	？	8			
88	石林和尚		2	馬祖	？	8			
89	西山亮坐主		2	馬祖	洪—西山	8			
90	黑眼和尚		2	馬祖	？	8			
91	米嶺和尚		2	馬祖	洪？—米嶺	8		20	
92	齊峯和尚		2	馬祖	杭—齊峰寺	8			
93	大陽希頂		2	馬祖	郢？—大陽山	8			
94	紅螺山和尚		2	馬祖	幽？	8			
—	龜洋無了	787-867	—	—	—	—	—	—	據其碑銘當為馬祖再傳
95	利山和尚		2	馬祖	？	8			
96	乳源和尚		2	馬祖	韶州	8			
97	松山和尚		2	馬祖	？	8			
98	則川和尚		2	馬祖	？	8			
99	西園曇藏*	758-827	2	馬、石	衡—南嶽西園	8	11		
100	百靈和尚		2	馬祖	？	8			
101	金牛和尚		2	馬祖	鎮	8		15	
102	洞安和尚		2	馬祖	？	8			
103	打地和尚		2	馬祖	忻	8			
104	秀谿和尚		2	馬祖	潭	8			
105	馬頭峯神藏		2	馬祖	磁—馬頭峯	8			
106	華林善覺		2	馬祖	潭	8			
107	水塘和尚		2	馬祖	汀	8			
108	古寺和尚		2	馬祖	衢—古寺	8			
—	裊樹慧省	—	—	—	—	—	—	—	當為藥山惟儼弟子，為第三代
109	草堂和尚		2	馬祖	京	8			
110	陽岐甄叔	?-820	2	馬祖	袁—宜春陽岐山	8	10		
111	濛谿和尚		2	馬祖	？	8			
112	黑澗和尚		2	馬祖	洛	8		15	
113	興平和尚		2	馬祖	京	8		20	
114	逍遙和尚		2	馬祖	撫？—逍遙山？	8			
115	福谿和尚		2	馬祖	？	8			
116	水老和尚		2	馬祖	洪	8			
117	浮杯和尚		2	馬祖	？	8			
118	龍山隱山		2	馬祖	潭	8		20	

119	龐蘊居士	2	馬祖	襄	8		15	
120	天目明覺 ?-831	2	馬祖	杭—大雲寺 / 天目山	8	11		
121	王屋山行明	2	馬祖	河南府—王屋山	8			
122	華嚴智藏 ?-835	2	馬祖	京—華嚴寺 (780)	8	11		
—	大陽山希頂 —	—	—	—	—	—	—	當即景 8「大陽希頂」，重出
123	崑山定覺	2	馬祖	蘇—崑山	8			
124	洪山大師 ?-827	2	馬祖	隨	8			緇門警訓 10 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125	元堤	2	馬祖	連	8			
—	泉州無了 —	—	—	—	—	—	—	即龜洋無了，為馬祖再傳
—	泉州慧忠 —	—	—	—	—	—	—	為龜洋無了弟子，為第四代
126	羅浮道行 730-824	2	馬祖	廣—羅浮山	8	20		
127	廬山法藏 745-826	2	馬祖	江—廬山五老峰	8	20		
128	呂后山寧實 754-828	2	馬祖	越—呂后山	8	29		
129	草衣奉初	2	馬祖	?				賈晉華補
130	超岸	2	馬祖	?		11		
131	法藏 739-824	2	馬祖	?—高城			14	
132	惠雲	2	馬祖	?				賈晉華補
133	玄策	2	馬祖	黃—九井山		11		
134	朗瑞	2	馬祖	?			18	
135	神湊 ?-854	2	馬祖	江—興果寺 / 東林寺		16		
136	智廣	2	馬祖	?				賈晉華補
137	百丈政	2	馬祖	洪—百丈山	14			
138	丹霞天然 738-820	2	馬、石	鄧—丹霞山	14	11	4	
139	天皇道悟	2	馬、石	荊—天皇寺	14	10	4	
140	招提慧朗 * 738-820	2	馬、石	韶—羅浮山 (795-820)	14		4	
141	藥山惟儼	2	馬、石	澧—澧陽芍藥山	14	17	4	
142	波利尸利	2	石頭	長安—京兆	14		4	
143	興國振朗	2	石頭	潭—長沙興國寺	14		4	
144	大川和尚	2	石頭	潭州	14		4	
145	石樓和尚	2	石頭	汾州	14			
146	佛陀和尚	2	石頭	岐—鳳翔法門寺	14			
147	華林和尚	2	石頭	潭州	14			
148	寶通大顛 732-824	2	石頭	潮—靈山	14		5	
149	長髭曠 *	2	石頭	潭—攸縣	14		5	
150	水空和尚	2	石頭	?	14		5	

151	寶通禪師	2	石頭	？	14		
152	海陵大辯	2	石頭	揚—海陵	14		
153	渚溪和尚	2	石頭	？	14		
154	衡州道詵	2	石頭	衡州	14		
155	漢州常清	2	石頭	漢州	14		
156	碎石和尚	2	石頭	福州	14		
157	商嶺和尚	2	石頭	商州	14		
158	義興和尚	2	石頭	常州	14		
159	智舟	2	石頭	？			宋9載其與慧朗、振朗為石頭建塔

D. 南宗其他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惟戒 *		南3	南陽慧忠	鄧—香嚴寺	13		其師南陽慧忠卒於775年，推測其法嗣當可活躍至795年以後，因此均重複計入此期
2	志誠 *		南3	南陽慧忠	京—千福寺			名見宋9慧忠傳
3	智德 *		南3	南陽慧忠	京—光宅寺			名見宋9慧忠傳
4	道密 *		南3	南陽慧忠	鄧—香嚴寺			名見宋9慧忠傳
5	耽源真應	748-807	南3	南陽慧忠	吉—耽源山？	13		祖4

E. 蜀地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南印 (荆南惟忠)	?-822	荷3 / 蜀5	智如 / 淨眾神會	益—元和聖壽寺	13	11	名見神清北山錄。先接法荷澤系智如，後師從淨眾神會。故重複計入
2	慧廣		蜀5	淨眾神會	？			名見神清北山錄
3	安僧		蜀5	淨眾神會？	？			名見神清北山錄
4	梁僧		蜀5	淨眾神會？	？			名見神清北山錄
5	神清	?-820	蜀5	淨眾神會？	梓—慧義寺		6	著北山錄，極讚淨眾禪法，有學者推測或為淨眾神會之徒（徐文明 43）

F.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圓暢 *		牛7	玄素 (d.752)	潭—龍牙山	7		弟子藏廩生於798年，可知圓暢至本期仍有活動

2	龍安如海 *	728-808	牛 7	玄素 (d.752)	京—西明寺、 衡—岫巖山、 潭—寶應寺/ 龍安寺		全唐 587 龍安海禪 師碑
3	佛窟惟則 *	751-830	牛 7	慧忠 (d.769)	台—天台佛巖 窟	4 10	觀有生卒年的慧忠 法嗣均在本期活躍 超越五年以上，或 反映普遍情況，因 此將其法嗣都重複 記入本期
4	明州觀宗 *	731-809	牛 7	慧忠 (d.769)	明	4	全唐 721 太白禪師 塔銘
5	慧涉禪師 *	741-822	牛 7	慧忠 (d.769)	潤—金陵莊嚴 寺	4 29	
6	道堅 *	735-807	牛 7	慧忠 (d.769)	襄—慈恩寺	4 10	
7	無著 *	元和中？	牛 7	慧忠 (d.769)	代—五臺山華 嚴寺 (767-)	20	廣清涼傳中
8	儵然		牛 7？	不詳	台—天台竹林 寺		名見最澄內證佛法 相承血脈譜。最澄 入唐 (804-805) 期 間從其學習牛頭禪
9	崇慧 *	代宗？	牛 8	道欽 (d.793)	京？—安國寺 (768-)	4 17	
10	鳥窠道林	741-824	牛 8	道欽 (d.793)	杭—秦望山	4	
11	悟禪師		牛 8	道欽 (d.793)	幽—范陽杏山	4	
12	廣敷		牛 8	道欽 (d.793)	池—青陽	4	
13	最澄	767-822	牛 8？	儵然	日本		最澄內證佛法相承 血脈譜
—	法常等 9 人	中晚唐	牛 8	觀宗 (d.809)	？		名附全唐 721 太白 禪師塔銘
—	實相		牛 8	道欽 (d.793)	？		名附全唐 512 大覺 禪師碑、宋 9 道欽 傳
—	常覺		牛 8	道欽 (d.793)	？		名附宋 9 道欽傳
—	顏禪師		牛 8	道欽 (d.793)	？—大祿山		名附宋 9 道欽傳

第五階段（821-85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智如 *	749-834	北4	法凝 (d.803)	洛—聖善寺鉢塔院 (824)			全唐 676 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2	道樹 *	734-825	北4?	神秀宗裔	壽—壽春三峰山	4	9	按：宋傳非神秀弟子，生卒年也顯示他在神秀過世後出生
3	全植 *	752-844	北4?	神秀宗裔?	泗—都梁山 / 長壽寺	4	9	
4	惟政 (恆政) *	757-843	北4?	普寂宗裔	京—終南山 / 聖壽寺 (文宗)	4	11	
5	崇珪 *	755-841	北4?	神秀法嗣	嵩—嵩岳寺 (823)、洛—龍興寺 (836)	4	9	
6	法融 *	747-835	北4?	普寂法嗣	信—弋陽福寧寺		29	
7	元觀 *	752-830	北4?	神秀宗裔	衡—衡山東臺	4	9-	
8	日照 *	755-862?	北4?	普寂法嗣	衡—衡山昂頭峯 (約 820)	4	12	景 4 繫為神秀法嗣，當非
9	崇演 *	754-837	北4?	嵩陽善寂	楚—都梁山、揚—慧照寺 (開成年間)	4	11	
10	振公		北5	智如 (d.834)	洛—聖善寺鉢塔院			名見全唐 676 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11	定心		北5?	惟政 (d.843)	衡州	4		
12	志真		北5?	惟政 (d.843)	洛—敬愛寺	4		
13	廣惠	803-859	北5?	普寂法嗣	京—唐安寺			拾遺 31 比丘尼廣惠塔銘
14	神照		北5?	南嶽元觀	?	4		
-	嚴隱等 8人		北5	如信 (d.824)	?			名見全唐 676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B. 荷澤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全證 *		荷3	靈坦 (d. 806)	京—西明寺			名見全唐 731 大悲禪師碑銘。從其師卒年推斷，全證可能至本期仍有活動

2	奉國神照 *	776-838	荷 4	荆南惟忠	洛－奉國寺 (811)	13		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全唐 678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并序
3	道圓 *		荷 4	荆南惟忠	遂州	13		名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
4	如一		荷 4	荆南惟忠	益州	13		名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
5	玄雅		荷 4	荆南惟忠	江－廬山東林	13		名見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
6	義俛		荷 4	荆南惟忠	益？			名見宋 11 南印傳
7	玄固		荷 4	吳頭陀法嗣	？	13		
8	宗密	780-841	荷 5	道圓	京－圭峰草堂寺	13	6	
9	常一		荷 5	神照 (838 歿)	鎮	13		
10	鹿臺玄邃		荷 5	神照 (838 歿)	京－鹿臺	13		
11	清閒		荷 5	神照 (838 歿)	洛？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2	道益		荷 5	神照 (838 歿)	鎮	13?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或即景 13 「鎮州常一」？
13	知遠		荷 5	神照 (838 歿)	徐、滑	13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當即景 13 「滑州智遠」
14	宗實		荷 5	神照 (838 歿)	襄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5	復儼		荷 5	神照 (838 歿)	洛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6	曰建		荷 5	神照 (838 歿)	晉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7	道光		荷 5	神照 (838 歿)	潤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8	道威		荷 5	神照 (838 歿)	潞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19	雲真		荷 5	神照 (838 歿)	慈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0	雲表		荷 5	神照 (838 歿)	汴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1	歸忍		荷 5	神照 (838 歿)	越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2	會幽		荷 5	神照 (838 歿)	蔡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3	齊經		荷 5	神照 (838 歿)	蔡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4	智全		荷 5	神照 (838 歿)	秦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5	景元		荷 5	神照 (838 歿)	秦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26	紹明		荷 5	神照 (838 歿)	秦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	志行		荷 5	神照 (838 歿)	?			名見全唐 678 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僅「服勤弟子」，不計

C. 新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祖	備註
1	佛光如滿 *	752-845?	2	馬祖	洛－聖善寺 / 佛光寺	6			
2	雲秀神鑒 *	?-844	2	馬祖	唐－懷安西北山 / 雲秀山	6	20		
3	杭烏智藏 *	741-849?	2	馬祖	越－杭烏山	6?	6		
4	芙蓉太毓 *	747-826	2	馬祖	宣－宛陵禪定寺 / 齊雲山	7	11		
5	鹽官齊安 *	?-843	2	馬祖	杭－鹽官海昌院	7	11	15	
6	大梅法常 *	752-839	2	馬祖	明－大梅山 (796)	7	11	15	
7	鄂州無等 *	749-830	2	馬祖	鄂－黃鵠山大寂院	7	11		
8	永泰靈象 *	761-829	2	馬祖	潭－長沙百家巖寺 (821)、荆－江陵永泰寺	7	11-	15	景 7 作靈湍，筆者從宋 11
9	南泉普願 *	748-834	2	馬祖	池－池陽南泉山	8	11	16	
10	西園曇藏 *	758-827	2	馬、石	衡－南嶽西園	8	11		
11	天目明覺 *	?-831	2	馬祖	杭－大雲寺 / 天目山	8	11		
12	華嚴智藏 *	?-835	2	馬祖	京－華嚴寺 (780)	8	11		
13	洪山大師 *	?-827	2	馬祖	隨	8			緇門警訓 10 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14	廬山法藏 *	745-826	2	馬祖	江－廬山五老峰	8	20		
15	呂后山寧賁 *	754-828	2	馬祖	越－呂后山	8	29		

16	神湊 *	?-854	2	馬祖	江—興果寺 / 東林寺		16		
17	滄山靈祐	771-853	3	百丈懷海	潭—大滄山	9	11	16	文粹 63 大圓禪師碑銘
18	黃檗希運	宣宗朝	3	百丈懷海	洪—黃蘗山寺	9	20	16	裴休傳心法要
19	大慈寰中	780-862	3	百丈懷海	衡—南嶽常樂寺、杭—大慈山	9	12	17	
20	天台普岸	770-843	3	百丈懷海	荆—安陸壽山院、台—天台山平田寺 (833)	9	27		
21	常觀禪師		3	百丈懷海	洪	9			按：原載「筠州」，然筠州在唐初廢，至 952 年南唐才復置，此時當為洪州
22	石霜性空		3	百丈懷海	潭—石霜山	9		16	
23	古靈神贊		3	百丈懷海	福—古靈山	9		16	
24	廣州通		3	百丈懷海	廣	9			或即宋 12 慧寂傳中的「南華寺通禪師」
25	臺禪師		3	百丈懷海	江—龍雲院？	9			
26	道禪師		3	百丈懷海	洛—衛國寺	9			
27	萬歲		3	百丈懷海	鎮	9			
28	東山		3	百丈懷海	洪	9			
29	無畏		3	百丈懷海	洪—高安	9			
30	東巖道曠		3	百丈懷海	？—東巖	9			
31	素禪師		3	百丈懷海	邢	9			
32	吉本		3	百丈懷海	唐—大乘山	9			
33	慧深		3	百丈懷海	？—小乘山	9			
34	昭一		3	百丈懷海	揚—慧照寺	9			
35	鑿深		3	百丈懷海	廣—羅浮山	9			按：原載「禎州羅浮」，然禎州為南漢所置新州，唐時當為廣州
36	梵雲		3	百丈懷海	洪—九仙山	9			
37	百丈惟政		3	百丈懷海	洪—百丈山	9			即「涅槃和尚」。
38	西林操		3	百丈懷海	江—廬山	9		16	
39	禹迹契真		3	百丈懷海	越—禹迹寺	9			當即宋 27 文質傳的「禹跡禪師」
40	天性		3	百丈懷海	筠=洪—包山	9			
41	彼岸		3	百丈懷海	明—大梅山	9			
42	藏術		3	百丈懷海	洪—遼山	9			

43	道方		3	百丈懷海	昇—祇闍山	9		
44	清田		3	百丈懷海	?	9		
45	大干		3	百丈懷海	?	9		
46	圓脩	735-833	3	百丈懷海	杭—秦望山/ 招賢寺		11	號「鳥窠禪師」。牛頭宗亦有一鳥窠禪師，雖同姓潘，然二人法號、生卒、經歷都相異，當非同人
47	處微		3	西堂智藏	虔	9	17	
48	元寂道義		3	西堂智藏	新羅	9	17	唐拾 44 寂照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49	桐裏慧徹	785-861	3	西堂智藏	新羅	9	17	唐拾 70 廣慈禪師碑銘。返羅不計
50	實相洪直		3	西堂智藏	新羅	9	17	唐拾 44 寂照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51	良遂		3	麻谷寶徹	壽	9		
52	無染	799-888	3	麻谷寶徹	新羅（845）	9	17	唐拾 44 白月葆光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53	慧超		3	東寺如會	吉—薯山	9		
54	景諸		3	東寺如會	舒	9		
55	光肇		3	東寺如會	潤？—莊嚴寺	9		
56	昭禪師		3	東寺如會	潭—幕輔山	9		
57	弘辯	宣宗	3	章敬懷暉	京—薦福寺	9		
58	智真		3	章敬懷暉	建—東禪 (821)、福— 龜山(836)	9		
59	懷政		3	章敬懷暉	朗	9		
60	操禪師		3	章敬懷暉	金	9		
61	古堤		3	章敬懷暉	朗	9		
62	公畿		3	章敬懷暉	蒲—河中	9	17	
63	柏林閑雲		3	章敬懷暉	？—柏林寺？	9		
64	玄哲		3	章敬懷暉	宣	9		
65	寶堅		3	章敬懷暉	蒲—河中	9		
66	道志		3	章敬懷暉	京	9		
67	神祐		3	章敬懷暉	絳州	9		
68	智藏		3	章敬懷暉	京	9		
69	無跡		3	章敬懷暉	許	9		
70	惟肅		3	章敬懷暉	壽	9		
71	慧目山玄 昱	787-868	3	章敬懷暉	新羅	9	17	唐拾 68 寶月凌空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72	覺體		3	章敬懷暉	新羅	9		

73	景岑和尚		3	南泉普願	潭－〔鹿苑山？／〕長沙	10	12-	17	錢易南部新書辛、慧洪林間錄上
74	白馬曇照		3	南泉普願	荆南	10		17	
75	雲際		3	南泉普願	終南山	10			
76	下堂義端		3	南泉普願	鄧－香巖下堂〔、襄〕	10		17	
77	趙州從諗	778-897	3	南泉普願	趙－觀音院(857)	10	11	18	全唐 997 真際禪師行狀
78	閑禪師		3	南泉普願	池－靈鷲	10			
79	茱萸山和尚		3	南泉普願	隨－護國院、鄂	10			
80	紫胡利蹤	800-880	3	南泉普願	衢－〔馬蹄山／〕子湖巖(835)	10		18	
81	嵩山和尚		3	南泉普願	洛	10			
82	日子和尚		3	南泉普願		10			
83	西禪和尚		3	南泉普願	蘇	10			
84	陸亘	764-834	3	南泉普願	－	10	－	18	
85	行者甘贄		3	南泉普願	池	10			
86	存制禪師		3	南泉普願	？－資山	10			
87	道弘禪師		3	南泉普願	荆－江陵	10			
88	玄極禪師		3	南泉普願	宣	10			
89	雙峰道均(允)	798-868	3	南泉普願	新羅(847)	10		17	
90	鄧隱峯		3	南泉普願	游化不定	8	21	15	
91	關南道常		3	鹽官齊安	襄－關南	10		17	
92	玄真禪師		3	鹽官齊安	洪－雙嶺	10			
93	徑山鑿宗	793-866	3	鹽官齊安	湖、杭－徑山(863)	10	12-		
－	唐宣宗	－	3	－	－	－	－	－	當為後人附會
94	曇靖禪師		3	鹽官齊安	？－白雲	10			
95	文舉禪師		3	鹽官齊安	潞－潞水	10			
96	神鑑禪師		3	鹽官齊安	滄				唐拾 44 真鑿禪師碑
97	通曉品日(梵日)	810-899	3	鹽官齊安	新羅	10		17	
98	建宗禪師		3	鹽官齊安	壽	10			
99	義空		3	鹽官齊安	日本(847-852)				大槻暢子唐僧義空についての初步的考察(2008)
100	正原禪師	792-869	3	五洩靈默	福－龜山	10		17	

101	曉方禪師		3	五洩靈默	幽－甘泉寺	10			興化存獎從其剃度，據存獎的塔碑，可知甘泉寺位於幽州，見文苑英華 868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102	藏奘	790-866	3	五洩靈默	婺、洛－長壽寺（大中）、蘇（854）、明－棲心寺（858）	10	12		
103	元遂禪師		3	五洩靈默	并？－甘泉寺	10			
	－白居易	－	3	如滿	－	10	－	－	或為後人附會
104	迦智禪師		3	大梅法常	新羅國	10			
105	天龍和尚		3	大梅法常	杭	10		17	
106	忠彥禪師		3	大梅法常	新羅國	10			
107	戒虛禪師		3	永泰靈象	湖南上林	10			
	－祕魔巖（常遇）	817-888	3	靈象	－	－	－	－	祖 15 作道一法嗣，然其生於 817 年，道一已亡；景 10 作靈象之徒，然靈象過世於 829 年，是時常遇僅 12 歲，可能性低。觀宋 21 本傳全無禪宗相關之片段，此譜系稍可疑，暫不計入
108	祇林和尚		3	永泰靈象	湖南	10			
109	文質	778-861	3	永泰靈象	越－法樂寺、溫－大芙蓉山（會昌）／開元寺（大中）、越－呂后山院	10	27		宋 27 不載從學靈象的記錄
110	法河		3	永泰靈象	蘇	10			
111	普化和尚	?-860	3	荊州寶積	鎮＝恆－真定府	10	20	17	
112	上方和尚	795-866	3	荊州寶積？	幽－盤山（828）	10			全唐 920 盤山上方道宗大師遺行碑
113	法智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4	無表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5	慧建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6	元淨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7	慧光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8	義宗禪師		3	興善惟寬	京	10			
119	小馬神照		3	雲水靖宗	華	10			
120	道圓禪師		3	雲水靖宗	華	10			
—	藏真禪師		3	龍牙圓暢	—	10	—	—	其師龍牙圓暢實為牛頭系，景錄誤作洪州系，以致其弟子也被歸入洪州禪師所在的卷 10
—	羊腸藏樞		3	龍牙圓暢	—	10	—	—	其師龍牙圓暢實為牛頭系，景錄誤作洪州系，以致其弟子也被歸入洪州禪師所在的卷 10
121	常貞禪師		3	汾州無業	鎮	10			
122	奉先義		3	汾州無業	鎮	10			
123	芙蓉靈訓	？ - 咸通中	3	歸宗智常	福—芙蓉寺	10		17	靈訓卒年在雪峰義存禪師語錄卷下雪峰真覺大師年譜中載為大中 5 年（851），然師備碑銘卻說他在咸通 5 年「辭師（靈訓）詣鍾陵開元寺」受具戒，隔年返閩後又繼續接受靈訓的「密加訓勗」（又再補 7 唐福州安國禪院先開山宗一大師碑文并序），考量到雪峰義存在 864 年返閩不久便接管芙蓉教團，筆者傾向認為靈訓應在義存歸閩不久後示寂，權作咸通中卒
124	高亭和尚		3	歸宗智常	襄—穀城	10			
125	大茅和尚		3	歸宗智常	新羅	10			
126	智通禪師		3	歸宗智常	并—五臺山	10			

127	大愚禪師		3	歸宗智常	洪一高安	10			
—	李渤		3	—	—	10	—	—	載為歸宗智常法嗣，當為附會
128	雲水和尚		3	魯祖寶雲	？	10			
—	于頔		3	—	—	10	—	—	載為紫玉道通法嗣，當為附會
129	齊安和尚		3	華嚴智藏	黃	10			
130	傜然		3	鵝湖大義	—	6			名見全唐 715 大義禪師碑銘
131	龜洋無了	787-867	3	不詳	泉州	8		15	全唐 826 龜洋靈感禪院東墪和尚碑
132	龍潭崇信		3	天皇道悟	澧—龍潭	14	10-	5	
133	翠微無學	僖宗朝	3	丹霞天然	京—終南山	14		5	
134	義安		3	丹霞天然	鄧—丹霞山	14			
135	吉州性空		3	丹霞天然	吉	14			
136	本童和尚		3	丹霞天然	？	14			
137	米倉和尚		3	丹霞天然	？	14			
138	大隱禪師		3	丹霞天然	揚	14			
139	慧勤		3	丹霞天然	鄧—丹霞山	14			
140	道吾圓智	769-835	3	藥山惟儼	潭—道吾山	14	11	5	
141	雲巖曇晟	782-841	3	藥山惟儼	潭—雲巖寺	14	11	5	
142	船子德誠		3	藥山惟儼	蘇—華亭	14		5	
143	栴樹慧省		3	藥山惟儼	宣	14		5	
144	高沙彌		3	藥山惟儼	澧—藥山	14			
145	百顏明哲		3	藥山惟儼	鄂	14			
146	光處		3	藥山惟儼	鄧—涇源山	14			
147	夔禪師		3	藥山惟儼	澧—藥山	14			
148	落霞和尚		3	藥山惟儼	宣	14			
—	李翱		3	—	—	14	—	—	載為藥山惟儼法嗣，當為附會
149	石室善道	會昌後	3	長髭曠	潭—石室	14		5	
150	三平義忠	781-872	3	寶通大顛	漳—三平山	14		5	文粹 64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151	薯山和尚		3	寶通大顛	吉—薯山	14			
152	僊天和尚		3	大川和尚	？	14			
153	普光和尚		3	大川和尚	福	14			

D. 南宗其他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貞遂		南 4	耽源真應	吉州	13		

E.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佛窟惟則*	751-830	牛 7	慧忠 (d.769)	台—天台佛巖窟	4	10	
2	悟禪師*		牛 8	道欽 (d.793)	幽—范陽杏山	4		
3	廣敷*		牛 8	道欽 (d.793)	池—青陽	4		
4	佚名		牛 8	道欽 (d.793)	長安			見文粹 62 故惟儼 大師碑銘
5	雲居智		牛 8	惟則 (d.830)	台—天台山	4		
6	清源	中唐	牛 8	慧涉 (d.822)	潤—棲霞寺	4	29-	全唐 721 太白禪師 塔銘
7	羊腸藏樞	中唐	牛 8	圓暢	?	10		
8	會通	中晚唐	牛 9	鳥窠道林	杭—招賢寺	4		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9
9	寶觀	中晚唐	牛 9	鳥窠道林	蘇?—靈巖寺?	4		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9

第六階段（851-880）

A. 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日照*	755-862?	北4?	普寂法嗣	衡—衡山昂頭峯（約820）	4	12	景4繫為神秀法嗣，當非
2	定心*		北5?	惟政（d.843）	衡州	4		從其師惟政卒年看來很可能活躍至本期
3	志真*		北5?	惟政（d.843）	洛—敬愛寺	4		從其師惟政卒年看來很可能活躍至本期
4	廣惠*	803-859	北5?	普寂法嗣	京—唐安寺			拾遺31比丘尼廣惠塔銘
5	照禪師		北6?	志真	嵩—嵩山	4		
—	性通等		北6?	廣惠	?			名見拾遺31比丘尼廣惠塔銘

B. 荷澤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溫禪師		荷6	宗密	京—圭峯	13		
2	太恭		荷6	宗密	京?—慈恩寺	13		
3	太錫		荷6	宗密	京?—興善寺	13		
4	宗禪師		荷6	宗密	?—萬乘寺	13		
5	覺禪師		荷6	宗密	京?—瑞聖寺	13		
6	仁瑜		荷6	宗密	京?—化度寺	13		
7	念禪師		荷6	鹿臺玄邃	?—龍興寺?	13		
8	審用禪師		荷6	滑州智遠	眉—彭門	13		
9	圓紹	811-895	荷6	滑州智遠	汴—水南寺/上方院（雙林寺）	13	13	宋13載其師為滑州明福寺的「正覺」，疑即智遠師號
10	真禪師		荷6	滑州智遠	汴?—上方院?	13		
11	法志		荷6	滑州智遠	洛	13		

C. 新南宗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祖	備註
1	大慈寰中*	780-862	3	百丈懷海	杭—大慈山	9	12	17	
2	桐裏慧徹*	785-861	3	西堂智藏	新羅	9		17	唐拾70廣慈禪師碑銘。返羅不計
3	無染*	799-888	3	麻谷寶徹	新羅（845）	9		17	唐拾44白月葆光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4	慧目山玄奘*	787-868	3	章敬懷暉	新羅	9	17	唐拾 68 寶月凌空之塔碑銘。返羅不計
5	趙州從諗*	778-897	3	南泉普願	趙－觀音院 (857)	10	11	18 全唐 997 真際禪師行狀
6	紫胡利蹤*	800-880	3	南泉普願	衢－子湖巖 (835)	10	18	
7	雙峰道均 (允)*	798-868	3	南泉普願	新羅 (847)	10	17	
8	徑山鑿宗*	793-866	3	鹽官齊安	杭－徑山 (863)	10	12-	
9	通曉品日 (梵日)*	810-899	3	鹽官齊安	新羅	10	17	
10	正原禪師*	792-869	3	五洩靈默	福－龜山	10	17	
11	藏奘*	790-866	3	五洩靈默	蘇 (854)、明－棲心寺 (858)	10	12	
12	文質*	778-861	3	永泰靈象	越－呂后山院	10	27	宋 27 無從學靈象的紀錄
13	上方和尚*	795-866	3	荊州寶積?	幽－盤山 (828)	10		全唐 920 盤山上方道宗大師遺行碑
14	芙蓉靈訓*	?-咸通中	3	歸宗智常	福－芙蓉寺	10	17	
15	龜洋無了*	787-867	3	不詳	泉州	8	15	全唐 826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16	翠微無學*	僖宗朝	3	丹霞天然	京－終南山	14	5	
17	三平義忠*	781-872	3	寶通大顛	漳－三平山	14	5	文粹 64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18	仰山慧寂	807-883	4	滄山靈祐	袁－仰山 (841)、洪－石亭觀音院、韶－東平山 (871)	11	12	18 全唐 813 仰山通智大師塔銘
19	香巖智閑	?-898	4	滄山靈祐	鄧－香巖山	11	13	19 全唐 808 香巖長老贊
—	法端	—	—	滄山靈祐	—	11	—	— 景 12 又載為香巖智閑法嗣，權納入第五代，此處不計

20	徑山洪諱	?-901	4	滄山靈祐	蘇－西峯院 (847)、 杭－徑山 (865)	11	12-	19	祖庭事苑 7
21	靈雲志勤	乾符中	4	滄山靈祐	福－靈雲山 (860)	11		19	淳熙三山志 34、 閩書 137
22	應天和尚		4	滄山靈祐	益	11			
23	九峯慈慧		4	滄山靈祐	福－九峯	11			
—	米和尚	—	—	滄山靈祐	—	11	—	20	又載為王常侍法 嗣，計入第五代
24	霍山和尚		4	滄山靈祐	晉	11			
25	王敬初常侍		4	滄山靈祐		11		19	
26	雙峯和尚		4	滄山靈祐	福	11			
27	長延圓鑑		4	滄山靈祐	?－長延	11			
28	志和禪師		4	滄山靈祐	?	11			
29	道方禪師		4	滄山靈祐	洪－西山	11			
30	如真禪師		4	滄山靈祐	潭－滄	11			
31	元順禪師		4	滄山靈祐	并	11			
32	崇皓禪師		4	滄山靈祐	梁－興元府	11			
33	全諗禪師		4	滄山靈祐	鄂	11			
34	神劍禪師		4	滄山靈祐	嵩山	11			
35	弘進禪師		4	滄山靈祐	許州	11			
36	文立禪師		4	滄山靈祐	杭－餘杭	11			
37	光相禪師		4	滄山靈祐	越	11			
38	文約禪師		4	滄山靈祐	蘇	11			
39	智滿禪師		4	滄山靈祐	潤－上元	11			
40	法朗禪師		4	滄山靈祐	金	11			
41	超達大師		4	滄山靈祐	鄂－黃鶴山	11			
42	從約禪師		4	滄山靈祐	?－白鹿	11			
43	西堂復		4	滄山靈祐	虔－西堂	11			
44	靈空禪師		4	滄山靈祐	溫	11			
45	簡禪師		4	滄山靈祐	潭－滄山	11			
46	智朗禪師		4	滄山靈祐	荆南	11			
47	普潤禪師		4	滄山靈祐	潭－滄山	11			
—	法真禪師	—	—	滄山靈祐	—	11	—	—	又載為大安法 嗣，計入第五代
48	黑山和尚		4	滄山靈祐	?	11			
49	神英禪師		4	滄山靈祐	滁－定山	11			
50	霜山和尚		4	滄山靈祐	?	11			
51	南源和尚		4	滄山靈祐	?	11			
52	冲逸禪師		4	滄山靈祐	潭－滄山	11			
53	彥禪師		4	滄山靈祐	潭－滄山	11			
54	法遇禪師		4	滄山靈祐	蕲－三角山	11			
55	志詮禪師		4	滄山靈祐	鄧	11			

56	弘珪禪師		4	滌山靈祐	荊	11			
57	巖背道曠		4	滌山靈祐	? - 巖背	11			
58	西院大安	793-883	4	滌山靈祐	道 - 開元寺 (宣宗朝)、 潭 - 滌山 (860)、 福 - 怡山禪 院(866)	9	12	17	景 9 載為懷海弟子，參唐代文獻當為靈祐弟子，即懷海法孫。見唐福州延壽禪院故延聖大師塔內真身記
59	咸啟禪師		4	徑山鑿宗	蘇 - 寶花 山、明 - 天 童山	11			宋 17 重出
60	背山行真		4	徑山鑿宗	? - 背山	11			
61	慈山行滿		4	徑山鑿宗	杭 - 大慈山	11			
-	嚴陽尊者	-	4	趙州從諗	-	11			從 諗 897 方 示 寂，其弟子在本 期當未出世，因 此不列入計算
-	光孝慧覺	-	4	趙州從諗	-	11			
-	奉禪師	-	4	趙州從諗	-	11			
-	從朗禪師	-	4	趙州從諗	-	11			
-	新建禪師	-	4	趙州從諗	-	11			
-	多福和尚	-	4	趙州從諗	-	11			
-	西睦和尚	-	4	趙州從諗	-	11			
-	麻谷山和尚	-	4	趙州從諗	-	11			
-	定鄂禪師	-	4	趙州從諗	-	11			
-	茗萍山和尚	-	4	趙州從諗	-	11			
-	免道者	-	4	趙州從諗	-	11			
-	幽州燕王	-	4	趙州從諗	-	11			
-	鎮州趙王	-	4	趙州從諗	-	11			
62	勝光和尚	-	4	紫胡利蹤	台州	11		19	
63	浮石和尚	-	4	紫胡利蹤	漳州	11			
64	紫桐和尚	-	4	紫胡利蹤	?	11			
65	日容和尚	-	4	紫胡利蹤	?	11			
-	守閑		4	吉州性空	邛 - 壽興院	11			景 16 作石霜慶 諸弟子
66	石梯和尚		4	茱萸山和尚	?	11			
67	俱胝和尚		4	天龍和尚	婺 - 金華山	11		19	
68	彥忠		4	天龍和尚	?	11			
69	恆通 (常通)	834-905	4	景岑和尚	宣(873)、 明 - 雪竇山 (891)	11		12	
70	嚴靈		4	景岑和尚	婺 - 金華山	11			
71	道吾休		4	關南道常	襄 - 關南	11		19	錢易南部新書己

72	羅漢和尚		4	關南道常	漳	11		
73	無名禪師		4	白馬曇照	晉－霍山	11		
—	文聖大王	—	—	大證	—	11	—	—
—	憲安大王	—	—	大證	—	11	—	—
74	有緣	835-907	4	小馬神照	滁－花山、 閩－武夷山 (875)、 處－連雲院 (876) / 開 元寺	11	12	
75	尼了然		4	大愚禪師	筠－末山	11		
—	興德大王	—	—	洪直	—	11	—	—
—	宣康太子	—	—	洪直	—	11	—	—
76	道遂禪師		4	無跡	?	11		
77	臨濟義玄	?-866	4	黃檗希運	鎮－臨濟 院、蒲(861- 862)、魏－ 觀音寺	12	12	19
78	道蹤 (陳尊宿)	乾符中	4	黃檗希運	睦－龍興寺	12		19
79	楚南	813-888	4	黃檗希運	蘇－報恩寺 / 寶林院 (877) / 支 硯山、杭－ 千頃山慈雲 院(878)	12	17	
80	靈觀	?-878	4	黃檗希運	福－烏石山	12		19
81	宗徹		4	黃檗希運	杭－羅漢 院?	12		
82	裴休相國		4	黃檗希運		12		
83	德元		4	黃檗希運	揚－六合	12		
84	土門讚		4	黃檗希運		12		
85	襄州政		4	黃檗希運	襄	12		
86	吳門山弘宣		4	黃檗希運	蘇?－吳門 山	12		
87	幽州超		4	黃檗希運	幽	12		
88	蘇州憲		4	黃檗希運	蘇	12		
89	慧忠 (陳禪師)	817-882	4	龜洋無了	泉－六眸山 / 靈感禪院	8		15 名見全唐 826 龜 洋靈感禪院東塔 和尚碑
90	全亮		4	天台普岸			27-	
91	唯約		4	天台普岸			27-	
92	德山宣鑒	782-865	4	龍潭崇信	澧、朗－德 山院(860)	15	12	5
93	泐潭寶峯		4	龍潭崇信	洪－泐潭	15		

94	茂源和尚		4	吉州性空	歙	15		
95	棗山光仁		4	吉州性空	? - 棗山	15		
96	清平令遵	832-906	4	翠微無學	鄂 - 清平山 (898)	15		
97	投子大同	819-914	4	翠微無學	舒 - 投子山	15	13-	6
98	道場山如訥		4	翠微無學	湖 - 道場山	15		
99	建州白雲約		4	翠微無學	建 - 白雲	15		
100	伏牛山元通		4	翠微無學	鄧 - 伏牛山	15		
101	石霜慶諸	807-888	4	道吾圓智	潭 - 石霜山 (840左右)	15	12	6
102	漸源仲興		4	道吾圓智	潭州	15		6
103	祿清和尚		4	道吾圓智	?	15		
104	洞山良价	807-869	4	雲巖曇晟	洪 - 斯豐山 = 洞山 (大 中末)	15	12	6
105	杏山鑿洪		4	雲巖曇晟	涿 - 杏山	15		
106	神山僧密		4	雲巖曇晟	潭 - 神山	15		6
107	幽谿和尚		4	雲巖曇晟	?	15		
108	夾山善會	805-881	4	船子德誠	澧 - 夾山	15		7
109	薯山政		4	薯山和尚	吉			全唐 920 疏山白 雲禪院記
110	灌溪志閑	?-895	5	臨濟義玄 (d.866)	鄂 - 灌谿、 潭 - 嶽麓	12		20
111	譚空和尚		5	臨濟義玄	幽	12		
112	鎮州沼		5	臨濟義玄	鎮 - 寶壽	12		20
113	三聖慧然		5	臨濟義玄	鎮 - 三聖	12		
114	魏府大覺		5	臨濟義玄	魏 - 興化	12		
115	興化存獎	830-888	5	臨濟義玄	魏	12		20 全唐 813 魏州故 禪大德獎公塔碑
116	善崔禪師		5	臨濟義玄	定	12		
117	萬歲和尚		5	臨濟義玄	鎮	12		
118	雲山和尚		5	臨濟義玄		12		
119	桐峯菴主		5	臨濟義玄		12		
120	杉洋菴主		5	臨濟義玄		12		
121	涿州紙衣		5	臨濟義玄	涿	12		
122	虎谿菴主		5	臨濟義玄		12		
123	覆盆菴主		5	臨濟義玄		12		
124	歷村和尚		5	臨濟義玄	襄	12		
125	米倉和尚		5	臨濟義玄	滄	12		
126	齊聳大師		5	臨濟義玄		12		
127	秀禪師		5	臨濟義玄	涿	12		
128	善權徹		5	臨濟義玄	浙西	12		
129	金沙禪師		5	臨濟義玄		12		

130	允誠禪師		5	臨濟義玄		12		
131	智異山和尚		5	臨濟義玄	新羅國	12		
132	雲居道膺	?-902	5	洞山良价 (d.869)	袁 - 三峰山、洪 - 雲居山(中和歲)	17	12	8 雲居山志 7 雲居山重修真如禪院碑記
133	曹山本寂	840-901	5	洞山良价	撫 - 曹山 / 荷玉山	17	13	8 武溪集 9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
134	中山道全	?-894	5	洞山良价	荆? - 雋水中山、洪 - 洞山(882 - 893) / 分寧龍安院	17		8 洞山第二世。武溪集 9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135	龍牙居遁	835-923	5	洞山良价	潭 - 龍牙山妙濟禪院	17	13-	8
136	華嚴休靜	後唐?	5	洞山良价	洛	17	13-	8 景 11 載其生平較宋 13、祖 8 為細，然某些細節不甚可靠，如言休靜先住錫福州東山華嚴寺，「未幾」為後唐莊宗所召，入洛弘法，但其師洞山逝世於 869 年，他當在 870 年代即住錫福建，距莊宗即位尚有四十餘年，稱「未幾」甚不合理。宋傳稱他得法後「北返於洛邑開演」，或更可信，茲不取景錄之說
137	峴子和尚		5	洞山良价	閩、京	17		補續高僧傳 6
138	九峯普滿	834-896	5	洞山良价	筠 - 九峰山	17		石井修道認為寶林傳 7 的通玄當即九峰普滿，從之，見宋代禪宗史の研究，頁 206 註 2
139	幽棲道幽		5	洞山良价	台 - 幽棲	17		8

140	青林師虔	?-904	5	洞山良价	隨－青林、洪－洞山(904)	17		8	洞山第三世。武溪集9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141	白馬遁儒		5	洞山良价	洛－白馬	17			
142	乾峯和尚		5	洞山良价	越	17			
143	禾山和尚		5	洞山良价	吉－禾山	17			
—	天童咸啟	—	5	洞山良价	—	17	—	—	景11又做徑山鑒宗法嗣，宋傳作鑒宗法嗣，疑誤錄，不計
144	寶蓋山和尚		5	洞山良价	潭－寶蓋山	17			
145	北院通		5	洞山良价	益－北院	17			
146	白水本仁	天復中	5	洞山良价	潤、洪－高安白水院(901)	17	13-	8	
147	疎山匡仁	843-?	5	洞山良价	吉－嚴田山(880)、撫－巴山/疏山	17	13	8	全唐920疏山白雲禪院記
148	欽山文邃		5	洞山良价	澧－欽山	17		8	
149	天童義		5	洞山良价	明－天童山	17			
150	資聖方		5	洞山良价	并－太原	17			
151	金藏和尚		5	洞山良价	新羅	17			
152	白禪師		5	洞山良价	益	17			
153	文殊和尚		5	洞山良价	潭	17			
154	白水山和尚		5	洞山良价	舒－白水山	17			
155	西湖和尚		5	洞山良价	邵	17			
156	青陽通玄		5	洞山良价	?	17			
157	瓦屋能光		5	洞山良价	益(天復)				茅客亭話3勾居士
158	巖頭全豁	828-887	5	德山宣鑒(d.865)	朗－臥龍、鄂－巖頭院	16	23	7	
159	雪峯義存	822-908	5	德山宣鑒	福－芙蓉山(866)/雪峯(870)	16	12	7	全唐826福州雪峯山故真覺大師碑銘、雪峯真覺大師年譜
160	玄沙師備	835-908	5	義存師弟	福－芙蓉山/雪峯(872)/普應山/玄沙寶峯院/安國院(898)	18	13	10	再補7宗一大師碑文并序。師備雖沒有直接接受宣鑒指導，但因和義存關係緊密，姑計為廣義的德山系

161	慧恭	820-903	5	德山宣鑒	信 - 西禪院、福 - 馬冠山、泉 - 富陽山、台 - 紫凝山瑞龍院 (895)	16	12	
162	瓦棺和尚		5	德山宣鑒	泉	16		
163	高亭簡		5	德山宣鑒	襄	16		
164	感潭資國		5	德山宣鑒	洪 - 大寧感潭	16		
165	鵝湖紹爽		5	德山宣鑒	朗 - 德山	16		
166	無垢和尚		5	德山宣鑒	鳳翔	16		
167	尉遲和尚		5	德山宣鑒	益 - 雙流	16		

D. 牛頭系

No.	法名	生卒	代	師承	住錫地	景	宋	其他文獻或備註
1	嘉禾藏虞	798-879	牛 8	圓暢	越 - 龍興寺 (853)、蘇 - 至德伽藍 / 南禪院、潤 - 招隱寺、蘇 - 永安院	10	12	
2	會通 *	中晚唐	牛 9	烏窠道林	杭 - 招賢寺	4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9
3	寶觀 *	中晚唐	牛 9	烏窠道林	蘇? - 靈巖寺?	4		名見契嵩傳法正宗記 9

引用文獻

一、經典文獻或古籍

-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CBETA 2024.R1, T48, no. 2012A。
《景德傳燈錄》，CBETA 2025.R1, T51, no. 2076。
《南嶽總勝集》，CBETA 2024.R3, T51, no. 2097。
《楞伽師資記》，CBETA 2023.Q3, T85, no. 2837。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2024.R1, X9, no. 245。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CBETA 2024.R1, X63, no. 1225。
《祖庭事苑》，CBETA 2024.R1, X64, no. 1261。
《林間錄》，CBETA 2024.R1, X87, no. 1624。
《白居易文集校注》，〔唐〕白居易、謝思煒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全唐文》，〔清〕董誥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宋高僧傳》，〔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杼山集》，〔唐〕皎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金石錄校證》，〔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唐文拾遺》，〔清〕陸心源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唐文粹》，〔宋〕姚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祖堂集》，〔南唐〕靜、筠二禪師編集，孫昌武、衣川賢次、西口芳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樊南文集》，〔唐〕李商隱著，〔清〕馮浩詳注，錢振倫、錢振常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釋氏要覽校注》，〔宋〕釋道誠撰，富世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二、研究文獻

- 千田たくま：〈馬祖門派と南宗禪の關係——鵝湖大義の史的意義——〉，《禪學研究》，第97號，2019年，頁101-124。

- 小川隆：《神会：敦煌文献と初期の禅宗史》，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
- ：《語録の思想史：中国禅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
- 王洁：《中唐至五代石頭禪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年。
- 丘山新等：〈『祖堂集』牛頭法融章疏證：『祖堂集』研究會報告之一〉，《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39期，2000年，頁39-83。
- 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の研究・第二》，東京：大東出版社，2009年。
- 石川力山：〈馬祖教団の展開とその支持者達〉，《駒澤大学仏教学部論集》，第2號，1971年，頁160-173。
- 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中国曹洞宗と道元禅》，東京：大東出版社，1987年。
- 冉雲華：〈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敦煌學》，第4期，1979年，頁47-60。
- ：〈《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頁98-118。
- ：《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臺北：東大，1995年。
- ：〈禪宗第七祖之爭的文獻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期，1997年，頁417-437。
- ：《宗密》，臺北：東大，2015年。
- 伊吹敦：〈北宗における禅律一致思想の形成〉，《東洋学研究》，第47號，2000年，頁79-95。
- ：《禅の歴史》，京都：法藏館，2001年。
- ：〈「戒律」から「清規」へ—北宗の禅律一致とその克服としての清規の誕生—〉，《日本仏教学会年報》，第74號，2009年，頁49-90。
- ：〈「東山法門」と國家權力〉，《東洋学研究》，第49號，2012年，頁148-155。
- 吉川忠夫：〈道教の道系と禅の法系〉，《東洋学術研究》，第27期別冊，1988年，頁23-29。

- ：〈裴休傳——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東方學報》，第 64 卷，1992 年，頁 240-251。
- 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5 年。
-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新北市：稻鄉，2009 年。
- 杜斗城：〈敦煌本《歷代法寶記》與蜀地禪宗〉，《敦煌學輯刊》，第 1 期，1993 年，頁 53-63。
-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周奇：〈唐代寺院的規制與管理〉，《江西社會科學》，第 5 期，2001 年，頁 127-137。
-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東京：玄黃社，1923 年。
- 林韻柔：〈唐代寺院職務及其運作〉，《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28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66-201。
- 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67 年。
- ：《初期の禪史 II 歷代法寶記》，東京：筑摩書房，1976 年。
- ：《禪仏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9 年。
- ：《禪文献の研究》（下），京都：法藏館，2006 年。
-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 年。
-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徐文明：〈智詵與淨眾禪系〉，《敦煌學輯刊》，第 1 期，2001 年，頁 39-47。
-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陳鐵民：〈李華事迹考〉，《文獻》，第 4 期，1990 年，頁 3-23。
- 椎名宏雄：〈嵩山における北宗禪の展開〉，《宗學研究》，通號 10，1968 年，頁 173-185。
- ：〈「宝林伝」逸文の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第 11 號，1980 年，頁 234-257。

- 游自勇、馮璇：〈會昌法難後之寺院重建與規制——以宜興善權寺為例〉，《文史》，第1期，2022年，頁63-82。
-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中國佛教史論：楊曾文佛學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 楊曾文編校：《神會和尚禪話錄》，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葛兆光：〈荷澤宗考〉，《新史學》，第5卷，第4期，1994年，頁51-78。
- ：《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賈晉華：〈《寶林傳》著者及編纂目的考述〉，《文獻》，第2期，2011年，頁131-139。
- ：《古典禪研究：中唐至五代禪宗發展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
- 鈴木哲雄：《唐五代之禪宗——湖南江西篇》，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年。
- 廖幼華：《歷史地理學的應用——嶺南早期發展之探討》，臺北：文津，2004年。
- 韓傳強：《禪宗北宗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簡宗修：〈《白居易集》中的北宗文獻與北宗禪師〉，《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6期，2001年，頁213-242。
- 藤善真澄：《隋唐時代の仏教と社会：弾圧の狭間にて》，東京：白帝社，2004年。
- 關口真大：《禪宗思想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6年。
- 釋印順：《中國禪宗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Adamek, Wendi L.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hen, Jinhua. "One Name, Three Monks: Two Northern Chan Masters Emerge from the Shadow of Their Contemporary, the Tiantai Master Zhanran 湛然 (711-782)."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22, no. 1, 1999, pp. 1-91.

- Jorgensen, John. "The 'Imperial' Lineage of Ch'an Buddhism: The Role of Confucian Ritual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Ch'an's Search for Legitimation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apers in Far Eastern History*, vol. 35, 1987, pp. 89-133.
- McRae, John R.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 . *Seeing through Z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Poceski, Mario. *Ordinary Mind as the Way: the Hongzhou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Chan Buddh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Tackett, Nicol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 Weinstein, Stanley.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examining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Various Lineages of Chan Buddhism in the Mid to Late Tang Dynasty (701-880)

Tingshuo Hu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With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an Buddhism began to unfold.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wa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entrenched position of the Southern lineage within traditional Chan histories. It was fully recognized that the orthodoxy of the Southern lineage was not established as claimed in the traditional records, which asserted it was determined by the Fifth Patriarch Hongren (602-675) through Dharma transmission and robe bestowal. Instead, it emerged as the resul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ontinuous operation, ultimately standing out from among the various lineages of Chan Buddhism. However, despite scholars confirming that the Southern lineage had monopolized Chan transmission by the late 9th century, there remains disagreement on the specific time and the means through which it gained its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existing theories have their insights, they often lack sufficient material for readers to compare and ju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various lineages effectively. Therefore, it proposes to return to the most intuitive method by collecting the names of key Chan figur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when the debate over the orthodox lineage of Chan began, to the late 9th century. Then, it will organize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to examine the scale and distribution of each lineag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iming to establish a basic model of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various lineages. Finally, using this as a guide, it will attempt to unearth materials from the literature that can confirm the rising and falling curve, aiming to

propose more convincing hypotheses.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ultimate rise of Southern Chan was likely unexpectedly catalyzed by the political event of the Huichang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In other words, this trajectory was not necessarily inevitable but rather the accidental result of various circumstances coming together.

Keywords

Tang Dynasty Chan Buddhism, development landscape, rise and fall of lineag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uichang Persecution